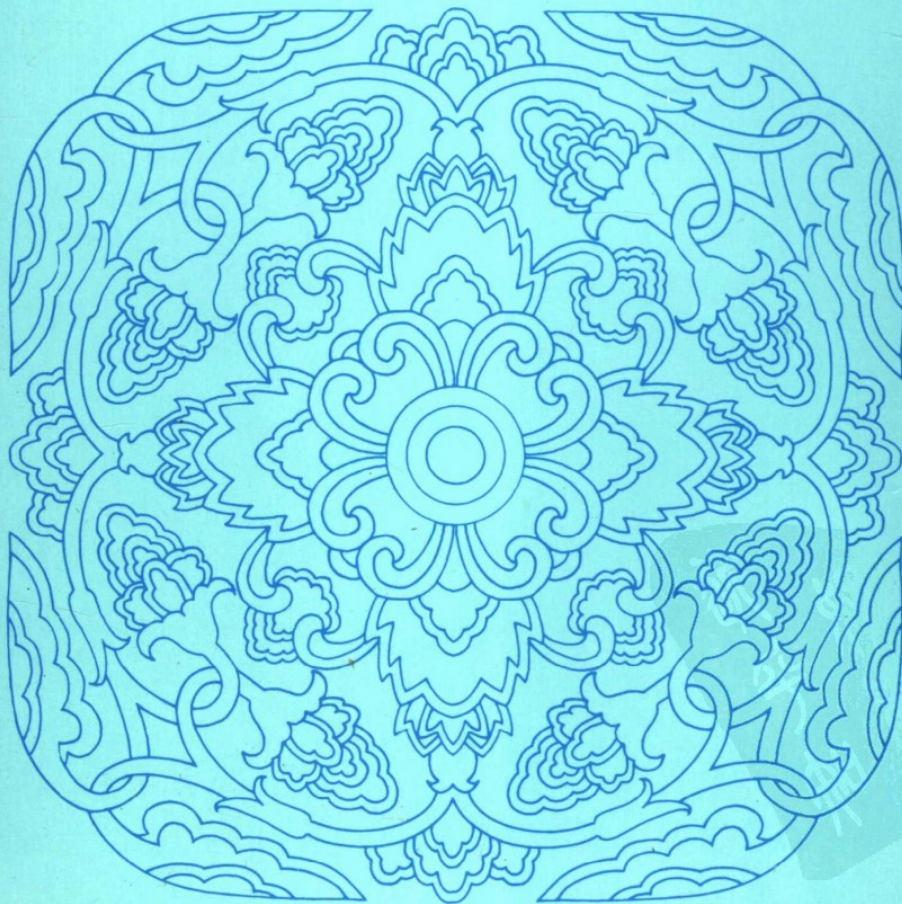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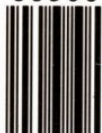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上)





ISBN 957-665-126-3

00360



9 789576 651267

天華瓔珞叢書八五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上）

著作者 馮 馮

新學社

PDG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上）

瓔珞叢書
A65

著作者：馮 馮

定 價：新台幣 720 元整（二冊）

郵撥帳號：0111208-1 號

發行者：李雲鵬

出版者：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68 號 1-2 樓

電 話：(02)28736629（八線）

傳 真：(02)28736709

印刷者：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號第 1679 號

中華民國 73 年 11 月初版 91 年 3 月二版一刷

HEAVENLY LOTUS PUBLISHING CO., LTD.

1-2F, 168, Chung-cheng Rd., Sec. 2, Shih-lin, Taipei,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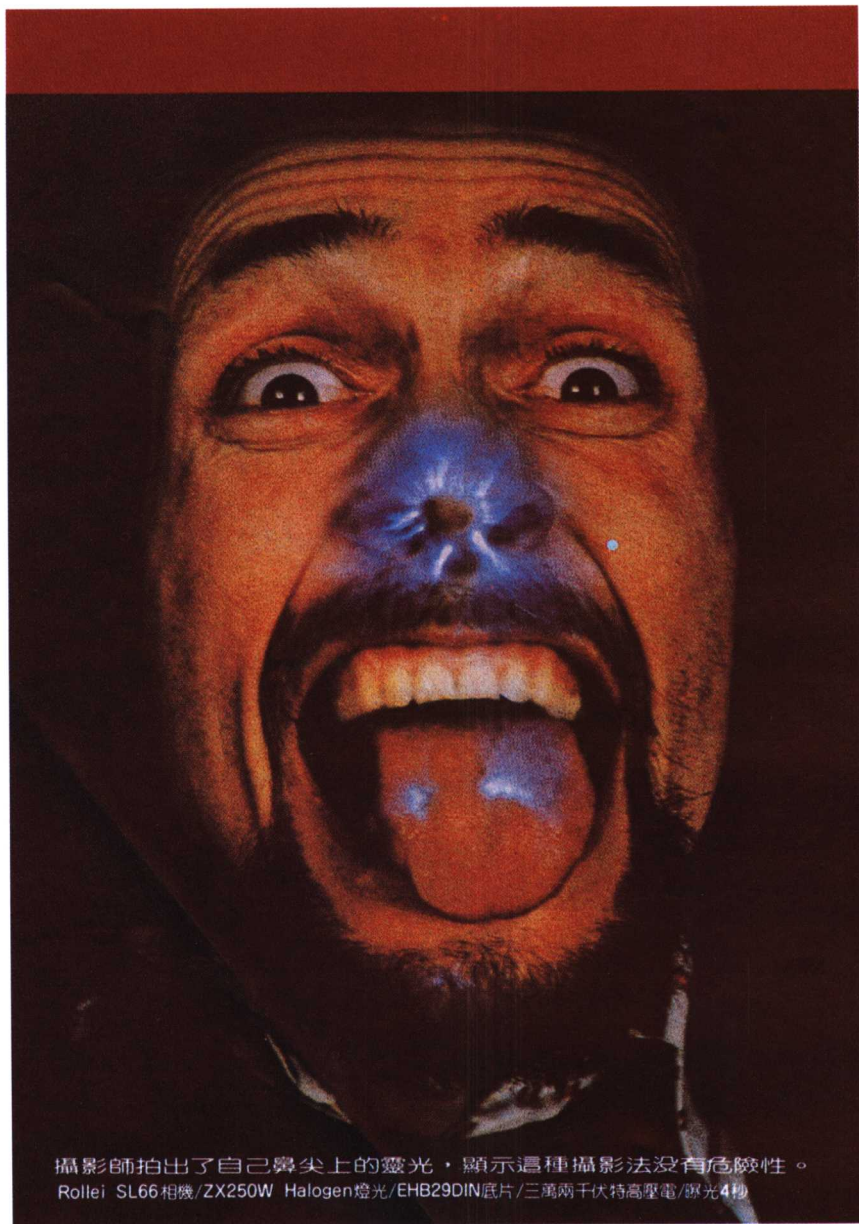
TEL : 886-2-28736629

FAX : 886-2-28736709

NT\$720 元（二冊）

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調價恕不另通知，郵購未滿 500 元，另付郵資 50 元
為尊重出版者，請勿翻印，歡迎助印

ISBN 957-665-126-3（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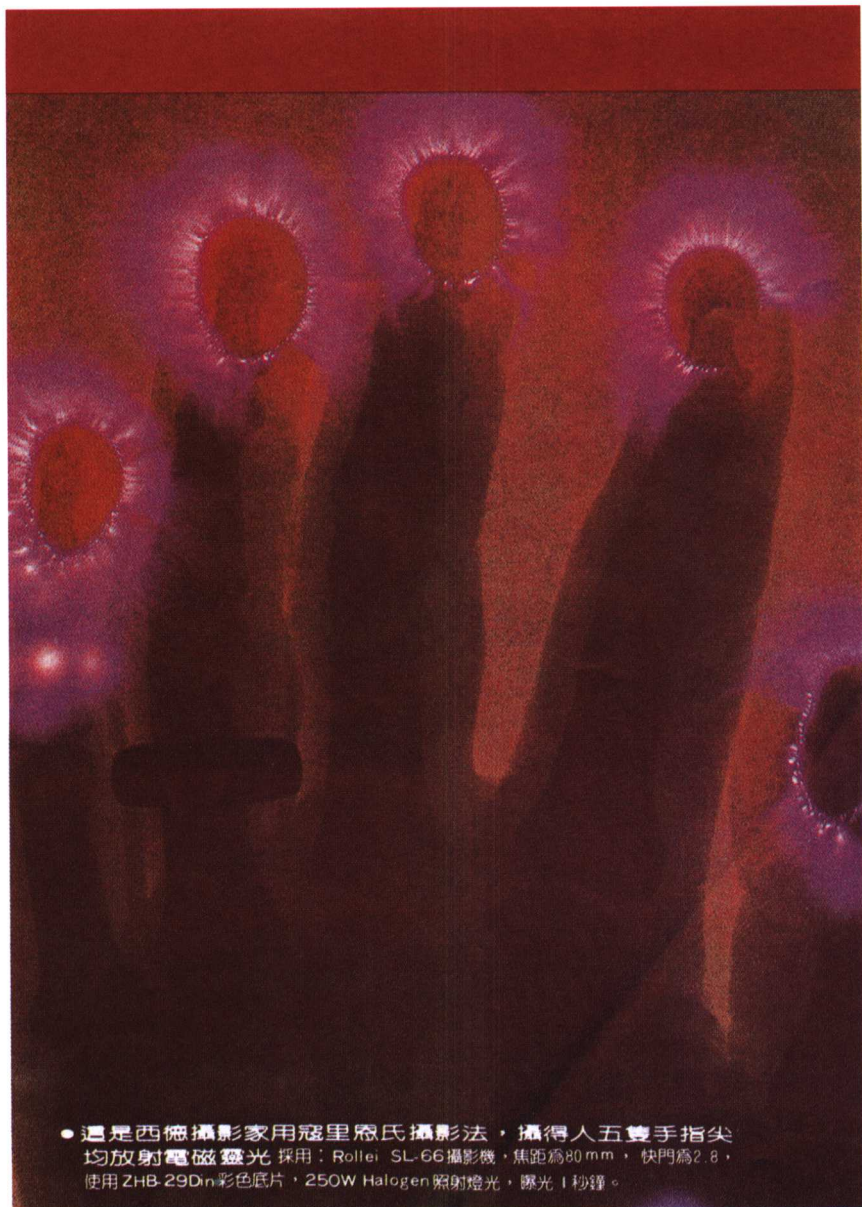


攝影師拍出了自己鼻尖上的靈光，顯示這種攝影法沒有危險性。

Rollei SL66相機/ZX250W Halogen燈光/EHB29DIN底片/三萬兩千伏特高壓電/曝光4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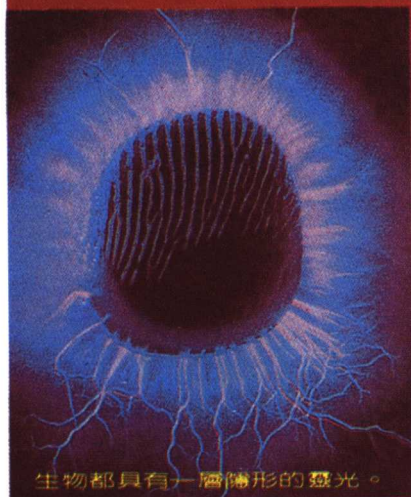
附註：人體的確有電磁放射，從這幾張普通人的圖片可以略為證明，更可推證佛頂有圓形佛光，及佛菩薩放射巨大佛光。

西德出版攝影雜誌（FoTo）1983年6月刊出人體電磁的彩色照片，從這些照片可見人體確有電磁放射靈光，甚至於樹葉及硬幣也有電磁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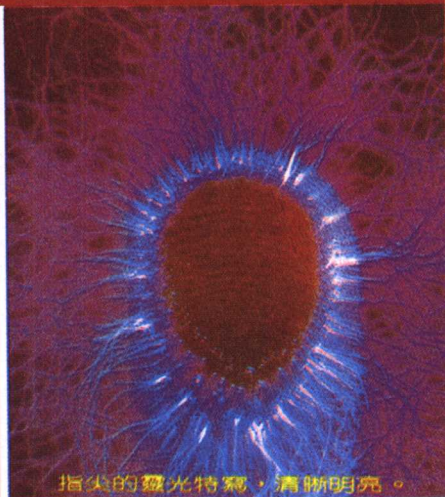


- 這是西德攝影家用寇里恩氏攝影法，攝得人五隻手指尖均放射電磁靈光 採用：Rollei SL-66攝影機，焦距為80 mm，快門為2.8，使用ZHB-29Din彩色底片，250W Halogen照射燈光，曝光1秒鐘。

- 這種人體放射電磁光芒照片，任何人均可攝得，可試用20-32,000伏特，100,000電波，使用柯達公司出品高速彩色底片(Kodak Extrachrome High-speed EH或EHB)，及採用西德 EV公司 (Edition Visuell，地址：7321 Lauterstein, Hamburg, West Germany) 出品的特製Verograph照相機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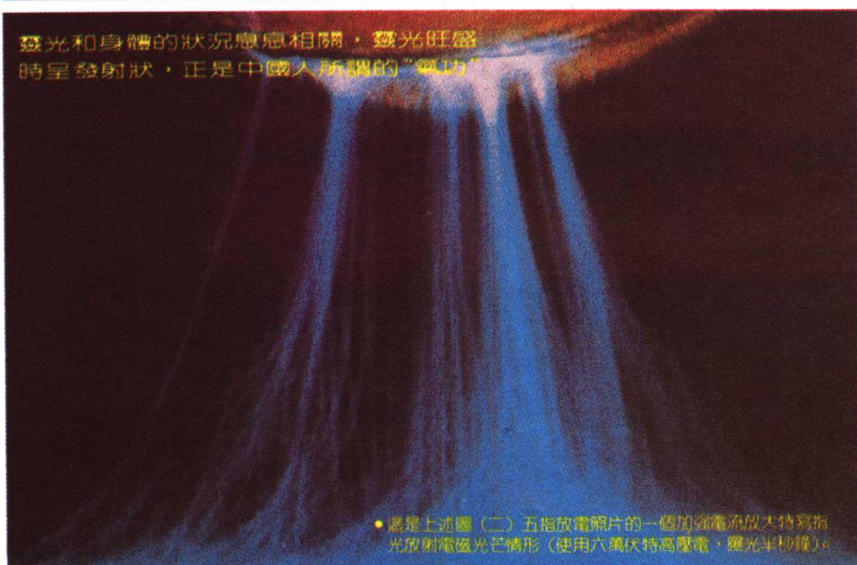


生物都具有一層隱形的靈光。



指尖的靈光特寫，清晰明亮。

靈光和身體的狀況息息相關，靈光旺盛時呈發射狀，正是中國人所謂的“氣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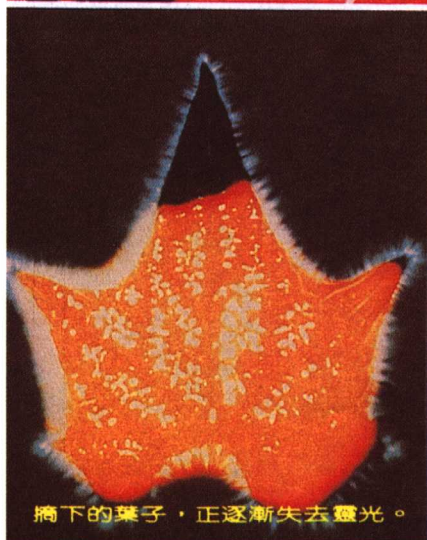


- 這是上述圖（二）五指放電照片的一個加強電流放大特寫指光放射電磁光芒情形（使用八萬伏特高壓電，靈光半秒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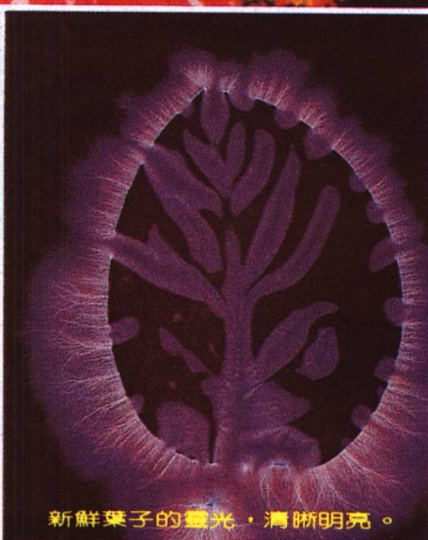
5/7/104/03



一枚硬幣——
無生物的白色靈光比較微弱。



摘下的葉子，正逐漸失去靈光。



新鮮葉子的靈光，清晰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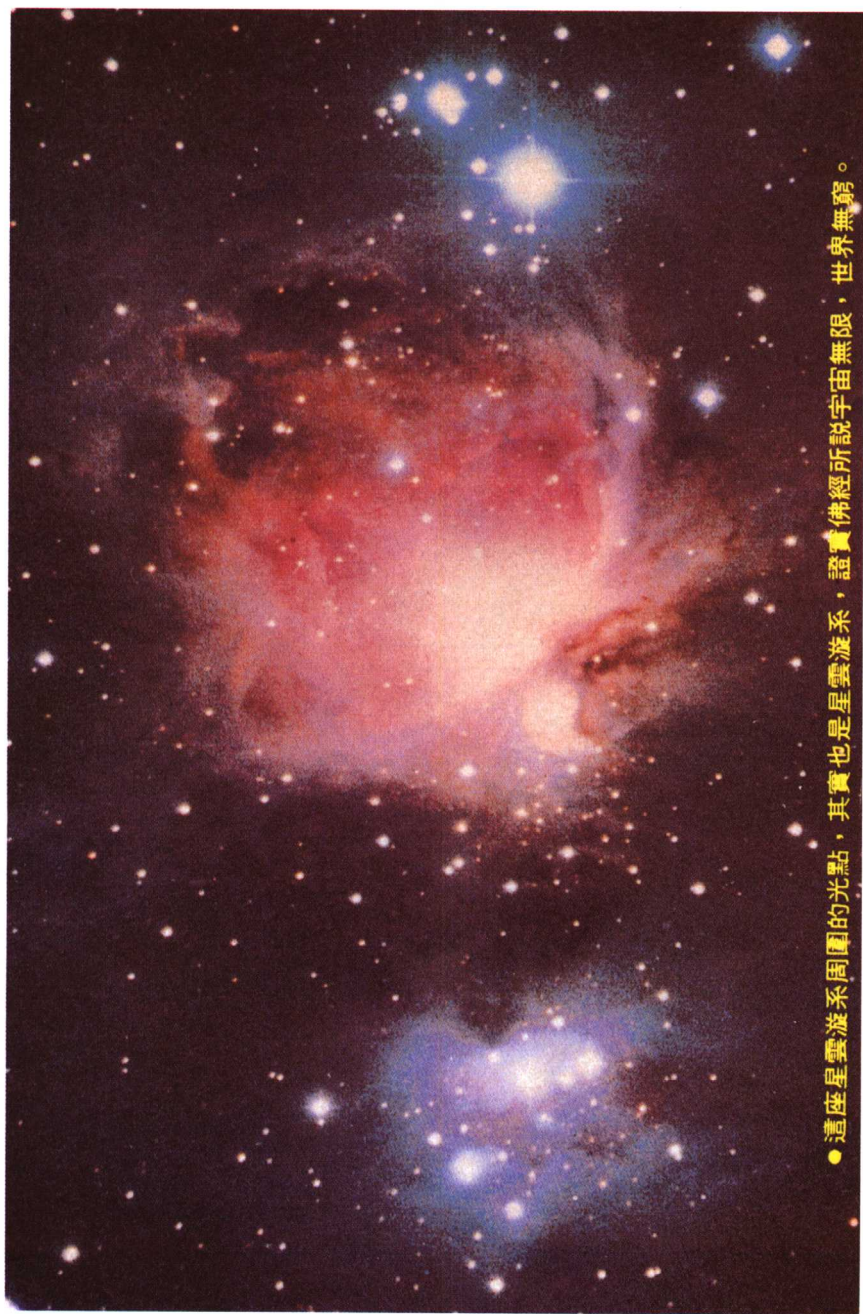
- 天文編號「M-61」號星雲漩系，是一個典型的星雲漩系（與我們的銀河系相似），有四隻漩臂，不停隨著中心迴旋，形狀就似佛教的卍字，可證卍字就是佛教知道宇宙迴旋不息，而採用作為佛教的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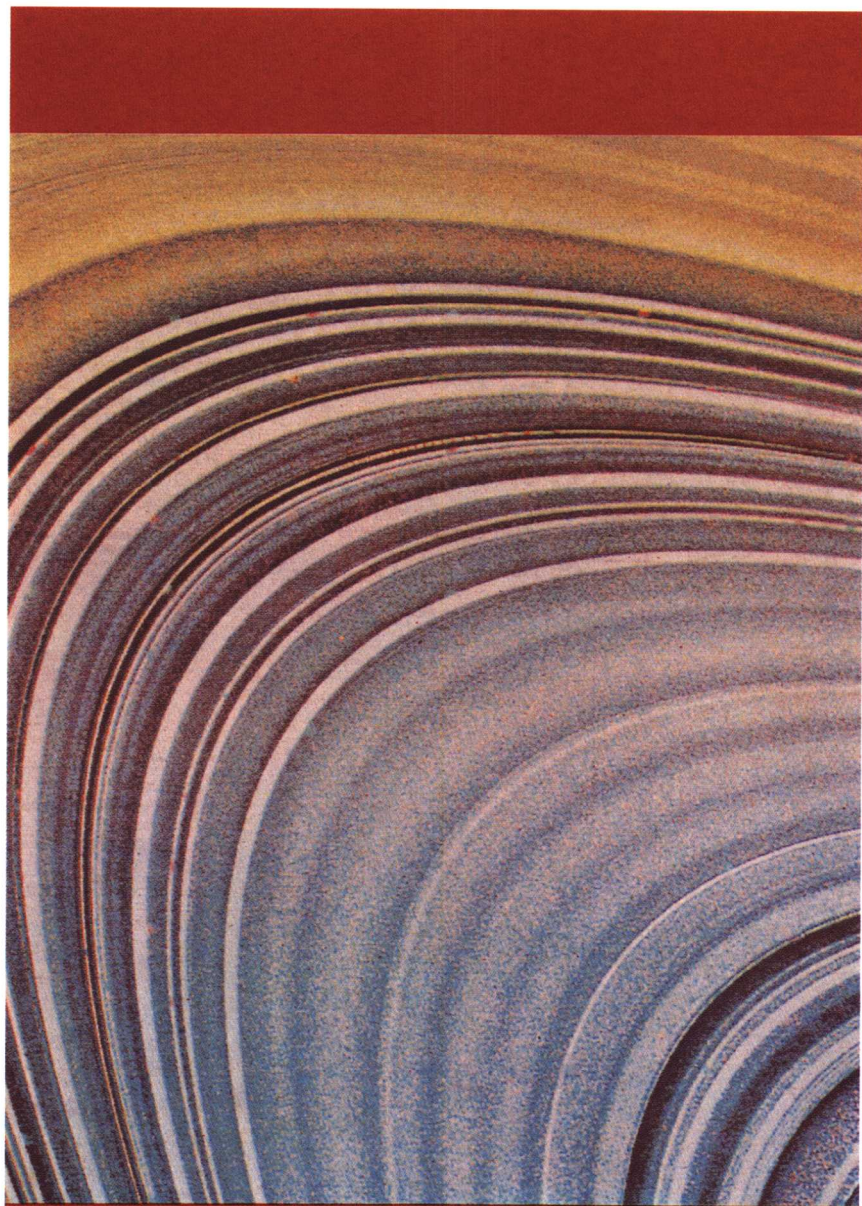
- 科學家說：我們的銀河系附近的鄰居之一，天文編號「NGC-2903」號星雲漩系，也有數百億個太陽系，其中有無數的星球可能有生命存在，也可能有人類，或者是「人非人」、「天人」，證明佛經所說的無限宇宙與多度空間和確有各種形態的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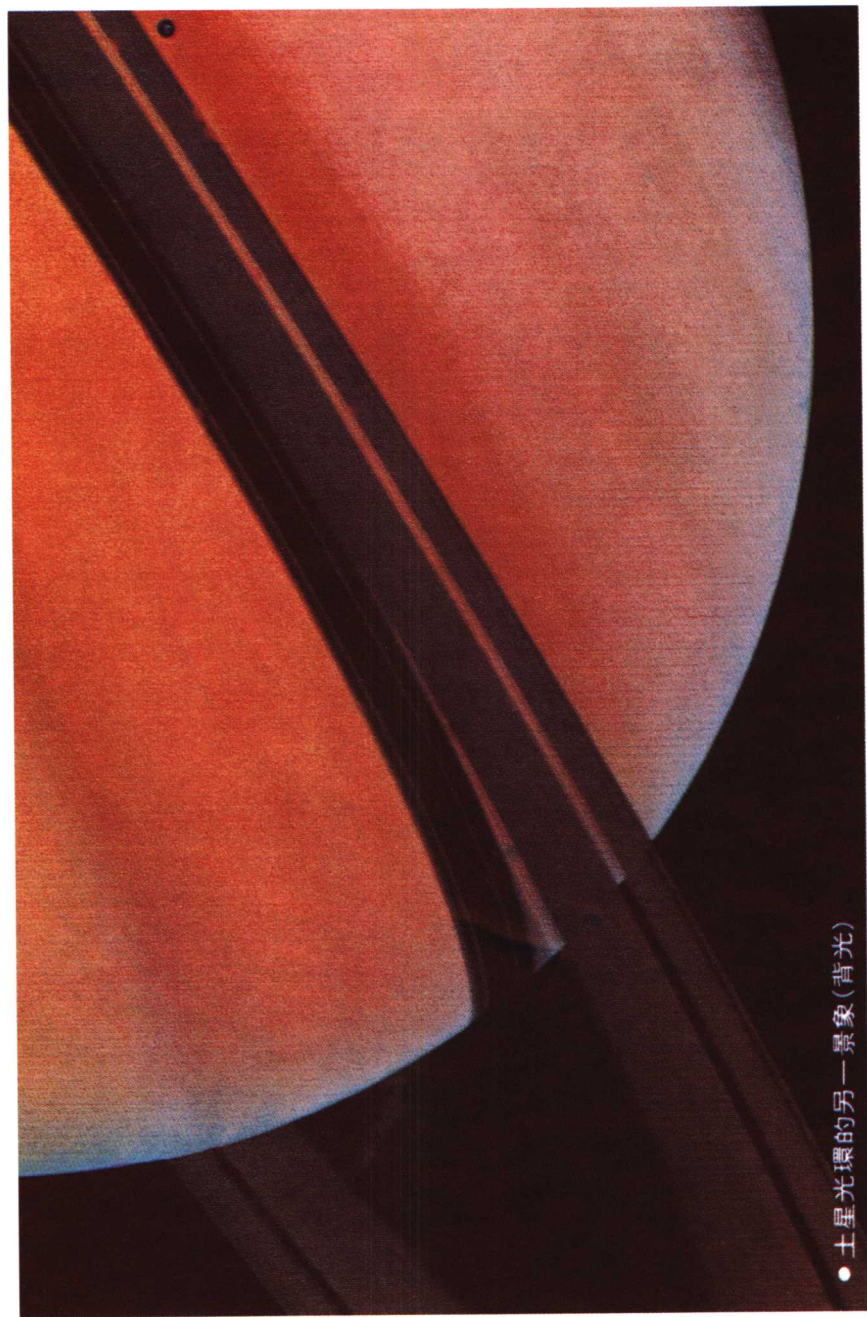
- 宇宙每一層天都有無數星雲漩系，像這一座遠看是一顆星，近看才知是星雲漩系，內有恆河沙數的世界，正如佛經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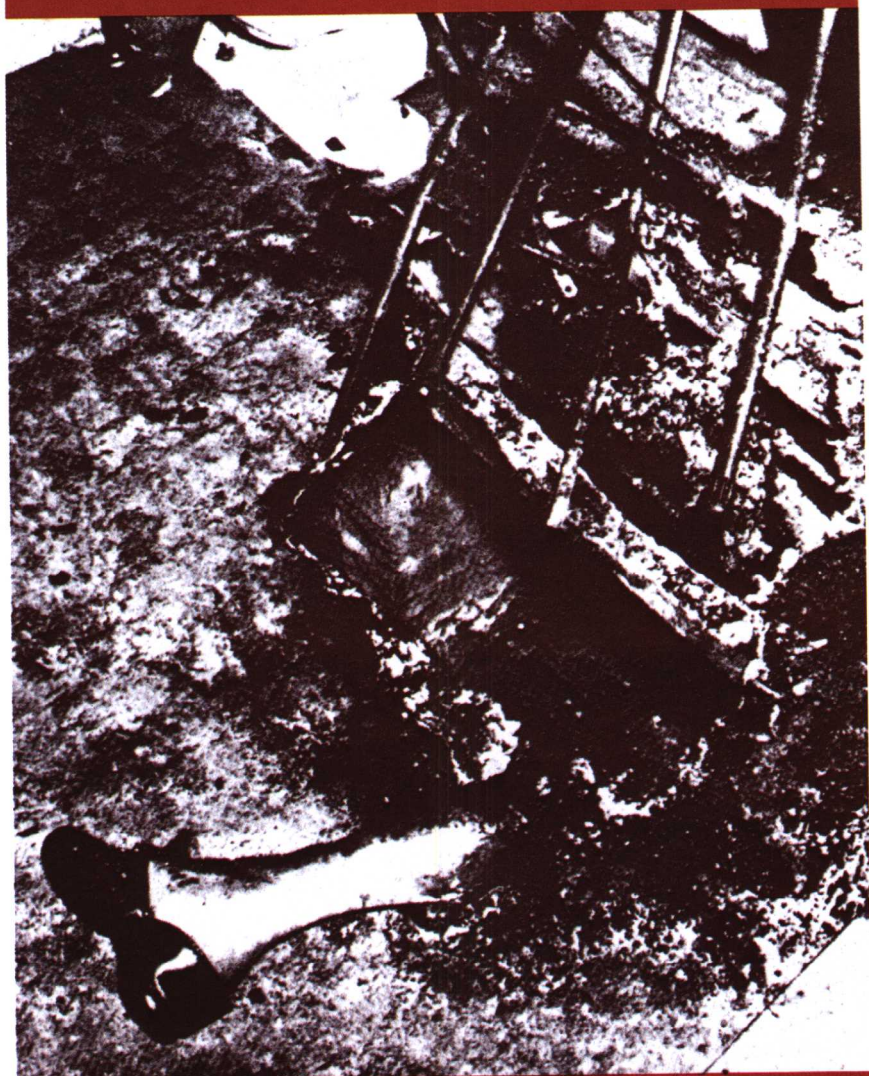
● 這座星雲旋系周圍的光點，其實也是星雲旋系，證實佛經所說宇宙無限，世界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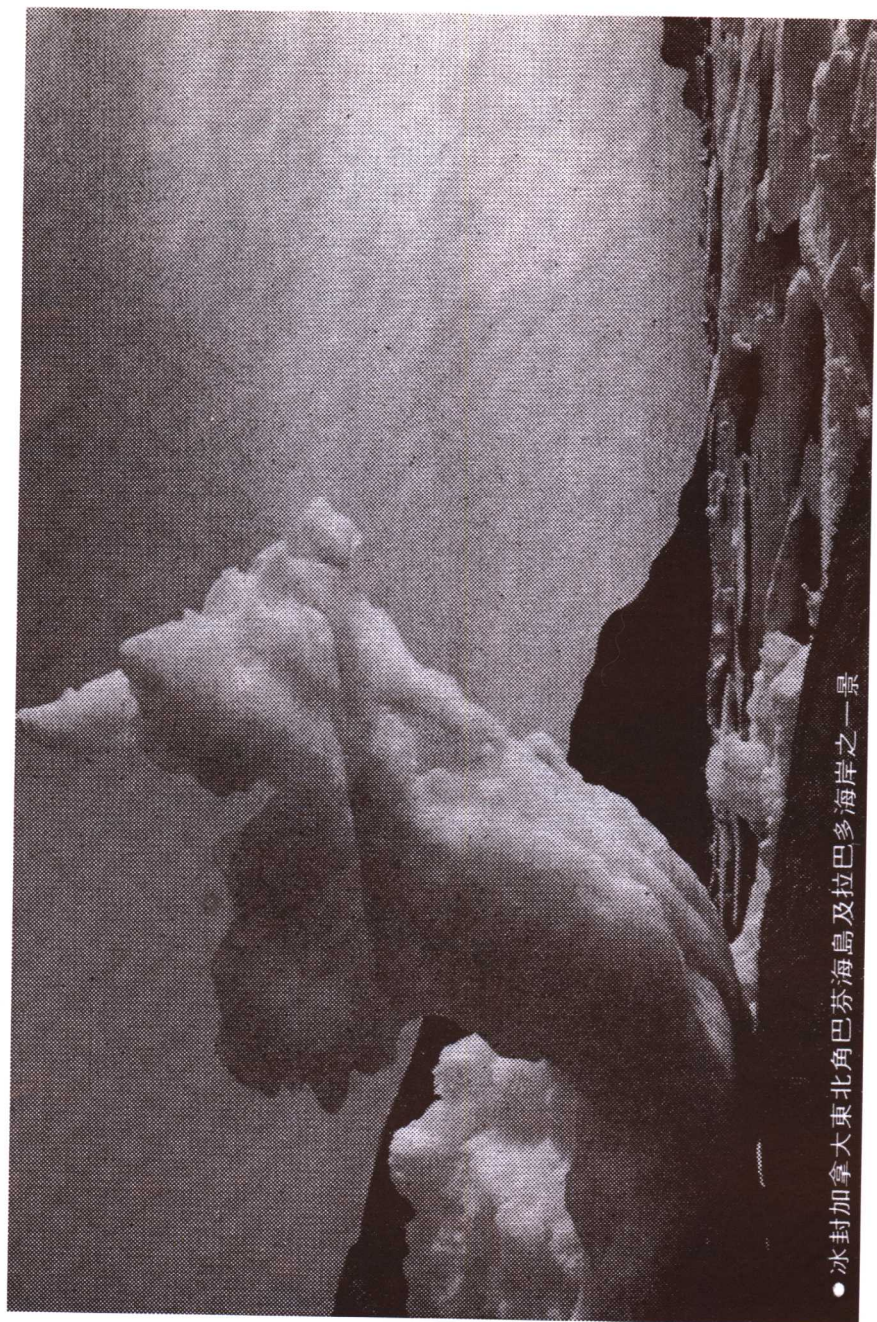
- 美國太空探險船「航行者二號」飛至距離土星七十萬英哩時，拍攝所得土星光環美麗照片。



● 土星光環的另一景象(背光)



- 賓特利醫生自發三昧火焚燒成灰，只留一截脚做證據。



● 冰封加拿大東北角巴芬海島及拉巴多海岸之一景

自序

拙作「夜半鐘聲」散文集（天華公司出版發行）似乎引起若干程度的熱烈反應。世界各地都有讀者來函詢問，有些素未謀面的人士專程來訪，也有不少途經溫哥華的佛教大德蒞臨寒舍指教，使我有幸認識了很多博學的新朋友，獲益非淺。

甚至於像「夜半鐘聲」所蒐集的膚淺拙作也深荷各地方家的青睞，這奇蹟般的情形，顯然地反映著：對於宇宙中未知現象的研究探討興趣，並非只限於我個人所獨有，而是當前科學世紀的知識分子共同的追尋，也是新時代宗教家的求證關注之一。

在各方友人與讀者鼓勵之下，我又蒐集整理了一批最近兩、三年來在美國、香港、南洋和臺灣各地刊物發表的學步拙作，合計四十九篇，大約二十萬字，輯成這一本集子。或者已經比以前攀登略高了一級，可是仰望

上面，還有無數的階級——知識的梯階，智慧的門，還遠在那無限的高空上面呢？自己只不過仍是手足並用地吃力攀爬於最低一兩級石階上的小孩兒。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

目 錄

自序·····	一
怎得了？·····	一
靜坐與走火入魔·····	九
可否談佛教的神異？·····	一五
楞嚴咒的神奇功效·····	二一
普陀佛影之謎·····	二五
為濟公辯誣·····	三七
達賴喇嘛談轉世·····	四五
荔枝龍眼核·····	五一

有相皆妄·····	五七
佛寺尊嚴·····	六五
護生詩之英譯嘗試·····	七一
佛菩薩的形象·····	八三
時空、古戰場與鬼鬧營·····	九五
齊天大聖與哈納曼那·····	一〇九
喜見溫哥華籌建觀音寺·····	一一七
菩薩託生?·····	一三三
三昧真火的分析·····	一四七
須彌山在何處?·····	一六七
管窺佛教的宇宙觀·····	一七九
再窺佛教宇宙·····	二〇五

初探柏峰佛光·····	二三一
佛頂放光明的科學證據·····	二四五
揭開人體自焚成灰之謎·····	二六七
救救海豚！·····	二七九
念佛感應述異·····	二九三
念佛感應巧事與旋舞·····	三〇五
心力移物奇能·····	三二三
從「心力移物」談到佛力·····	三四七
佛力遍及宇宙無邊時空·····	三六一
文殊菩薩的靈異·····	三七三
有量世界與無量世界·····	三七九
管窺佛教卅字與蓮花之奧秘·····	三八三

心力與預感是否神通？	三九九
放大蒙山與遊魂	四一九
我聞神仙亦有死	四三三
土星千層光環之謎	四四五
摩訶曼殊沙華與紫色光焰	四五五
地球千層光環失蹤之謎	四七一
凌空升浮	四八九
我寫「空虛的雲」 <small>(原名：虛雲和尚)</small>	四九九
佛經中的龍	五一五
科學般若	五二九
從疑古談到因果律的科學淺析	五四三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	五五七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	五六三
禪定天眼通新實驗實錄·····	五九七
謗佛毀經罪孽最深·····	六五一
善有善報並非迷信·····	六六九
藥師如來的神奇療力·····	六八九
作者特別鳴謝·····	六九九

怎得了？

中國文學作品之中，最富吸引力的一部作品，無論怎麼看，讀多少遍也不會厭倦的，越讀越有味的，叫人越讀越著迷的，叫人放不下的，叫人思索無休的，使人深入研究，爭論永遠不止的，當推「紅樓夢」。

「紅樓夢」的研究，已形成一套專門學問，多少學者做過深入的考據研究，有的考據紅樓夢人物，有的考據情節，有人專長於研究曹雪芹與高鶚，有人考證小說的歷史背景……各有勝擅，各有千秋，這些研究的著作，少說點也有好幾百種吧？它們各皆有獨到見解。

我對紅樓夢並未下過研究功夫，僅是因為喜愛與佩服而常常翻閱品味，對於各家的獨特研究成就，亦衷心欽佩，故此我絕不敢不自量力而參加討論「紅樓夢」。

在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感覺到「紅樓夢」之成為偉大不朽的文學作品，除了它的情節，悲劇氣氛，人物描寫生動突出……之外，主要的成功要素，是它不落痕跡地反映出人性的弱點，尤其是它含有受到佛教禪宗思想影響極深的人生哲學，作為該書的骨幹。

我悟性低，又不曾研讀過多少佛學，所知極為淺薄，不夠資格分析佛學，自然也無從知道佛學對「紅樓夢」先後兩位作者的影響範疇。

我看得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在前八十回之中，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它的「好了歌」。

第一回末尾，它說：「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鶉衣，口內念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甄士隱問他：「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好些個『好』『了』。」

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兩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便須『了』！」

甄士隱註解道：「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給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

「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希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這幾段，接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內所示之「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的觀念，指出人生的虛幻，世事之無常。

前者曹雪芹顯然受到佛教思想影響很深，在這第一章就把本書的宗旨，假借瘋道人口中表示出來。後作者高鶚能夠深深體會其意，在後四十回之中，寫作富貴榮華，七情六慾，兒女私情……一切都成虛幻，又以寶玉出家作為覺悟的象徵，這的確是一部罕有的佛教文學作品，而且寫得那麼深刻，卻又絲毫不著痕跡，在我看來，它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一本文學作品了，我並不認為它是一部言情小說那麼簡單。

「好了歌」的唱者，是一位「道人」，但是他顯然唱的是佛教的觀念，而非道教。「道人」一詞，古時泛指修道之士，並非是道教道士的專有名詞；佛教初傳至中國之時，佛教出家人亦稱為道人，嗣後漸漸改稱為僧人，以別於道教。而且向來佛寺中往往有「香火道人」。

（避暑錄話下：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弟子，宜從佛氏，乃皆姓釋。）

我認為「紅樓夢」中的「瘋道人」，並非道教之道士，而是佛寺中的「道人」，或者是尚未削髮的。古時的佛教僧人不一定都削髮，六祖慧能大師受衣鉢時就並非削髮之僧，直到十五年後，才在廣州法性寺由印宗和尚為之祝髮。

「紅樓夢」的時代是寓意的，並未指明是實際的明代或清代，我想我對「瘋道人」的身分推測，大致不會錯誤吧？

事實上，佛教思想也影響了中國的道教。真正的「道士」唱誦佛經也是很常見的事，「道士」唱唱佛歌，也很普遍。

「好了歌」內的歌詞，很容易懂，使人一看就十分感慨，不過，看「紅樓夢」的讀者千千萬萬人，有幾個注意到這一段？人人都光是給寶玉與黛玉的癡情吸引罷了。廣東大戲有一齣名劇「情僧偷到瀟湘館」，出家後的寶玉又偷偷回到大觀園的瀟湘館去哭祭林黛玉，廣東人聽「小生之

王」何非凡唱那一段主題曲，聽後個個眼淚鼻涕流不停，至今仍稱為粵劇絕響之名曲。實際上，既然已覺悟了的寶玉，又怎會再回去哭哭啼啼喊「林妹妹」？

何況，「了」就是「好」，「好」就是「了」，這種道理，也是「知」之易，「行」之難的，世上有幾個人真能領悟？悟「了」就行「了」？

尤其是在今日的複雜社會，牽涉太廣太多，更不容易讓人看得「空」，要了悉「四大皆空」，很難，而著「四魔」則很容易，所謂「四魔」：就是「煩惱魔」，包括貪念在內的，能苦惱心身；「陰魔」，包括色蘊在內的種種苦惱；「死魔」，能斷命根；與「他化自在天子魔」，這是他化自在天之魔王，專害人的善事善行。

想想，第一個最難克服的，就是「煩惱魔」，生活在今日的世界，又是美元貶值啦，通貨膨脹啦，投資風險啦，物價飛漲啦，失業浪潮啦……這些事無不影響我們的心情，帶給我們以煩惱，也使人不「貪」的也變成拚命想多賺金錢。

另一個極難克服的就是動物本有的「色慾」，真是談何容易？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名作家——已故的法朗士，在其著作「泰綺思」一書中描述：一位僧人極力克制色慾，苦修於高高的圓柱頂上，後來為了去拯救一位妓女的靈魂，把妓女感化得脫胎換骨，成為聖女，而他自己卻迷入色慾之中，墮落以致毀滅了。

要談修持，真是談何容易！

六祖的傳世名偈：「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看來也就是唯一的不二法，教人把自己的心先空了，明心見性，自然就悟到空，也就可能「了」吧！

不過要做到「本來無一物」，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吾等俗子，很不幸，要應付這個複雜的現代社會，要混飯吃，要住，要行，要攻要守，那能一下子就做到「無一物」？

也只好逐步一點一滴地學習修鍊罷了，我想，在未能更上一層樓到「無一物」的地步，還是先照神秀大師的名偈開始自修吧！神秀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雖是有為法，卻是

一種有效的方法。愚見認為，六祖與神秀兩位大師的偈語，各有千秋，都適合我們初機學佛的俗子遵用，而最要緊的還是「實行」，知而不行，也就等於只會講「口頭禪」而已，毫無好處的。

靜坐與走火入魔

有一位臺灣臺中的讀者，寫信給我，大意說他因患胃病醫治不見生效，就去學習道家的靜坐吐納，學了幾個月，非但未治好胃病，反而得了什麼「逆氣」的怪病，肌肉萎縮，越來越瘦弱，使他十分恐懼。他說他四處求醫，百般醫治，都不收效，所以寫信來給我，要來求治。

我回信給這位讀者說，只要他心存至誠唸佛，我們也會為他禱念佛祐的，倒不一定要他遠涉重洋而來。同時，我也在信上提及一些醫院使用的物理療法，包括熱水池與運動，供他參考，我說我們有病除了祈求佛祐，同時也須採用適當的治療。

相信這位讀者不久必會漸漸復原，他患的並不是嚴重大病，他自己的過分恐懼才是真正的嚴重。

像他這樣因學習道家打坐而「走火入魔」的人很不少，有些人還因打坐而成了半身不遂或全身癱瘓。

甚至於學佛家打坐的人，若不小心，也會走火入魔。臺北中和市有一位居士，到過西藏，學過打坐，他能一坐三天、五天，又能坐到身體凌空而起，離地面兩尺高，達數十秒鐘之久，目睹者都嘆為神奇，我却料他可能會走火入魔，後來不幸言中，也變成了半身癱瘓，至今無法解救。

我不善於打坐，雖然也學學，可是對於打坐可說是無甚智識。不過，依常識來判斷，我猜想這些走火入魔的靜坐者，多數是犯了求功之心太切，不順自然，強迫自己靜坐太長時間，而又缺乏運動，以致血液循環不良，造成了血液僵滯之症，甚至形成了「血死症」(Gangrene)，全身的各部門得不到血液供應營養和運送廢物，細胞缺少氧氣，就會死亡，於是變成癱瘓。

少林寺的幾千位和尚，每日在做完功課之餘，必須練武，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鍛鍊體魄，促進血液循環，減少因久坐而致生病的機會，練武習技防身保寺，是少林寺的次要目的。當時的中原地帶，萑苻遍地，官兵

無力維持治安，少林寺僧人練武自衛，實有必要。有些人認為出家人與世無爭，只宜誦經唸佛，不宜練武，這是腐儒之見！

沒有健全的體魄，如何擔當傳法濟世、出苦度厄的艱鉅任務？出家人假如像林黛玉般病體支離，神昏氣短，半死不活，怎能負得起大乘的重任。

我認為出家人和在家弟子，在誦經唸佛功課之餘，也應有適當的健身運動，別打坐長久不動，造成血液循環不良，百病叢生。

道家的靜坐，講究吐納數息，以為吐納可得天地日月精華，長生不老，這種方法已有功利之心。豈能進入「定」「靜」？心中拚命去數息，去講究怎麼「吐」？怎麼「納」？這是有為法！所謂「吐納」，不過是「深呼吸」，其實無需打坐，人人到處都可行「吐納」，如果在曠野「吐納」，一面散步，一面吸收新鮮空氣，那功效比靜坐在空氣不流通的房間內好得多。

若是為了吸收新鮮空氣以獲得較多的氧氣來供給血液工作，那就不如到野外去散步了！

道家靜坐，又講究眼觀鼻尖或觀臍下丹田，又要數息，這樣忙都忙不過來了，精神緊張萬分，又有所求希望「長生不老」，希望打通任督二脈，將來可從天靈蓋出去成仙！又以為越坐久越鍊得功夫。

其實，所謂任督二脈相通，不外是自律神經的顫動感覺，就是鍊到了相通，也不過只是能夠控制神經的顫動而已，那裏就會脫出軀壳升仙？那麼刻意執著於鍊「氣」，就已經是著了自心的貪魔之一了！心中又盼成功，又怕修不成道，患得患失，那已落入「五蘊」之中了！

求功心切，靜坐了幾小時，明知坐不下去，也強迫自己坐下去，一方面，那心中游思不斷，名利物欲，七情六欲，聲、色、光、影，不斷出現，這樣子，坐還不如不坐吧！

道家的靜坐，是未「空」的坐，坐久了，又不運動，很容易走火入魔——發瘋癲，哭笑無常，癱瘓。

佛家的趺坐，不講求境界，不講求成佛成仙，不數息，不吐納，不強限時間，不計功段，不立念，唯一的念就是唸佛，無所求，無所逐，心中空無一念，一切順乎自然，一切隨緣。六祖壇經所說：「不數息」「不觀

心」，正是深得此意！若不知此意，徒然「執著」久坐，心不能空，那麼久坐又有何用？

「定」能生慧，但「定」不是必從久坐而後生，也不必非打坐才生。六祖說必須不住而生其心，這已說得很明白，修定的方法必須「活用」「靈便」，並不是非要一坐幾天才得「定」的，有人坐了十天也不得「定」，有人散步於山中聞天籟而猛然得到「悟」「定」，有人在都市中聞一聲汽笛亦可「悟」而得「定」。「定」的時間不必非長久不可，一秒鐘的「定」之中，也有千百億年！定自然生慧，不須刻意以求！

當然，這些要體會過，才知是真定偽定，也要實踐過方知是真禪或口頭禪。不幸，世人是講口頭禪的居多，實踐的少，許多不知禪定為何物的人，也大講禪。以奇行怪癖，甚至呵佛罵祖，甚至放縱形骸恣情縱欲，標奇立異，自稱已得禪定！欺人自欺，這是得了「空」魔。

要學打坐，想學禪定，仍須學習佛家的正統禪坐方法，而且須順乎自然，心無所求，不要執著於想打坐到凌空升起之類。凌空升起，是一種境界，也不過只是很短暫的境界而已，並不是什麼真正的成就，如果打坐執

著，當心走火入魔！

以虛雲老和尚那樣高深的修為，當年在曼谷一坐九日，震動了泰京，泰皇及滿朝官民都去參拜他，可是他出定以後，患了半身癱瘓，醫了很久才痊癒。他是為了募化興建佛寺而顯修為能力，值得欽敬。可是他因久坐得病，不也值得我們學坐的人警惕嗎？

我自己是坐不住的，我很少坐逾半小時，平常都是只坐十分鐘，這短短時間內，心中能進入一分鐘的定靜，那就十分歡喜了，我有時進入極短的定境，都是在散步於海邊野外或在菜園做工時發生的，偶見境界，也多在此時。境界非我所求，也不足道，舉此只是說明定靜非限於打坐始可獲得。我們學佛的，修定不過是求慧，以行佛心，我們若求境界，就是「妄」了。

可否談佛教的神異？

中國有一句很有名的諺語寓言——「井蛙觀天」。據說有一隻出生在井內，長大在井內的青蛙，從未離開過那口井。牠的世界只有那口井內的那麼一點點大，周圍不過數尺，四面都是高高的井壁。牠向上望，可以看到天空，也不過只有井口那麼大。牠想：天也不過就那麼一點點罷了；天空上面是空洞的，甚麼也沒有。

佛教哲理之廣大，佛法無邊，我們窮一生之功，亦難以窺見其全豹。佛法有無限不可思議的境界和超自然的力量。越是接近佛法，越能漸漸體會得到佛法的超自然巨大能力。不肯接受佛法，就好像是井中之蛙；自錮於數尺周圍之井內，看不到天空的真相。

有些好人，自以為已經頭腦很科學，開口就說：「這是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他們只見到周圍物質的表象，他們所知的只是現階段的物

理科學，就以為已經能夠解釋宇宙一切的現象了。他們於是否定一切超自然的現象。他們說沒有鬼，沒有神，沒有佛，沒有神通，沒有佛法佛力。

他們斥信佛為迷信，他們把一切自己不了解亦未下功夫研究的超自然現象斥為迷信；有些則視為心理現象；有些說是自我欺騙的觀念。

他們以為：現代的科學已經很發達了，已經可以窺知宇宙的奧秘了。殊不知現代科學實際上仍不過只是在萌芽的階段。每一天都有科學新發現，推翻了不知已知的所謂科學觀念。新科學越深入研究宇宙，越發現宇宙仍有更多未能以現階段科學智識解釋的奧秘——包括一般人不肯接受的多度空間和精神世界。最新的尖端科學，逐步證明了這些的存在，也逐漸增加對之探討研究。這一類的研究，是越來越認真，越來越蓬勃，成為當前最新的科學研究方向。

佛經佛典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揭示的多度宇宙觀念與外太空生命，都是超出地球之外的，甚至超出這一個宇宙的，其實是先知的科學觀念。這些話題，四年來我已經在著名的香港佛刊內明雜誌連續發表了多篇隨筆，我之所以不揣淺薄妄談，實是盼望拋磚引玉，有更多的人用新科學觀念來證

明佛教是超時代科學化的，而並非迷信。

我在香港內明月刊發表的隨筆，有好多篇曾經提及發生在金山寺與萬佛城的超自然力量現象，都是根據我親身經歷的真實情形報告的。這些報告，固然引起不少佛友的興趣，紛紛函詢；也引起一部分人士的懷疑，甚至有些大德來示，誠我不可多談神異。有些大德訓示指出我在金山寺萬佛城所見神異均是妄相，而不是佛力；另外有些大德則指示謂：信佛不可談異。

所有各種的開示，我都非常感激遵教。但是我有一點譴陋的愚見——我想：固然金剛經有云「有相皆妄」，但是我猜其義並非叫我們空到絕對真空，否定一切，做絕對的否定。我個人愚解，認為該語是教我勿執迷於相而已。若是果然都妄，然則一切佛典又何必提及釋迦如來的許多超自然大能力之法相？索性給我們一本無字之經，不就了了？像西遊記結尾說的，唐三藏玄奘法師和行者八戒取回的都是無字之經。不就不但符合「不立文字」之義，也就更空、更無相了嗎？

我想我們不必那麼執著於色空。如果太執著於字義，豈非也不空了？

佛典是整理佛語成集。為甚麼明知色空相妄，仍要插入佛陀神異之諸相，大放光明，照徹三界甚麼的？我猜想，因為一則是事實，二則是為了便於開示教化，增人信心。

宗教若全然不提超自然能力，只談哲理，那豈非就僅是哲學而非宗教了？哲學思想是宗教的一支骨幹，而超自然能力現象是宗教的另一支重要骨幹，兩者均不可缺。愚見認為，提及佛教的神異事實，應是無悖於佛教的。神異也者，不過是從我們太有限的科學現階段智識與在地球的習慣觀念來衡量。假如從宇宙科學觀念來看，就會知道，神異不過是宇宙物理的真實現象，並非甚麼迷信。我們固然不必老掛在口邊，但作為佐輔弘揚佛法，亦不必畏縮而不敢提及的。

只提神異，而不及佛理，那是不適當的。只提佛家哲學，而諱避佛教的許多超自然能力現象，我認為也是一種極端的執著執迷。佛徒實無需畏懼人言而致不敢提及真實的神異。佛教的神異超自然現象，是合乎宇宙法則的。當然，假如我們自己要跳到井中去觀天，那又另當別論。

其實，「甚麼都不信」，不也就是另一面的「迷信」嗎？視一切相都是魔，不也是執著嗎？

我所以斗膽報導我見聞的神異，也就是我認為我應該讓人知道佛教的一小部分超自然能力現象。而我同時又深信，這些神異事蹟，都是因佛法教化所生的。

佛法的神異，處處均有，並非只有存在於金山寺萬佛城；只是因為我與金山寺特別有緣，且很少接近其他叢林；故此我談的，也只限於金山寺為多，另外旁及日本與他處的經歷較少。我並非說，只有金山寺才有神異。我相信，佛法的神異事蹟，是在任何地方都會發生的。

我又想到，我們既然可以談達摩祖師、憨山和尚、六祖、虛雲和尚……等等先賢的神異事蹟，為甚麼我們就不能提及當代法師當前發生的佛教超自然事蹟呢？

假如實情實報，不增不減，能有助人們增進對佛法的認識。那麼，談超自然神異事蹟，就是一種宗教教化的必要。信徒也有權利去追求對於佛法超自然現象的深入認識。我們避諱不言，反而無異於堵塞智識之重要一

源
。

楞嚴咒的神奇功效

楞嚴咒被稱為佛經咒中之王，虔誠持念，功效感應殊勝。

昔日我在金山寺獲得宣化法師教誨，他親授我楞嚴咒，後來他又寄贈家母楞嚴咒經本。

我根器太差，此猶小事，最糟的是沒有恆心耐性，唸經是「一曝十寒」，一陣子整天唸，過些時却又好幾天都忘了唸，又貪玩又愛看電視。所以始終沒能把楞嚴咒全部唸熟，真是既笨又懶。

念經念佛懶惰不勤，懾服不了亂心，於是貪欲、瞋念、愚癡、疑神疑鬼、困惑……十大煩惱都一一來臨了。我天天都得「從頭再鍊」，法師講的真是這一點也不錯，我真是慚愧得很。

楞嚴咒也的確是太難唸，我唸了幾年也還記不全，而且還得常常看著本子唸，攔下幾天，又忘一些了，大悲咒可容易唸，記得全，金剛經也記

得，楞嚴咒，我真是沒法子，自己太笨！

咒中的梵文原音，好像都差不多，很容易使記憶混淆，大概都是普天諸佛的名號，所以誠心一唸楞嚴咒，羣魔恭敬退避，法華經說諸天有二百億佛，彌陀經說有十萬億佛，其實宇宙中佛陀何止此數？宇宙中無處無佛，歷經無限無量僧祇劫以來，有無量佛，佛號在咒中保持梵音，可能在唸時產生若干特殊音波功效，懾服羣魔，現代的科學，運用音波，可以治病，又可做很多機械工作及引起物質的物理變化，佛家唸楞嚴咒的萬佛佛號，產生的微細超音波，自然可以請來佛力降魔。

我數年前居住的一座七十年舊宅，時常有一個四、五歲大的西洋小女孩鬼影出現，她不時進入我的臥室，好奇張望。宅前馬路對面有一棵大樹，每年必有人開車撞上，車毀人亡，八、九年來，年年如是，最後一次撞車，還是雙屍，一男一女，我半夜聞聲出視，親見兩屍的靈魂從屍體爬出，徬徨無措。女鬼想進入我家，被我叱止，她以後就寄身大樹內，起先啼哭，後來日久，招來一批年輕野鬼，時常窺伺過路車輛，要找替身。

宣化法師教我唸楞嚴咒之後，我和家母合力恭唸，唸了幾夜，我看到不知何處湧來千千萬萬朵白色蓮花，把大樹的女鬼載走，越去越遠，女鬼不情願，卻身不由她，以後，清淨了一陣子，那一年沒有再發生車禍死人（這件事曾經報導過）。我們搬家以後，那大樹又附了好些鬼魂，女鬼又回來了，那處地方又再每年出車禍一次兩次，總有人撞死，現在我都不敢再去那裡了。

現在的住宅，我初搬來時，白天也見到一個瘦小西洋老年男子，不停吐口沫；晚上見到一個肥胖西洋老婦，笑容滿面，到我房中，親熱稱我為「兒子」。我知他們是異物，但我不畏，我就唸佛，唸楞嚴咒，他們並無惡意，說是來看看故居，又說很喜歡我照顧房子，以後他們就再不出現了。

我記下他們的面貌特徵和衣著打扮形狀，訪問鄰近的老人，我一提，他們就告訴我那是房子從前的主人夫婦，都是醫生，已經死了十多年。現在我們供奉了佛像，再沒有什麼鬼物出現了。

家母唸經比我勤懇，她天天都唸，她慢慢一段一段學唸，居然把楞嚴咒唸熟了，可以背得下來，我還不行。

舍下後園有一株五十年梨樹，每年春天二、三月，開滿一樹梨花，像一座寶塔，梨花潔白玲瓏，有幾分梅花的样子，梨花每年只開一次，到了夏天結果實，冬天成熟。

去年，奇怪的事發生了，老梨樹突然在秋天第二次開花！那時已經梨實纍纍，竟然會有一株突然長出花蕾，又開出花朵來了！

梨開二度！可不是新聞。

家母和我密切注意它，後來它居然也結了小梨，我們採下做供養，沒敢吃它。

虛雲老和尚當年在廣州六榕寺說佛法，夏秋之間，桃花突然盛開，轟動一時。

我們毫無道行，怎可企比虛老？不過家母唸佛至誠，日夜不懈，梨花開二度，正在她窗外，不知是否她勤於唸佛所獲的佛力現瑞？除了這一推測之外，我委實找不到較為合理的解釋，也就姑且如此附會吧！

普陀佛影之謎

南海普陀山，相傳是觀音菩薩的道場之一，但是這個南海普陀，是不是現在的浙江東海普陀呢？

華嚴經和十一面經都曾提到過普陀落伽山，華嚴經探玄記第十九卷上說：「……印度名逋多羅山，此無正翻，以義譯之，名小樹蔓莊嚴山。」

慧琳音義卷下說：「補陀落伽山，此翻為小花樹山，謂此山中多有小白花樹，其花甚香，香氣遠及也。」

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中，浙江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道場。四川峨嵋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山西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其中明確見於佛經記載者，只有山西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

在華嚴經疏曰：「清涼山即代州雁門五臺山也。」華嚴經諸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故今此山下有清涼府，山南面小峰有清涼寺。

關於「南海普陀落伽」在何處？經論中似未有這麼明確的指示。

浙江東海的普陀山山志曰：「普陀一名補陀，華嚴經稱補怛落伽山，蓋梵名也。猶華言小白花云，乃善財第二十八參拜觀音菩薩說法處，傳記稱東洋紫竹旃檀林者是也，在今定海縣之東，距縣百餘里，孤峙海中。」

定海縣志的記載：「普陀，山名，在定海縣東海中，梵名補陀落伽，華言小白花也，亦名補陀山，又名梅岑山，相傳以梅福名，山有大寺，僧徒爭往朝禮，氣候溫和，風景奇特。」

浙江普陀山，是傳統中的觀音菩薩道場普陀洛伽山之一。印度南部，錫蘭島，也有南海普陀，西藏拉薩喇嘛法王駐地亦稱為普陀洛伽山，其他還有很多地方命名為南海普陀。

假如一定要執著去考據那一處是「真」普陀，就未免是多餘的捨本逐末。

觀音菩薩大神通之力，開通無量之門，圓通一切眾生，故名「普門」。菩薩化身億萬，處處顯現濟度眾生救苦救難，無所不在，原不限於某一處道場，菩薩的道場亦有一處在太陽，又有一處在土星，還有許多在其他「空間」的說法之所。我們信佛學佛，只要一心虔誠篤信，六度萬行，則處處都是莊嚴佛土，無地不可通佛，無處不可見到佛菩薩，原不需拘執於任何一地的菩薩遺跡，假如我們以地點求菩薩，而不以修行學法求菩薩，那麼就是參拜多少座名山也是枉然。

我們在美國、加拿大、香港、臺灣參拜菩薩，跟在南印度普陀洛伽，錫蘭普陀，浙江普陀，都並無分別。最重要的是我們虔敬誠心和學習修行，我們篤信勤修，效法菩薩的大慈大悲，普渡博施，行佛心，履菩薩願，這是信佛的宗旨，也是通往菩薩的唯一道路。

觀音菩薩現三十三身，諸佛普示億萬身，濟度眾生。「三十三」者，代表億萬，並非只限於實數「三十三」。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千手千眼也

是象徵菩薩萬能無所不在，無所不見，無所不知之大神通大能力，並非就是「一千隻手」「一千隻眼」。法華經科註八曰：「普現色身無定准，不可以牛羊眼看，不可以凡愚識度。」大日經疏二曰：「當念我當得開證自然之慧然後普現色身而演說之。」

法華經妙音菩薩品曰：「……佛告華德菩薩，善男子，其三昧名現一切色身，妙音菩薩住是三昧中能如是饒益無量眾生。」

饒益眾生是佛教的大願苦行，我們必須學習佛菩薩的大悲願行，不可惑於世俗凡愚之識，去從形象求菩薩。我們知道了佛菩薩化身無窮，佛力無邊，都是永存於宇宙各種物質及非物質空間的極大智慧，好比是磁場，好比是輻射能，只為方便度人而化身為色身；因為世人多數執見於肉身、色身，肉眼不見則不肯信是。若我們誤以為佛菩薩乘願再來的肉身、色身就是佛菩薩本體，那就真是太謬了！若我們又以為佛菩薩必須以肉身、色身永駐一處道場，捨此之外別無淨土，那我們就更錯了。

一般人遊名山，大多數以遊山觀景，或者參觀廟寺規模及雕塑藝術為動機，真正篤信參拜佛菩薩的人，沒有一般遊客那麼多。而篤信拜佛者，

又大多數拘泥於「色」見，只以「相」求佛，很少人會想到色與相的顯示，都不過只是佛菩薩的權宜方便善巧化身濟度之相，更少人知道佛菩薩無處不在。

浙江普陀無疑是觀音菩薩曾經顯現說法濟度的地點之一，但並不是唯一之處。我們在金山寺、萬佛城、如來寺、佛光山……，任何一處都可以接觸到菩薩尋聲救苦的不可思議大能。因為佛菩薩的「能」是無形、無色、無相、無體的，類似輻射能而較之更宏大廣及的，是源源不絕的，不受物質或非物質或任何空間、時間限制的。我們只要虔誠潔心參拜懇求和學法修行，就會好像旋開了電視機收得到音色光影一般，接觸到佛菩薩的大能了，我們會在心中感應得到的。

浙江普陀山有數處著名的奇景，其一是潮音洞，時有觀音菩薩顯聖現身，很多佛徒參拜時見到過，菩薩在彼處現出種種莊嚴法相，乃是知道世人肉眼不見不信，故此現出化身以堅世人信心，但是並非說潮音洞就是菩薩的住處，菩薩在此示現，乃是為方便眾生往拜有一固定地點而已，菩薩並非肉體人身，何需住所？難道還像我們一般要住房子，吃飯睡覺嗎？菩

薩是「能」，可以同時顯現億萬化身於不同之億萬地點，同時尋聲救苦度化無數眾生。假如菩薩是像我們這樣的五濁肉身，那麼就忙也忙不過來啦！

普陀的另一奇蹟是「海市蜃樓」。

孫中山先生一九一六年秋天往遊普陀山，曾經親眼見到海市奇異景象。他著有遊記，他是一九一六年八月廿五日乘軍艦從舟山抵普陀，同行者有胡漢民、鄧孟碩、周佩箴、朱卓文、陳去病等要員及艦長任光宇。

他們抵達普陀山時已是黃昏，紅日西斜，登岸後有北京法源寺道階和尚迎往普濟寺，該寺主持了餘和尚陪同孫先生等乘竹轎登山，登臨佛頂山天燈峰，觀看海景，然後往遊慧濟寺（觀音堂），未抵山門，孫先生突見空中出現奇景。

孫先生自撰的「遊普陀誌奇」一文，原文抄錄如下：

「登臨佛頂山天燈臺，憑高放覽，獨遲遲徘徊，旋赴慧濟寺，纔一遙矚，奇景現矣！則見寺前矗立一偉麗之牌樓，仙葩組錦，寶幢舞風，而奇僧數十，窺厥狀似來迎客者，殊訝其儀觀之盛，備舉之捷！漸行漸近益瞭

然，見其中有一圓輪，盤旋極速。莫識其成以何質？運以何力？方感想間，忽杳無跡，則已過其處矣。」

孫先生是一位基督教教徒，他當年往遊普陀的動機自非參拜，只不過是遊覽。他以一基督教徒，亦斷不會無端為佛教宣傳，他的遊記完全記實，全無虛言，若非確有其事，他怎會寫下這一篇誌奇？

一九八一年春，我不知何故，突然致函普陀山一位法師，向之請索上面這一段遊記抄本（該文存於普陀山普濟寺），我當時函中說，這不是「海市蜃樓」，我感覺它不久將再重新出現。

未幾（同年初夏），普陀山奇景再現，轟動了世界。旅遊者見到茫茫雲海之中湧出五彩瑞雲，湧現一座琉璃黃瓦佛寺，金碧輝煌，巍峨雄偉，古剎四周有鬱葱古樹，奇峰疊翠，洞壑通天，煙霞繚繞，若隱若現。

有些人指出這都是「海市蜃樓」，是太陽光把遠處的景物折射投影於空氣之中，言之有理，聽來無懈可擊。

不錯，有很多空中的景象是「海市蜃樓」，但並非所有的空中奇景都是「海市蜃樓」。

海市蜃樓之出現，多在氣溫極端的地區，或者在沙漠上空，或者在極熱的赤道地帶，或於北極地帶、南極圈內，而且多數是倒影，不是正影。普陀的位置處於溫帶，氣候與溫度沒有劇烈變化，形成自然海市蜃樓的條件不大。

其次，若是海市蜃樓，為何普陀所現之幻象都是佛寺古剎？為何不折射東京銀座的風光？為什麼不折射上海市的街道？又不折射長江大橋？又不折射海面的輪船軍艦？也不折射基督教堂十字架？偏偏就只折射佛寺？而這些古剎的映像，卻又非普陀本島上的任何一座寺院形象，也不是日本京都諸寺。

孫中山先生見到的奇景，非但有佛寺之山門牌坊，還有奇僧數十狀若向之迎迓，我倒要問一問：假如是海市幻影，影中之人，根本不知被陽光折射他處，又怎會向孫先生合十迎迓？難道「海市蜃樓」中的幻影也會有反應嗎？這分明不是「海市蜃樓」。

孫先生見到的，是在慧濟寺山門外的前面，並非海面上空。慧濟寺俗名觀音堂，位於普陀的最高峰頂，俯臨大海懸崖，不是在海面空中。我倒

未聽說過「海市蜃樓」出現在山頂或地面，只聽說過「海市蜃樓」出現在天空上面，孫先生所見不是在空中，而是地面，他說「方感想間，忽杳無跡，則已過其處」，已說得很清楚是地面而不是「空中」了。

孫先生所見，我認為是真實的觀音菩薩特意顯異，以接引孫先生皈佛，可惜孫先生似未有開悟而已。

奇觀中的圓形輪盤旋轉，象徵佛法法輪常轉，菩薩顯然有意使孫先生參加弘揚佛法，使法輪常轉，故此菩薩顯異，使這一位偉人留下筆記廣予傳聞。

我上面已說過，佛菩薩的種種顯現，都是方便善巧託形寄意來濟度眾生，孫先生見到的奇景，就是此種菩薩方便顯現之一，不是「海市蜃樓」！

最近普陀顯現的奇觀，是黃瓦古剎。普陀的「海市蜃樓」都不見紐約的摩天大樓，又不見長崎海港，偏偏只見佛寺！這都是偶然麼？

我認為佛菩薩以其大能力，促使某一處現出佛寺莊嚴與佛僧奇景，有何不可？

現代的科學家，已可以運用三架不同角度的「雷射線放映機」向空中投射出「立體的」房屋人物影像，看來完全是具有實質的立體的 HOLOGRAM，不像虛影，這些技術，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的電視科學講座上都已经放映過，詳予介紹。如果我們血肉之軀的人類也能夠做得到放映投射立體影像於空中，真到可以亂真，幾乎可以觸摸。那麼，比我們的能力不知超出多少萬倍的佛菩薩，以其萬能的大能力，使佛寺聖僧立體影像投射於普陀山或任何一地，應該是並不困難的事。

佛說「不可以相求我」，佛教本無須從形象入手，有相俱妄。但是，佛菩薩知眾生都是肉眼，不見佛相不生信心，所以方便示相，並非那相就是佛菩薩本體，也並非就是虛無，因為它是佛力所寄託的象徵。

普陀佛景，是佛為度眾生所現的奇觀，絕不是一般的「海市蜃樓」，本非必在普陀出現不可，只為普陀已經傳統地成為了「南海普陀」，菩薩在彼顯現弘法，亦為方便之故而已。

我認為為普陀奇觀之謎，並不難解。

至於普陀島上各處的景色，有所謂「落鞋山」，說是觀音赴王母蟠桃會，酒醉歸來，失落一隻繡花鞋，失鞋之處就名為「落鞋山」，這是俗人無知之徒把「落伽山」附會想像出來的幼稚神話。觀音菩薩不是女身，只因慈悲，偶現女相慈母相，菩薩又怎會喝醉了酒呢？又怎會穿繡花鞋呢？普陀海岸有巨石，刻有「觀音跳」三大字，無疑又是無知之徒亂加附會亂編的幼稚神話，難道菩薩還過不了海，要在那石頭上「跳」呀？這些附會神話，真把我弄得啼笑皆非了！

爲濟公辯誣

中國佛教小說，最深入民間的，當推「濟公傳」，其受歡迎之程度，不亞於「西遊記」。一提濟公和尚，無人不知；也無人不敬仰。

濟公是一位濟世度厄的和尚。他佛法無邊，神通廣大；經常拯救苦難，濟貧扶困。濟公是確有其人，在南宋高宗年間，曾住持西湖淨慧寺與靈隱寺；弘法利生，普渡眾生。施粥賑濟，贈藥義診，救活無數貧苦的災民——當時金國侵宋，北方戰禍頻仍。災民扶老携幼，逃往江南，數以百萬計。濟公和尚遂發動臨安（杭州）的官民士紳，共襄佛教，濟世扶危，活人無數。於是得天下之景仰，尊稱為活佛。

修苦行的濟公精通醫術，當時夙夜不懈，救治難民的病患，竟至廢寢忘餐，連僧袍也無暇更換，衣敝亦不自覺。他不修邊幅，不拘禮儀形迹；他慈悲和藹，曠達詼諧，談笑風生。

民間傳頌濟公和尚之德，輾轉相傳，以訛傳訛，越來越走了樣兒；以致後來說書的，竟把濟公的形象形容得像「濟公傳」中所描畫的那種造形：

「臉不洗，頭不剃；醉眼乜斜睜又閉。

若癡若傻若癲狂，到處詼諧好耍戲。」

「破僧衣，不趁體；上下窟窿錢串記。

絲絛七斷與八結，大小鞵鞋接又續。」

「破僧鞋，只剩底；精光兩腿雙脛赤。

涉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遙。」

「經不談，禪不理；吃酒開葷好詼諧。

警愚勸善度羣迷，專管人間不平氣。」

濟公又被形容為：「濟顛僧，短頭髮有二寸多長，一臉泥；破僧衣，短袖缺領，腰繫絛絛，疙裏疙瘩；光著兩腳，拖著兩隻草鞋，襤褸不堪，酒醉瘋癲。」

「濟公傳」第十六回甚至於說「濟公廟內賣狗肉」：

「……濟公醉薰薰順著西湖蘇堤，口唱狂歌，來至飛來峰靈隱寺山門外，看守山門的和尚說：『濟師父，你拿的什麼東西？』」

「濟公說：『我帶來的是狗肉，你兩位吃點。』」

「兩僧說：『不行，我們吃素。出家人講究三皈五戒，你快扔了吧！』」

「濟公說：『什麼叫三皈？哪叫五戒？』」

「靜明說：『你還是個和尚，連三皈五戒都不懂！三皈是皈依佛、皈法、皈僧；五戒是戒殺、戒盜、戒淫、戒妄、戒酒。你快把狗肉扔了吧！……』」

「濟公說：『你二人懂什麼？別阻我高興！我到廟裡給監寺吃狗肉。』」

「濟公到了裏面，在大雄寶殿前，把狗肉放下，坐在一旁，叫道：『有買肉的來買！』」

這一段書，若拿文學觀點來看，是極為突出生動的。把一位遊戲人間的和尚形容得極為放縱不羈。可是卻未免太冤枉誣害了濟公和尚了。濟公

何嘗吃狗肉？何曾賣狗肉？更無放縱至於把狗肉弄到莊嚴的靈隱寺大雄寶殿來叫賣之理！

吃狗肉，在中國古代，是很普遍的。劉邦、樊噲，便是出名的「屠狗」之輩。狗肉是一般的肉食之一，到了後來，才逐漸泯除，只剩下一部分「老廣」嗜食狗肉。大概到了唐宋時代，中原、江南，已很少人吃狗肉了。不談濟公是位有道高僧，就算他是俗子，他在當時的帝輦之下，江南人素稱富饒，精於飲食。依情理判斷，似並無吃狗肉之風。吃「臭豆腐」則有之，江浙人不少喜吃「臭豆腐」，蘇杭街巷到處有挑賣臭豆腐的，臭薰街市，或者原籍天台的濟公也曾愛吃一點「臭豆腐」，說書人以訛傳訛，把「臭豆腐」傳為「狗肉」。

或許也根本就是杜撰！濟公和尚出家於勅建的名剎，法規與戒律至嚴，豈有寺僧可以隨便到外面吃酒吃葷之理？亦不會容許僧人在大雄寶殿如此的不莊敬。

雖說六祖也曾被環境所迫，南奔後混跡於獵人羣中，與眾同食，勉強吃些「肉邊菜」維生。但那不過是權宜之計，並非嗜好。

濟公亦何曾裝瘋裝癲？又何曾衣衫襤褸，似一叫化，穿了破草鞋「梯梯拖」的醉步踉蹌；到處訛詐葷酒肉食？

以文學觀點看，「濟公傳」並非一本完整的作品。有頭無尾，摻雜無數竄入的其他情節與文字，散亂無章。我曾擁有一部日本重版的古本「濟公傳」，文字較佳，也較少竄改，可稱善本。可惜我已遺失該本。有時看到坊間的蕪本無人整理，真堪歎息！

濟公傳把濟公塑造成這樣狂放不羈的個性，這一點是極其成功的。愚見認為它應被視為一部突出的民間小說。它勸善懲惡，深入民間，成就高於好些文學作品。雖然它有很多地方曲解佛教，但在大體上來說，仍是一部極其成功的宣揚佛教的小說；功堪補過。

至於它把濟公塑造成那個樣子，我認為是由於說書人曲解了佛禪的「不執著」；誤以為只要講「明心見性」，就可以放浪形骸，恣意妄為；甚至於吃狗肉發酒瘋也不要緊，以為越放縱越有禪。其實這是很錯誤的。

當前在美國、加拿大的不少青年人，從「嬉皮士」、「花的子女」至今，不梳不洗，吸毒濫交，放縱胡為，反抗社會，不顧道德，無視法律，

荒淫無恥。居然口口聲聲說是「頓悟」「了禪機」。只看過少許妄談禪理的外道書刊，就以為「禪悟」，就可如此任意妄為了。這些也是極大的錯誤；更甚於「濟公傳」作者的荒謬。

佛家講的「不執著」，是教我們修行的人，不要過於刻板，鑽入了牛角尖而變成「入迷」，致心生魔障。卻並非教我們任所欲為的去違反佛家的戒律。

假如我們又吃狗肉，又酗酒，又賭錢，又參加什麼「性解放」，亂來一番；又吸大麻烟，又打海洛英，又打架，亂罵人，又偷又搶，又說謊欺騙，那麼，就算講多少「口頭禪」，說什麼「頓悟」，也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

要學佛禪，必須時常親到佛寺，聆聽有道德而佛學高深的和尚講解，我們才能逐漸瞭解佛經的真義，而不致曲解。

而且，我認為無論是出家或在家，我們都應該恪守戒律法規，因為戒律是我們藉之以鍛鍊及克制自己的修行方法之一。我們若要修行學佛，斷不可放棄戒律，否則就是自墮魔道。

真的濟公是一位有道高僧。他畢生辛勤，樂善好施；茹素守戒，弘法濟世；從不曾酗酒吃狗肉。但願我們勿被小說的歪曲形象所惑而且曲解了禪意。

達賴喇嘛談轉世

「達賴喇嘛第十四世」八〇年從印度來加拿大的第一大會蒙特里奧。在接見加拿大和美國兩國記者訪問之時，達賴喇嘛談到「轉世」的問題。達賴喇嘛說他深信「轉世」是宇宙的自然法則之一。

記者們問他是否仍記得他前生的事？他回答說：「我現在已經記不起多少前生了，不過，在我幼年的時候，我能記得起我的前生很多事情，我前生是達賴喇嘛，我記得很清楚。」

達賴喇嘛十四世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出生於青海一處偏僻的農村，他的父母是貧窮的農民。

他出生的日子時辰，正是達賴喇嘛十三世逝世之時。

十三世入寂之後，拉薩喇嘛宮的僧人就出發，到處尋找一個同此時辰出世的男嬰作為繼位的西藏宗教領袖。這是喇嘛宗的一貫傳統。喇嘛是佛

教的一個宗派，盛行於西藏、蒙古、西康一帶，喇嘛宗的領袖，歷世均稱為達賴喇嘛。西藏喇嘛宗曾經分裂為前藏與後藏兩派。在拉薩普陀洛宮的領袖，名為達賴喇嘛；另一宗在日喀則的領袖是班禪喇嘛，蒙古又另有一位大喇嘛。

拉薩的達賴喇嘛，是西藏大部分地區的政教合一領袖，達賴喇嘛就是大智慧如海，活佛之意，是一種很尊崇的尊稱。

達賴喇嘛十四世出生的日子時辰，符合十三世入寂的時辰日子。拉薩僧眾尋著了他的時候，他才兩歲，拉薩僧眾用很複雜困難的試驗來測驗他，他都能一一回答正確，僧眾才確定他就是入寂的達賴喇嘛再世，把他迎接到首都拉薩的普陀洛佛宮中教養，等到他成年才舉行「坐床」大典（相當於「登位」）。

達賴喇嘛十四世在加拿大說：「轉世並非達賴喇嘛獨有，人人都有轉世。轉世是宇宙自然法則之一，人人都從轉世而來，也將再轉世到另一生去，轉世也不限於佛教才有，任何人都會轉世。印度教、伊斯蘭教，或其他宗教的人士，也都有轉世再生的紀錄。在印度，有很多小孩能憶及前生

的事，可以稽考。」

他又說：「我有一位美國朋友，他是個科學家，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很久，這位鄢史蒂文生博士，研究過好幾百件實例，其中有兩百人是很明顯地有轉世記憶的，很多小孩能夠很清楚地記得前生的往事，無論其今生的宗教和家庭背景如何不同，都不影響他們能憶前生。」

十四世又說：「轉世重生是複雜的，簡而言之，轉世是心念的延續，沒有開始也沒有終了。心念是永遠存在的。要瞭解心念，我們必須做很多的打坐、冥思、入定去探討我們自己的心。」

記者問他對於「心靈學」研究和宗教奇蹟的看法如何？對於打坐凌空升浮等又如何解釋？

十四世回答：「心靈學是有趣的話題，我本人相信：宗教與科學兩者都是追求探討真理的，殊途同歸，並無相悖，我希望宗教與科學終於會結合起來，共同策力探討真理。」

記者又問達賴喇嘛對於東方宗教與西方宗教的區別有什麼看法——

十四世回答：「東方宗教與西方宗教其實並無很大的區別，任何區分歧見都是人為的。東西方宗教應該團結起來為世界和平、人類幸福而奮鬥，不應分開彼此，不應互相鬥爭排擠。」

他又說：「佛教的精神是慈悲，基督教的宗旨是博愛，伊斯蘭教主張友愛，各大宗教的哲學有些不同，但是都是接近的，都是利他和濟世的，也都是律己趨善的。我訪問梵蒂岡的時候，曾經和天主教教宗交換意見，我們彼此都發現：我們有許多觀點相同。我們彼此相歧的觀念，是在於對創世的觀念，基督教相信只有一個上帝，上帝是造物之主。佛教的觀念是不接受『造物主』上帝的，佛教觀念認為宇宙一切自然發生，並非創造。而且，佛教主張摒棄和戒絕我們的惡，而去發揮我們的善。佛陀是教導我們的一位老師，而不是一位創造萬物的無上權威的上帝。佛陀教導我們行正道。」

十四世又說：「今天的世界，最需要的就是慈悲心，世界到處都是烽煙危機，飢饉災難，人心太殘酷，人在億億萬萬人羣之中仍然覺得孤獨寂寞，為什麼？因為世人太缺乏溫暖，因為世人太重自我。因為世人不願發

慈悲心去幫助他人，因為世人太自私，忍視他人受苦，世人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肯發慈悲心！」

他又說：「人們視達賴喇嘛為慈悲的佛陀再世，其實佛陀的慈悲心並非獨注於任何一人，而是廣注於每一個人類，人人內心都有慈悲心，問題是肯不肯施捨。我們必須學習去施捨救助他人，如果世上人人都發大慈悲心，互相救助，這個世界就會和平，人生也就幸福了。」

達賴喇嘛十四世於一九八〇年十月份在加拿大住了十七天，他到溫哥華，坐車經過我家門口，我知道他是誰，在車內的他自然不會知道我。我算定他必會經過我家的時間，我等著他。到底也還是沒有緣分，我趕到大學去，想見他，却又被他的隨從人員阻擋了，他甚至不知道我在他不遠的地方注視他。

結果，只是在電視上看見他接受訪問。

他說在加拿大東部的蒙特里奧，有一個男孩，很可能是一位達賴喇嘛再世，他們已經密切地注意該位小男孩，說不定就是未來的達賴喇嘛繼承人人選之一。

達賴喇嘛正當壯年，這樣早就預尋繼承人。

他說加拿大那個小男孩，能夠很清楚地講出前生的事。

荔枝龍眼核

記得兒時在廣州聽過一則流傳很廣的佛教小故事，大意說：

有一位目不識丁的貧窮老婦，傭工為生。來到一家新僱主宅中侍候一位少奶奶。那位女主人天天在靜室內誦經唸佛，叫老婦人侍候茶水上供。

老婦看見女主人唸佛，心生羨慕，也很想學學唸佛。但是不識字，不能讀經；就懇求女主人教她。

「少奶奶，您也教教我唸唸佛、唸唸經吧！好叫我也修修來生。」

少奶奶說：「你又老，又愚蠢，又笨，又不認得字，叫我怎麼教得了你呢？佛經都是很深奧的呀！連我也不懂呀！」

老婦說：「少奶奶好歹就教我幾句，讓我唸唸。」

少奶奶說：「唸佛是那麼容易隨便的嗎？得沐浴、焚香，誠心才可以唸的；不然是不靈的。像你這樣子，又髒，又不恭敬，你唸甚麼佛？」

老婦說：「少奶奶！您行行好，就教我一句吧。我就光會唸一句觀音菩薩，別的都不會；您就教我一句添著唸吧。」

少奶奶給老婦纏不過，心生厭惡。就說：「佛經佛號那麼多，你叫我教你那一句？」

「就教我聽見您常唸的那一句吧，南無甚麼的。」

少奶奶平時常唸大悲咒，開頭一句是「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她心想，就是教了你，你也學不來的。她就不耐煩地說：

「好吧！我教你這一句：『南無荔枝龍眼核！』你去自家唸個夠吧！別再來煩我。」

老婦如獲至寶。她不識字，也無智識；不知道已被少奶奶所愚。從此她天天日夜無時不誠心唸著這一句：「觀音菩薩，南無荔枝龍眼核」，她每天不知唸上幾千幾萬遍。

老婦有一個兒子，是個飄洋越海的水手。老婦心中惦念兒子，她日夜念著那句「南無荔枝龍眼核」，祈求菩薩保佑她兒子平安。

她十分虔誠禱唸，她誤以為那一句真的是佛號。她無時不禱唸著「觀音菩薩，南無荔枝龍眼核」。

後來，老婦的兒子在一次航海途中，遇到暴風雨，船沉了；全船的人都葬身波濤之中。他落在海中，載浮載沉，自分必無生望。不料不知從何處飄來了一大批荔枝核和龍眼核，堆積成筏，把他托住，得免溺斃。

兒子被菓核載著，在汪洋中飄流了多日，終於遇救，平安回到家中。老婦起先聽聞耗訊，只聞兒子與全船水手都葬身魚腹。她正在哀慟，却見到兒子安然返來，不禁喜出望外。

「兒啊！」老婦哭道：「都說你們全船水手都沒了，你卻又怎得歸來？」

兒子說：「風浪險惡，自分必死；卻不知道何處飄來一大批荔枝核和龍眼核，把兒身托住，得以不死。」

「甚麼？荔枝核和龍眼核？」

「是的，好大的一批，成座山似的；成座小島一般，都是荔枝核和龍眼核；成千成萬，從來沒見過那麼多。」

「這可真是菩薩保佑了！」老婦說：「兒呀！你可知道，為娘日夜都唸著佛呀！」

這則故事來源難以稽考。可能衍變自佛教的一些小經，也可能確有其事。廣東盛產荔枝和桂圓，稱桂圓為龍眼；這兩種菓子的果核都是輕易浮水的。不過那麼大批的果核在海中聚在一起，很多人都認為難以置信。我也想它不過是寓言而已。

幾年前我在南加州拉貢那海灘。偶然散步至荒僻海邊懸崖下，看見怒濤澎湃，猛撲崖下；捲來大批海帶在灘邊，積聚成丘。海水中飄著濁黃的海帶，密如森林，搖曳不停。煞是奇觀。

當時心中忽然一動，不知怎麼一來，憶及上面提及的小故事。心想，海帶堆聚飄來已是眼見的事實；但是荔枝核與桂圓核在海中堆聚恐怕不大可能吧？

故事的寓意很明顯，心誠則靈。這是佛教的淺白小故事，勸化一般世人的。故事並無談及高深佛理，但是它多麼富於教育意義呀！世人並非個個都是上根，能夠領悟高深佛理。可是，就是中根或鈍根，只要至誠信佛

唸佛，也可以獲得佛佑呀！甚至於唸佛不夠準確，也不要緊；最重要的還是誠心。當然，最好是到寺裏去，向法師學習正確的唸法。

我當時心中這樣想著，眼睛仍然望著海中波濤。我看見外海波浪上面飄浮著一團一團的褐色小小東西——蠕蠕而動的，不知道是甚麼？它們引起我的好奇。

我佇立觀察良久，仍然分辨不出它是甚麼？我走到水邊，等待它們飄來；當它接近岸邊之時，我才看得清楚；它們都是一些荔枝核！

我大喫一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撈起幾粒細看，一點也不錯，都是雞心形的荔枝果核。那波浪中，一團團、一堆堆，恐怕也有幾千粒這樣的荔枝核，伴著垃圾雜物而至。

這些荔枝核從何而至？我百思不得解。從太平洋水流方向判斷，它們可能是從東方熱帶地區飄來的。它們像是廣東名種「桂味」荔枝，與墨西哥所產的不同。

我呆視這些荔枝核，久久不去，心中感動，莫非這也是佛的一種啓示來釋我心中之疑？佛力有許多不可思議；可能這也是一點不可思議的點化

吧？

至少，我從今不敢再說：「那有那麼多荔枝龍眼核會在海中積聚成一團而飄浮著？」

至於那一則小故事，傳播既久，難免不無訛誤出入；但那又有甚麼重要呢？

有相皆妄

有很多人問：佛菩薩是什麼樣子的呢？佛菩薩怎麼不顯現給我們見一見呢？

又有人說，某人見到了菩薩顯聖，怎麼就是他看得見，別人看不見呢？

還有一位老太太說她親眼看見了觀音菩薩在雲端出現，有兩個神將擡著轎子，菩薩坐在轎子裏面。

臺灣某地一處神廟（並非佛寺）出售一張黑白圖片，印有說明，說是某年某月某日，美軍飛機在臺灣東北上空，拍攝得此幅照片，圖中正是一尊觀音菩薩站在一條蒼龍頸上。在重重黑雲中飛行，這張照片在臺灣頗為暢銷，很多人買回去膜拜。有人寄了一張來給我，叫我鑑別真偽，我說拜菩薩最重要在虔敬勿泥於相。但此照真偽，拿這張六寸乘三寸的黑白照片

明信片一看，我很容易就看出這是一張在暗房內弄了手腳的合併疊影照片！

圖中的觀音菩薩像是女像，顯然是一座瓷製的菩薩像，衣袂飄飄的方，袖袂裙角，全都一致，先下垂，後向上微捲——我們從常識判斷，倘若是在高空中飛行，風那麼強烈，衣衫飛揚之態，必然非常活躍猛烈，也不會全部一致，必有些不同程度，人身的姿勢也必會微微向頂風，不會這樣四平八穩站立。

圖中菩薩像受光透視，顯然是光源來自其對面，故此面部光亮蒼白，顯露出東洋人日本女子的面貌特徵——單皮細眼，櫻桃小嘴，她的髮髻也是東洋式的，她的袍子倒是做印度式，袍摺之間陰影甚深，而且太整齊，顯然是一尊瓷像的照片，菩薩像的神情呆滯死板。

所謂菩薩像，她腳底站著的蒼龍，是中國式的龍，張牙舞爪，恰似民間舞龍的造形，菩薩站在龍頸上，理應菩薩與蒼龍的受光方向相同，但是此照片內，蒼龍的正面全是黑暗的，受光在後面，形成後面光亮，正面黑暗，也就是說，光源來自後面。

人與龍兩者的受光不同！這已經自曝了破綻！這幅照片的偽照工夫差到這樣子，任何人一眼都可看出這是一張偽照假相！那條龍，甚至於不是瓷像或雕像，只是一幅水墨畫！作偽者竟將一座日本瓷製的觀音像和一幅拙劣的水墨畫蒼龍，疊影起來，再加上一幅颱風雲層的照片作為背景，三合一，偽造成了這幅所謂「觀音菩薩顯現於雲端」之像！

作偽者深深知道臺灣有些人盲目崇拜美國人，於是他編造出神話：「一九七三年某月某日，美軍空軍飛機在臺灣東北上空攝影颱風雲層之時，拍得此照。」但是並未提供美軍的姓名。

我們知道，隨著時代科學的進步，一切氣象照片，從一九五〇年代末年起，早已由人造氣象衛星拍攝了，何用美軍飛機飛上天空去拍照？就算有美軍飛機飛上去拍攝，又怎會把照片隨便交給臺灣某神廟？列為軍方文件的照片，會那麼容易流出民間嗎？

這張照片的真偽問題，根本沒有研究與爭辯的價值！它的故事，太幼稚，它的作偽手段太低級了！

菩薩並非肉身，乃是一種無形、無色的巨大能力，觀音菩薩若要旅行，以其超能，一閃即至，何需騎在蒼龍上面呢？至於前面所述某位老太太說菩薩坐轎子，那也都是可笑的虛妄！乘龍或坐轎子，倒不如駕駛一架太空穿梭飛機吧！

那張偽照，作偽者恐怕被人識破，故此用了一張颱風照片作為背景，令你只見懂懂黑雲，藉以遮掩其拙劣的暗房併合技術！但是，他忽略了，這三件事物：人像、龍像與黑雲的受光方向都不同，光源不一致。他忽略了瓷像的反光和陰影的容易辨認。

本來是很容易識破的一張偽照，偏偏臺灣有許多人上當，爭相購買此照，當作真像供奉膜拜！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陷入了迷信，不知正信！因為世人太著「相」！因為世人每以「相」求佛！

世人很多認為佛菩薩是有固定形相的，世人誤認佛菩薩是「色」身！不錯，觀音菩薩曾以無數的形象顯現，以方便善巧接引世人，妙音菩薩說：

「……而是菩薩，現種種身，處處為諸眾生說是經典，或現梵王身，或現帝釋身，或現自在天身，……，或現居士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或現長者居士婦女身……或現天龍夜叉……等身，而說是經……如是種種變化現身，在此娑婆國土為諸眾生說是經典。」

普門品說：「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云何而為眾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

菩薩具此等超自然大力大神通，同時可現無數化身度濟世人，因為佛菩薩是一種超能，是輻射而無所不在的能，不是物質的形相或色身：只是為了方便濟度而現相，並非說相就是菩薩的本相，菩薩所現各色各相，毋寧說是感應的假相而已。

金剛經說：「若以色見我……不能見如來。」又說：「有相皆妄。」

這些話與法華經的各品並無衝突矛盾，世人有誤以為兩經有衝突矛盾者，實因世人未研究清楚佛菩薩的本體是無色、無相的能，而非物質；世人更未認清諸佛菩薩的幻化色相亦是虛幻的假相——只不過是為了方便接引各種根性之眾生而為的權宜幻相！

世人每每以自身形色去以「相」求佛菩薩，是以佛菩薩不得不幻化方便接引而已！

不幸，竟有牟利之徒，竟以拙劣手法技巧，用劣製之日本瓷像及粗劣之水墨龍像，妄稱之為觀音真容，愚弄了成千成萬無知善信！非但破壞了觀音菩薩的完美形象，也誤導了眾生進入邪信，離開了正信！

佛寺供奉佛像，用意在於象徵，借假相託幻形，拜真佛，修真性！原不是叫人盲目誤以木石之像即是佛菩薩本身，我們學佛拜佛，必須明瞭這一點。更須認清在各種幻相之中，熟為正？熟為邪？熟為正信所寄？熟為迷信所化？

學佛而能學到勿以「相」求佛菩薩，才是正信之一！本來，有相皆妄，連正信的佛相都是暫時的方便接引所假借，何況那些邪信而硬將佛菩

薩降級為五濁色身的假相？

勿以相求，只可以識見！這是我的淺知。

佛寺尊嚴

「天華」惠轉來佛教朋友來信指教，其中多有對我謬許過當，使我十分愧惶！我只不過是一個在家自修的學佛俗人，對於佛理，還未入門。我對於新科學亦是僅僅半「知」半「解」，我妄自以淺薄的科學智識來求證佛法深奧的道理，自然是力不從心，也難免錯謬百出，貽笑大方。不過，我的動機是拋磚引玉，希望獲得學佛的朋友們，尤其是青年朋友們，多多用新科學來證釋佛學，所以我也就不憚被外界譏評膚淺了。為了貢獻一份誠心支持弘揚佛法，我個人就是被譏笑也是不要緊的。

我和洋人朋友們進入佛寺及廟宇參觀時，我常會請他們脫帽表示對佛像尊敬，某些道場是必須脫鞋時，我就請他們循例脫鞋。我對他們說：「當我進入基督教教堂之時，我都脫帽表示尊敬。佛教與基督教是友教，我們應該彼此尊敬！」

我的莊重嚴肅堅持，往往使洋人們對佛像產生更多的尊敬，他們無不遵從我的要求，有些還感動得主動向佛像鞠躬，就是最不禮貌的人也改變了態度，我自己就請他們在一旁靜候我參拜佛像。他們看到我的莊重虔敬跪拜，沒有一個會譏笑我的，相反的，他們會更加尊敬佛教，也會因此發問許多問題，我就趁此機會為他們解釋初步的佛教智識，中間插入我的科學見解，希望種下一點點佛法種子。

我說這些話幹嘛呢？這些話是有感而發的。我常見國內有些人引導外國人參觀佛寺及廟宇之時，指手畫腳，笑謔詼諧，一些也不尊敬佛像或神像。這種人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宗教，怎能叫外人尊重？有些人甚至於帶著外人亂闖寺院，穿堂入室，人家有僧人在唸經拜佛，他也不尊重，只顧亂指亂點，嘻哈笑語，有時還滿自高自傲地藐視佛像與僧寶。另一種人却又好像很自卑的樣子，我見過一位小姐帶觀光洋人參觀龍山寺，洋人一些也不尊重佛地，小姐比手畫腳，高聲大講英文，周身的洋動作，聳聳肩啦什麼的，指著觀音菩薩聖像旁邊披掛的「信女敬奉」綵帶，對洋人回答說：「這是迷信的人送的禮物，以為送了才獲得保祐！」

洋人亂拍照片當作看希奇，有些還去摸摸佛座佛像！

龍山寺是名勝，遊人眾多，本來就難管理，自然也沒有辦法維持莊嚴。

我倒是想起日本的一些大寺院的嚴肅規矩來，像京都東大寺（本願寺）與西大寺，遊人成千成萬，可沒見過有那一個導遊敢放肆的。遊人以西洋人為多，都沒有敢表示不尊重的，進了山門就都肅然無譁了。

中國寺院比較大眾化，中國的僧人比較尊重香客及遊客，可是中國家人的謙遜寬宏却被遊客誤解了，外人常常以病態的「優越感」態度去參觀我們的寺廟，不幸地，我們有些嚮導人士自己就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宗教！說得過分一點，有些簡直是「媚外」的一副諂媚嘴臉！

我在海外住了二十年，跑了多少國家，我能講幾種外語，但我至今亦毫無「洋氣」，依然是道地的中國文人態度，我或許比在國內時更加中國化，也更加以中國文化和佛教為榮。我說這些，無意自吹自擂，只想奉勸國內社會人士，別以為學到美國電影上的神情就是時髦洋派，電影上都是不真實的人生，真正的西洋社會並非那樣，洋人並非那樣子！大多數的西

洋人，跟我們一樣，都是老實樸素的，神態自然謙和的。

臺北有位影視女明星，和香港某位影后，和我不期而遇於三藩市一個雞尾酒會，會中都是知名之士，這兩位首先就大作「洋狀」，比洋人還「洋」，令人作嘔！攝影記者拍了她們不少鏡頭，她們也各自以為是場中最出風頭的人物了，被介紹時，用不屑的神態來斜視我，那位香港影后說沒有聽過我的名字，也沒有看過我的文章，問我寫些什麼？

我說我是無名小卒，怎能跟您大明星比呢？我寫的是佛教隨筆，是給讀書人看的。

她說：「你怎麼寫那些迷信東西？誰看？」

我說：「有覺悟的人看！」

那位臺北某女明星說：「我倒知道你是誰，你早年寫的小說我看過一點，不過沒有什麼印象，怎麼你這懂外文的也迷信佛教起來了？」

「語文只是尋求知識的工具，」我答：「也只是溝通意見的工具。佛理才是真正的學問，不過，我也還不能窺其門徑呢！」

一談起佛教，酒會上的洋人（大半是文化界名人），他們都很誠懇地想瞭解一點佛教的觀念，於是我變成了酒會的中心，大家聽我講基本佛理，例如「因果律」「輪迴」「報應」「戒定」等等，我又大略講些宇宙本體論，也略談到唯識論。結果，酒會變成「站談佛理會」，反而把那兩位大明星冷落了，她們終於悄悄溜走。

這段真事，反映出西洋人現在普遍渴望知道佛教道理。尤其是知識分子更加渴望學習佛理，只可惜機會太少，而在我們國內竟還有些人以佛教為「迷信」，有人以佛寺佛像而自卑！

我當晚極其謙遜誠懇，用英文作一次非正式弘法，洋人們似乎都很感動，都說從今起要找些佛理書籍來研究。他們沒有一個說佛教是迷信，相反地，都說佛教哲學很理智。

一般來說，洋人多半懂得尊重別人，我盼望國內的嚮導別自卑地率先不尊敬佛像，或辱佛媚外，這都是有失自尊、有失民族尊嚴的事！再說那樣不一定就會引起洋人欣賞的！導遊佛寺廟者，首先要自我莊重！

佛教的尊嚴、民族的自尊，都是很重要的！

會講洋文，也不必「洋裏洋氣」叫人肉麻！徒然叫有識之士心中恥笑！我們學西洋的科學與文字，是無須把自己變成好萊塢電影上的變態怪物！

我們應該以信佛教為榮，應該以中國的禪學為榮！

護生詩之英譯嘗試

翻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翻譯詩詞，尤其困難，想要譯到「信、達、雅」，更屬極端艱苦難達。

中國古典詩詞，講究甚多，舉凡音韻、平仄、神韻、氣派、寓意、典故、襯托、修辭、意境、隱約、婉轉、暗示、啓導、古人、舊事、詩典、借句、截意、興比、諷喻、哲理、畫意、字形……無不精心推敲，然後融會自然，深入淺出而成為天然流利之作。

中國古詩，讀之初感平淡，多加咀嚼，其味愈雋永甘美，皆因作者多已精心研究過詩詞學問，飽學精通，故能以靈感出於自然，出口成章，字字珠璣，句句扣人心弦，簡潔有力，入木三分，不勞繁詞。唐詩宋詞，誦傳千古，永不失色，正因其均是釀蜜醇醇之功，刻壁雕鑽之力，無不珠圓玉滑，芳香甘醇。

要將中國古詩詞譯成外國文字，首先須對於中國文學有相當的認識和對於詩詞的特色有足夠的瞭解，還要懂得欣賞神會，然後才可以談到翻譯。其次，必須對於外國文字及其古典詩歌亦有若干修養，而且必須相當能夠自由運用外文字彙，懂得外文準確詞義，外文詩歌的源流特色，外詩的音韻學，形成風格，章法體裁。

如果不曾具備中國詩學與外文詩學兩種的修養，就很難把中國古典詩詞翻譯成像樣得體的外文詩歌，勉強逐字譯出，縱得其大意，亦難傳其神韻。是以往往有很多中國古典名詩，譯成外文之後，毫無感人力量。此非原詩之罪，罪在譯者而已！

中國文化悠久，西方文化亦自有其特點，兩者源流不同，背景各異，觀念不同，中國文學的特點，尤其是詩詞的特色，與中國數千年的文字背景有極密切關係。本不易使文化背景大大不同的外人立即了解及共鳴，假若譯得不傳神不得其旨，就更使外人讀之無味了。

反過來說，把外詩譯成中文，亦有幾乎相等的困難，故此，莎士比亞的名詩，在古典英文，唸來鏘鏘瑯瑯，十分夠味，譯成中文之後，無論譯

者已經下了多大功夫，也總嫌味道不對。縱是名家譯作，也難免「走味兒」，對於兼通中英文字的讀者，不難覺察此點，對於不諳英文的讀者，則更詫異於莎氏何以值得如此盛名。

李清照的「聲聲慢」，千古絕響，「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一連十多字的雙聲疊韻，曾經被視為獨步詞壇傲世之作。有人譯成英文，收入某大學出版的中國詩詞選集，譯的人已盡全力，無懈可擊，但是讀來總不是「味兒」，外詩研究者也說該詞名過其實。

李商隱的無題詩，傳誦千古，無一不美，「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孟浩然的「春曉」五言絕句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李白的「下江陵」：「……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賈島的推敲名句：「僧敲月下門。」又：「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崔灝名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李商隱：「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世界微塵裏，吾寧愛與憎！」

王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杜甫：「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僧皎然：「移家雖帶郭，野迳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去，歸來每日斜。」

張繼：「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像這一類以境界見勝的名詩，不勝枚舉，它們的「境」，就算是對於通曉詩詞的人來說，也都已經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了，硬把它譯成英文，怎樣去用字面的「浮面」來傳遞詩中的許多高超深刻意境？怎樣表達出原詩的美麗畫面和清麗的音韻？

中國古典詩詞有很多意境是無法用外文來「傳遞」的 (Intransferable)，至少以我這樣微末的中英文修養，尚無能力做得到，不幸又手低眼高，自己譯不出，照著別人譯作也總難得見到傳神的。無論譯得怎麼好，怎麼惟肖惟妙，總覺得好像是「美式中菜」。

我想這並不是那些譯家的功力不夠，只是由於中西文化淵源背景距離太大，相異的文化結晶，總有些是不可「傳遞」的。

我向來不敢翻譯中國詩詞為外文，因為自知中外文學素養欠佳，而且對自己又十分苛求，只好寧缺不濫。否則，貽笑大方是小事，傷害中國詩詞原意境界，才是罪大！

我常說：中國詩詞，最好勿予譯成外文。最好以原來面目介紹給世界，讓世界先學了中文才去欣賞。我這些話，也可算是「奇文共賞」的怪

論。不過，方今全世界熱衷於研究中華文化。我的怪論，也許亦有些少見地吧！

我這樣說明白了詩詞之「不可譯」，也許略可表達我如何戰戰兢兢於心來接受翻譯「護生詩集」的艱鉅工作。

「護生詩」收集將近兩百首詩詞，其中包括有白居易、蘇東坡、石濤上人……等名家的護生主題詩詞，大部分是佛教出家人及居士的勸善詩體（EXHORTATORY）。從純文學觀點來看，大多數是並未「刻意求工」的作品，詩典及事典也不算太多，音韻平仄也不太苛，主旨在於勸化世人護生，推廣佛陀護生戒殺的教訓和提倡實踐佛陀的慈悲。

承天華出版公司董事長李雲鵬先生與前任主編陳慧劍先生兩位大德的錯愛，於年前飛函越洋，命我試譯「護生畫集」，我未敢冒然奉命。後來又蒙兩位先生懇請洗塵上人飛來加拿大之便面諭此意。洗公駕臨舍下「永懺樓」，再三叮嚀吩咐，我不敢再違命，明知自己無此能力，也只好拚命效勞了。

我一著手，就知「頭痛」，首先我須慢慢咀嚼消化護生詩詞，然後才敢動手翻譯，初稿是用手寫的，可說是逐字直譯，寫了幾十張紙，前後費了十多天才譯完。

然後我重看一遍，發現直譯把英文弄得「非驢非馬」，詞不達意。於是我開始刪改，又再重新研審譯文多次，改得面目全非，仍不放心，於是全部放棄，從頭再來，用打字重新再譯。我須顧及原詩的護生宗旨及故事大意，又須避免寫成「中文化」的英文，又須避免使用「僻字」，又得多少也顧及音韻，又得盡可能縮短詞句，以免太冗長（中文譯成英文，往往字數多出三、四倍）。又須使它多少也略像英詩，但又不能太古典難解，必須通順，「通」而不「俗」。又得注意韻腳押韻，又得勿離原文次序排列太遠，更須注意到英文之「可讀性」與標題之吸引力。

從打字翻譯開始，我在三個星期內，每天工作五、六小時，推推敲敲，已四易其稿，仍無信心，前後已五易其稿，花了一個多月，我仍覺得力不從心，譯得不夠「傳神」。不過，陳慧劍先生來信說不能拖欠，須趕完付印，我明知譯得不夠功力，也只好趕著定稿寄出給天華公司，聊以塞

責了。說來真是十分慚愧！

可以說，這是我歷來最吃力的翻譯工作，也是我最傷腦筋的一次，我自知未能譯出原詩的神韻意境，我只不過是做到譯出佛家慈悲之旨與護生之忱而已，若以文學尺度來衡量拙譯是不堪一評、不值一觀的，這並非我自謙，而是良心話，希望讀者大德多多指正。

我這樣譯護生詩，就覺得苦不堪言，不由不更加欽佩佛教人士的譯經辛勞毅力。遠者如玄奘三藏、鳩摩羅什……今世則有臺灣的蓮華學苑，美國佛教會譯經院，美國三藩市的中美佛教譯經所……等等多處佛苑的學者法師，不畏艱辛困難，默默翻譯經論，成就斐然，他們的翻譯工作，比我的不知要艱鉅得幾千萬倍呢！佛經的深奧詞句，若叫我譯，我更不敢冒然從事了。對於譯經的大德們，我謹在此敬致至誠的仰慕敬意！想到他們的苦幹精神，我也不敢自言譯詩之苦了。

我這裏不揣譾陋，舉出拙譯「護生詩集」當中的兩例，聊以說明譯詩之困難。

原題：「血肉團中有性靈」——

「聲與無聲莫浪聽，

無聲隱痛轉惺惺；

請君下箸須睜眼，

血肉團中有性靈。」

看來雖平易，譯起來就難了，拙譯題為“Meat has senses and souls too”

Don't believe the paradoxical sayings

That animals are just dumb fool-beings

In fact they do voice complaints

About the horror of butcherings

Hold your chopsticks and look before you eat,

There are senses and souls in the bloody meat.

又請看護生詩集中的孟郊名詩：「慈母手中線」

「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此詩極有名，極其感人，外國各大學各收有譯文多種，瑜瑕互見，我因不敢掠人之美，只好自己譯一次如下：

題為：“Threads in a mother's hands”

With threads and needle in her hands,

A kind loving mother was making a warm garment

For her travelling son.

She kept sewing and sewing in big hurry

Until the departing moment.

She was already worried.

That her son might be late for home.

Who said a tiny piece of grass could reciprocate

The warm rays of the spring-time sun?

這些欠工的拙譯，在此提出，不過是聊舉詩詞之難譯罷了。

佛菩薩的形象

「佛菩薩是什麼形象的呢？」「有人見過菩薩嗎？」很多青年心中有這些疑問：「我可以見得著佛菩薩嗎？」「我拜佛很虔敬呀！為什麼我總是見不到佛菩薩呢？」「真的有佛菩薩嗎？如果真的有，為什麼不立即顯現給我看看呢？」

又有些青年說：「要叫我信佛，除非先叫佛菩薩顯現給我看看吧！」青年人的求知心是很強的，他們對於未知的事物極有興趣研究，但是由於他們一般都未曾深入接觸佛學佛經，而且他們的科學知識也仍然停留在課本所提供的傳統科學觀念階段；並未有機會進入最新的尖端科學領域。故此，他們很容易用有限的科學常識（不幸地往往是趕不上太空時代的）來否定他們所仍未瞭解的佛教。他們有些本來是從小隨父母信佛，後來唸了些物理化學課本，聽了些旁的宗教講什麼「不可信仰膜拜偶像」，於是他

們信佛的良好基礎動搖了，他們心生懷疑了，於是他們因疑而生煩惱不安，因惱而著了心魔，招惹得邪魔纏誘，引出無窮的痛苦來了。

佛經稱此種痛苦煩惱為「無明」，就是人心中自己的智慧閉塞了，昏暗不明，被七情六欲和外界的物慾聲色所誘惑了。大乘義章說：「於法不了為無明。」「言無明者，痴闇之心，體無慧明。」無明之人，不明白真理，心生一切困惑煩惱，貪瞋疑慢，由此發生一切惡孽之心，將來自食惡果。此種「無明漏」，能令人淪落於生死苦惱不得脫出。無明又像酒一樣，使人昏迷沉淪於欲界，不能自拔。

許多青年人自以為很科學、很時代化，不需要信佛了。又有些聽了外教說佛像是「偶像」，他們就反過來亦指佛像是偶像土木泥巴了，殊不知他們自己愚昧放棄了佛法的明燈，而且去走上無明的黑暗道路！更不知道他們因為否定了佛菩薩的塑造之像，而從此放棄了學習脫出生死輪迴苦惱的佛法！他們說：「要叫我信佛，除非叫佛菩薩立即顯現給我看看！」

他們錯以為佛菩薩濟世度厄是像商業做生意一般非要強拉顧客不可。他們誤以為佛菩薩是對世人有所求才來勸化，只因他們心中的「自我」太

重了，自以為自己太偉大了，所以他們要佛菩薩先向他們顯現。這種人，已經先著了「相」，亦已先迷於「色」，以虛幻的「色」「相」為真實。佛說「不可以色見我」，金剛經裏講得很明白：有相皆妄。六祖壇經也有這樣的承啓講法。世人若以求見佛菩薩之形象作為生信之先決條件，就已是一種大謬的觀念動機了。

佛菩薩其實是一種無形、無色、無相、無華的巨大「能力」。它存在於宇宙之中的多度空間。它是非物質的「大能」，不生不滅，永遠存在。假如要用我們已知的科學新知識來形容佛的「萬能」，我們可以勉強用「輻射」無所不在的「磁能」來形容它。這可算是較為接近的形容，我們肉眼是看不見「磁力」的，但是「磁力」的確存在，我們可以感覺得出來，我們不能說：「你叫磁力顯現給我看吧！我就信它存在了。」

我們的肉眼所能看得見的光波只是有限的頻率的波段。我們是無法看得見超短波的光波、無線電波、X光、紫外光、紅內線……等等的。當然也看不見磁波了。可是，我們看不見它就可以否定它的存在了嗎？

佛菩薩是宇宙形成以前已存在的「能」，並非一種形象化的木偶，只因世人愚昧不見色相不生信心，所以佛菩薩才將巨能的一點能力磁波託化成「人相」，來說法濟度世人出於苦厄與生死。佛菩薩的動機是大慈悲的法捨，而非有所求於世人。世人信佛或不信，悉聽各人自便，願否修行脫出苦厄生死，是各人自己的福利自由，何利於佛菩薩？

佛陀為使世人明白：只要發心修行，為善施捨，行大慈悲，雖是血肉父母生身之軀，雖亦須經歷生老病死的生命過程，亦可以修成證取不生不滅的菩薩位來存於宇宙。所以佛陀才一再重來人世，以血肉父母身經歷人生階段來示教。其實佛的真正法身，乃是亙古以來無限未來均永遠存在於宇宙各度空間的高能的巨大「能力」，永遠以輻射及無處不存在的方式，在宇宙中各度空間向各種不同形態的「生命」「識力」講說佛法。如華嚴經不思議法品云：「如一佛身，以神通力，轉如是等差別法輪，一切世法無能為喻，如是盡虛空界一一毛端分量之處……一一化身皆亦如是，所說音聲文字句義一一充滿一切法界……而佛言音，無變無斷，無有窮盡。」

又阿僧祇品云：「光中現佛不可說，佛所說法不可說……」

這些早已說明了佛的化身能力是有不可說不可思議那麼多，即是「無限大」、「無窮盡」的。佛的能力之波，充滿在宇宙中的每一種空間的「以太」。

佛菩薩化身為「人相」，是為了濟度世人而作此化身，此不過是億萬化身色相之一而已。

世人的感覺是以其肉體的經驗作為基礎的，必須肉眼看見，肉耳聽見及手觸，才相信事物的存在。却不知道宇宙中無數的東西都是非物質的存在形態的。

佛陀入滅後，徒眾感到末法時代難使世人生信心，於是才違反了佛陀不許立像之訓，逐漸用各種物質來塑造佛像，以便於使世人啟發敬心及信心。佛寺所供佛菩薩塑像，不是叫人去拜塑像的土木或金屬物質，而是假借塑成的莊嚴寶相來接引世人生敬心，進而學習佛法。寺廟的佛菩薩塑像都是象徵代表佛菩薩的，這物質化的形象，多數是根據佛經所講的各菩薩的特色特點而加以想像來塑造的。譬如說，文殊師利菩薩主智慧，於是寺院的文殊菩薩像就右手執利劍，坐騎獅子，用利劍來象徵智慧如劍之鋒利

立斷煩惱，用獅子來象徵智慧力量的偉大勇猛如獅子。文殊菩薩塑像頭上有五髻，是象徵「五智」及童真。文殊菩薩塑像左手執青蓮花，是象徵「不染著諸法三昧」。韋陀菩薩大力降魔，故此其塑像都手執金剛魔杵，身穿金甲，造形為武將。

佛菩薩形象化的造形，無不根據佛經所載之特徵，但是菩薩有無數化身，例如，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救難，化身萬萬千千救苦度厄。法華經說：「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中略）……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無盡意，是觀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

上面我所說的佛菩薩無所不在，化身無數，度宇宙中各種空間眾生，可作普門品這一段的旁註。

觀音菩薩的人間造像，故此有許多種。各據其救苦救難之化身形象及故事而塑造，例如有「送子觀音像」、「魚籃觀音像」，最普遍的 hands 執淨瓶柳枝的白衣慈祥聖潔女像，這是因為菩薩因對眾生大慈大悲而現充滿慈母對嬰兒的慈愛微笑形象，菩薩以楊枝清涼之水消除苦難災禍魔火。

我們瞻仰佛菩薩塑像，必須去了解塑像所象徵的佛法意義，從茲接受佛法的接引。我們膜拜佛像，其實並非拜那土木偶像，而是崇拜皈依佛像所象徵的佛菩薩。好比我們向國旗致敬，難道我們敬的是做旗的那幾尺有顏色的布疋嗎？我們敬的是國旗所象徵的國家主權呀！

外教士妄指佛教拜佛像是拜偶像，這是外教傳道人的無知而已，我們可以反問他們，那麼他們拜十字架，拜十字架上的耶穌受難像，是不是也是偶像呢？那十字架上的耶穌受難像不也是物質金屬木質嗎？但是，它是象徵耶穌為世人受難的精神，教徒崇拜它，也不是拜那塑像的物質呀！他

們是拜耶穌呀！耶穌當年指斥的「偶像」，乃是指那些邪教的邪神妖鬼之像，當時巴比倫傳出許多膜拜妖神淫神的邪教，包括淫神雅爾 JAL 等，都是淫邪的，亂倫雜交的，無恥的，也用處女來活祭妖神，處女又須先供給祭司享用……。所以耶穌斥責這些邪教所拜的偶像。傳道人最好先自己多研究清楚耶穌的寶訓，才可以對外亂講。耶穌的道理「博愛」、「平等」與「濟世」，都是與佛教相通的，耶穌怎麼指佛教為迷信偶像？查遍聖經，沒有半句是耶穌指責佛教的話！排斥佛教，乃是那些狹窄心眼而又不學無知的傳教士所自己發起的，根本就已違反了基督的博愛平等教義！他們最好首先把聖經研究清楚才說！再看，耶穌也曾不准門徒為他立像，可是門徒後來還不是都把他偶像化了呢？傳道人怎不先檢討自己？

基督教與佛教其實是同源的友教，可是傳道人多半沒有知識，妄自曲解了耶穌的教訓，他們出於自私自利而亂抨擊佛教，這是很不智的。好在如今基督教也出了許多飽學高明開明之士，從事於世界這兩大宗教的相互了解合作攜手的努力。教廷派出代表觀摩佛教，佛教也觀摩基督教，彼此都找到了相同之處，也都知道了一兩大宗教攜手合作才是人類和平幸福的希

望。今年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世界宗教團結大會，出席的有曉雲法師等各地的佛教代表與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代表（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及各宗派），這是極可喜的。

耶穌的造形，有幾百種面孔，白種人把耶穌塑造成金髮白膚隆鼻藍眼的男子，黑人却把耶穌塑成黑色卷髮黑膚。佛教的佛像，也有類似情形。印度人的佛像面貌是阿利安族的面貌，日本佛像是日本人面貌，中國佛像有些是中國人面貌，有些是印度面貌，在美國，我也見過有西洋人的佛舍供養金髮碧眼的釋迦像。這都是各民族以其本身的特徵來塑造，固然是與釋迦的本來生身的面貌相差甚遠，但是，我認為是不妨的，因為佛有億億萬萬化身，常以各人的識力而化身適應方便濟度。佛菩薩化身為中國人面貌或西洋人面貌都有可能的。總之，人為的塑像，只不過是用之作為象徵而已。我們拜的是它所象徵的佛，不是拜的那泥土木石金屬！

我們也須知道，當我們膜拜佛像之時，我們是藉著此一莊嚴的寶相而憶想我們的佛菩薩的大能力，佛菩薩的能，的確也會附著一點於塑像。佛力是無限的，無所不在的，它的無形的力量可以分駐於一切空間，我們藉

著佛像來供養佛菩薩，的確是會得到佛力降臨的，所以我們不能說佛像僅僅是一座物質而已。我們對佛像，務須潔心恭敬，切不可侮慢！更不可侮辱！因為佛像的確也有佛力的寄託於上作為方便世人接觸的——本來，我們接觸佛力的最重要途徑是誠心虔敬，本無須非要塑像不可。但是，對於大多數尚未能擺脫物質觀念的世人來說，佛像仍是有必要的——幫助他們接受佛法佛力的導體媒介！佛像的存在，可以使世人較為容易集中意念意識及虔敬來接受佛力。

我們可以用上面的說明來回答青年朋友的問題了吧？總而言之，佛菩薩本是无色、無相、無形的一種巨大萬能之能力，無所不在，只為方便眾生才現出各種法相，並非說佛菩薩必須是固定於某一形象的。當我們虔敬時，我們終必會感覺到佛力的加被，我們會心中充滿平安喜悅，即是「法喜」。這喜悅比世間任何的快樂都大，是難以形容的，當我們有此觸及輕微電流或磁力而開始大喜悅之時，就是我們接觸佛力之時了。

我們不可以形象去求見佛菩薩！因為形象都是虛妄的（金剛經云有相皆妄）！如果我們務必要眼見佛菩薩，那麼很容易遭天魔入侵，天魔知道

我們欲見佛菩薩，它就會化身為佛菩薩之形來哄騙我們。你心想見手執利劍騎獅子的文殊菩薩，天魔就現出手執利劍騎獅的菩薩來騙你供養。

那麼我們怎知孰是真？孰是假菩薩呢？這很簡單，看其來意動機是善是惡便知真假了，假如來的形象叫你去行淫，叫你去吃葷，叫你去殺生，叫你去破戒，叫你去謗佛罵僧，叫你去害人，叫你心生歹毒念頭，叫你詛咒他人……，這些就是天魔假冒的菩薩了。假如來教你行善修心修行，教你布施，教你指導自我，教你以濟世度厄為志，這就是真的佛菩薩了。佛菩薩固然無須現相，但有時為方便故，也會就眾生之識力與願力而示現法相的，不過，未必就是十足如寺院的塑像一模一樣。

虛雲老和尚曾經根據禪宗的要旨之一而棒喝：「佛來佛斬！魔來魔斬！」這句話是極有深意的，值得我們細細去研究體會！

時空、古戰場與鬼鬧營

內明雜誌發表過一篇拙文「澶之浦」，敘述我在日本下關（馬關）海峽所見古戰場之異。古代平氏與源氏兩大巨族爭權奪位，殺戮太重，積孽殊深，數十萬冤魂，至今未息，化為海中幽光，不時出現。

有人指稱：海中幽光是由於海中磷質發生。並說千載悠久，豈有幽靈？

除了另行函覆申謝，我也盼在此略為討論。我一向知道海洋之中有某種微生物含磷質甚多，聚滙發光，熱帶海水之中尤多，晚間乘舟破浪，多能看見舷邊海浪磷光閃閃。但此種磷光並不升於水面之上。我所見者，並非此種常見之海中磷光，而且我所見者，是聚滙成為數十萬軍人作戰慘烈的景象。

若論冤魂千載能否存在？我說：非物質安受時間限制？所謂「時間」，千載，萬載，與一分，一秒，過去與現在、未來，無非都是人類視日出日沒而產生之時空觀念，再予細分而已。地球若非繞日而運行，何來日出日沒？地球運行時若無二十三度傾斜之角度，來回往復其面向太陽之傾度，陽光直射角度若無因此變動，何來溫度差異而有四季？

中國農曆，根據地球繞日運行的自轉週數和向著太陽的傾斜度轉變往復的次序，精確地計算出陽光直射於北半球各地的時間——直射時溫度最熱，是為夏，斜射時較涼是為秋，更加斜射時溫度低，是為冬，地球傾角再回復，陽光再漸漸直射，是為春。農曆又將此等傾斜角度詳細劃分為二十四段，是以有「春分」「立春」「夏至」……「秋分」……等二十四節氣，準確預報季節，適合農耕。再加上採用計算月球繞地球的時間，指示地影掩月的程度次序，所謂初月、滿月……等。故此中國農曆是最合乎天文學的曆法，每年的差距甚小，僅數小時。

西曆也是根據地球繞日一週的自轉時間而定的，不幸由於中古時代教廷的別有用心之設計，硬將自然的一年日數作人為的裁減，將每一個月冠

以教皇的名字，演變成為格里更曆法。相沿使用至今，是以每年差距至少達十一天餘，四年相積，閏月亦難補其拙，西曆是人為的曆法，是最人為的虛假時間觀念，是以無法適時指示時序。

不幸後人不察，竟誤指中國農曆為不科學，稱西曆年年在同一日元旦，中曆年年不同。

我無意在此詳論中西曆法比較，要詳論，非十萬字不足以概其意。為何我要忽然提出中西曆法來略談？不過是要粗淺說明時間是人為觀念而已，非物質在另空間怎受時空限制？

埃及太陰曆法，美洲馬耶文化古代曆法、巴比倫曆法、天竺古曆……各有不同的年月日時觀念，然而也都不外是人為的時間觀念。真正的時間，在宇宙之中，是永恒無盡的，是無始無終的。宇宙無限大，不知有多少億萬個旋轉星雲，每一星雲之中不知有多少萬個繞著某一中心而運行的旋轉系統，類如「銀河系」，其內又有不知多少個橙色光熱小星球，各自帶著一批行星旋轉，我們的太陽，不過是這些無數的橙色小星球之一而已。從太空望下來，只見太陽帶著一羣十大行星（傳統上認為是九大行

星，其實是十個）在銀河系邊緣，繞著銀河系中心而運行；地球繞著太陽而運行，一切都無始亦無終，何來的格里更曆法公元幾年幾月幾日？又何來的夏曆何年何月何日？馬耶曆法能推回二十萬年之前，然而二十萬年亦一瞬而已。

時間觀念只是相對的，也只存在於短促有限生命的人類觀念之中，物質生命的能力受限制於其空間，乃有時間之觀念。非物質的生命，不受限制於現況物質時空，乃無時空觀念。

非物質的生命，是一種「能」，而非形體。「能」有記憶——物質界的原子、電子、核子，都有記憶力，而且釋放後產生巨大能力。

美國與英國、蘇聯、法國、加拿大的許多太空科學家，已經開始注意到及開始研究太空之中「非形體」的生命——稱為「非物質的」生命亦可。這些非物質非形體的生命能，有判斷力，有適應力，有圖存力，有記憶力，有發展力，而不是僅僅單行方向的輻射能。他們這些科學家的研究構想，與我的愚見有不謀而合之處（舉例而言：加拿大大安大略省羅倫田大學教授普勝澤博士 Dr. M. A. Persinger, Laurentian U. Ont.、德國科學家李克

Wilhelm Reich、英國科學家布朗 Thomas Brown、蘇聯科學家鐵士勒 Nikola Tesla……等科學家，均先後在最近發表過此類理論觀點，不勝枚舉）。

我以前曾經在「內明」說過，宇宙是具有複度的無數空間的，並不僅限於吾人熟知之三度空間（請參閱拙文「無情生」等等，均蒙內明刊出過）。我又說過，物質與非物質是在若干狀況之下會互換轉移的，從空間進入另一空間，空間也是在若干情況之下互換或互相溝通的。

佛家在覺悟之餘，鍛鍊至能夠將物質生命的能，轉化為非物質的「能」，無形體，非物質，與宇宙化成一體，不生不滅。這種能，是有生命意識的，有判斷力的，有輻射的力量，能吸收新能力，能夠引起物質內能力的變化。這是我的愚知。至於人各見不同之相，那是另一回事，甲看見的菩薩是騎象的，乙看見的佛或者是駕吉普車的，丙看見的佛是坐火箭的，在我判斷，均非真相。只是各人意識中之相。

非物質的能，是脫出時空的，與人識的時間、空間均無涉，佛家的不生不滅，當然是大能的永恒存在，且可如意釋放運用其輻射能力。

至於那些中陰身，如「瀟之浦之役」的慘烈冤魂，雖無大能，但在其意識之中，是永遠難忘其悲慘遭遇的；他們的物質生命已經物化，轉化為大自然中的元素，或與海中之游離之磷、鐵、鈣等組合為某種形態，或為海藻之體內體質之一部分，或為魚蝦之體某一部分，或為海泥之一點。但這些元素的殘餘記憶仍存，在若干情況之下，仍會產生反抗的表現，或為申訴悲哀，他們是不會知道時間的，他們容或逐漸分散泯滅。但是意識千載萬年，何時方了？

我不明白日本的佛教人士何以無人為這些古代冤魂唸誦佛經超度，使之覺悟而脫出其永恒的痛苦，而勿再存在於現狀的空間。

不少人聽說過在照片中出現亡故親友的影像，全世界到處都常發生這一類事件，多得不勝枚舉，假如我們了解上面的理論，或者就可以明白這些照片出現亡魂的現象了。只有為之至誠誦唸佛經，就等於是開解勸導，使之感悟而心安轉化於其他生命形態，是所謂超度託生，脫離其痛苦。在我愚見認為，佛教的誦經超度，唸往生咒等等，是有道理的，並非迷信，佛的無形的大能力，能夠轉變世事形態，度厄解困，超生救苦，在我愚見

看來，是合乎宇宙科學原則的。

說了這些愚見，不妨又引數事作為旁證。轟動全美的紐約長島海邊鬼屋案（我曾兩次在臺灣皇冠雜誌報導，有圖有文），為崇者就是該宅地皮的一批印地安鬼魂。該處在百年前原是土著拋棄垂死病人予以「天葬」（任由鳥雀啄食）之地，白人佔據之後，建成村落豪華住宅，鬧鬼至今。房子現時求售，標價十萬美元，無人敢買。其實美國這一類鬼房子真不少，這家因為出了鬼迷逆子，鎗殺父母兄弟姊妹全家，而特別著名，又被新聞界渲染，拍成電影，就更加轟動了。

加拿大多倫多轟動一時的「鬼床」案，最近又再出事。那張來歷不明的床，幾經易手，每一任的業主都看到床頭木板上出現一個滿面流血的男子鬼影，床頭又不時滲流出淚水，經化驗是人的眼淚；在靈媒的詢查之下，問出該床的原主，是一個男子，被惡妻與姦夫毒死縛在床上，經過數十年，死者一靈仍然未泯，時常出現。新主都被嚇得不敢留用，最近報載，鬼床又再出現鬼影，新主趕忙送走鬼床，落入一家古董店去了。

與我所親見的「澶之浦」情狀相似的事，在英國倫敦心靈研究會（Society for Psychic Research）檔案中，有一件這樣的真實報告（以下並非原文，僅是大意）。

一九五一年八月某夜，英國上議院某議員之夫人及子女，與議員之姊妹，一同在法國諾曼地度假，在狄雅柏（Dieppe）鎮之東一英里某一旅邸住宿。

時值仲夏，天氣晴朗，月色如畫，子夜時分，上議員夫人與小姑突聞槍砲之聲，旋又聞飛機轟炸掃射，炸彈爆炸，子彈破空之聲，又聞千軍喊殺之慘烈聲音，又聞士兵受傷垂死哭喊的悲慘聲音。

夫人姑嫂及子女均驚惶失色，推窗窺望，只見月明星稀，野外一片寧靜，並無戰爭情形。

他們返床再睡，未幾又聞各種怪聲，推窗外望，又一無所見，如此時歇時聞，使他們一夜不敢安睡，旅邸主人亦無法解釋是何事。野外海邊之戰鬥砲火，到了清晨四時，突然轉為激烈。槍彈破空飛越旅邸上空，砲火光照夜空，海灘上成千成萬軍隊衝鋒肉搏，喊殺連天，淒厲無比，人影幢

幢，顯然可見，屍骸遍地，血肉模糊，悽慘難以形容。

夫人姑嫂與子女嚇得魂飛魄散，相擁顫抖，縮作一團，又見到砲彈在附近爆炸，火光硝煙滾滾，坦克車衝過旅邸旁邊。

各種戰爭之慘烈景象，延續了五十分鐘左右，突然在四時五十分左右消失。但是隔了十五分鐘，砲火聲音又再出現，但不見影像。砲火之聲一直鬧到上午七時，方告終止，其時天色已明，小鳥啁啾，夫人一家驚魂甫定，詢問同舍遊客，各人均無所聞亦無所見。

後來經旅舍主人說明，才知道，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天亮之前，盟軍在此處強行登陸，作為諾曼地登陸戰之一環，加拿大軍隊一萬餘人在此戰死，海邊荒墳纍纍，數以萬計的白色十字架佈滿海邊墳場（加拿大總理楚都於八〇年赴諾曼地致祭加拿大陣亡將士墓場，即是該處——電視新聞所見，白色十字架何止萬數，淒風苦雨，海浪撲襲，景色淒涼，不忍多觀）。

英國上議員夫人一家當時連忙中止假期，避開新聞記者訪問該事，而逕返倫敦，並且向英國心靈學會提致書面報告此一經驗，學會派人調查甚

詳，錄取各人口述，並實地查證，後來，宣稱承認夫人等之證詞為可靠可信之真實心靈經驗，而非虛構。

這一段記載，是我基於要探查有無類似我的「澶之浦」經驗，而查出英倫心靈學會有此紀錄，因未徵其同意採用原文，只好將大意寫出，供讀者參考。

因此數事，又回憶起另一件個人的親身經歷，那就是親覩「鬼鬧營」。

多年前，我在臺灣中部某地參加預備軍官的短期集訓三星期，該訓練基地在一處靠近鐵路的山崗之上，營舍一部分是新建，一部分是日治時代的日軍軍營遺址。

我們這一批學生預官，被分派到部隊去，和士兵在一起，我被分派為排長之職，帶領的都是預備役的兵，非正規的士兵，大家因為都是短期服役受訓，待遇又不壞，每天不過上課，出出操練，日子滿好過的，大家都很開心，反正混夠三週就回家，只當是度假。每晨吃稀飯饅頭，所以大家戲稱為「數饅頭」過日子。

我們這些學生，名義上是「排長」，其實誰也不曾帶過兵，真正帶兵的是那些資深的軍士，上面又有真正的軍官連長負責，我們這幾個臨時的「排長」，十足的老百姓動作，叫連長不氣死也笑死了。

我一向有晚睡的毛病，在家非過半夜不能睡，那能在軍營的規定十點鐘就寢？

軍營內人人都睡了，我還在營房的「連長室」內燈下看書，連長在他的床上睡著了，士兵在他們的大舖上睡著了，寢室上沒有燈光，營舍門口站了值更的一個衛兵。

那一夜我在燈光下看書，有些睏意，忽然看見有一隊伍在外面走過，時間已是子夜零時五十餘分（照規定，我應就寢，不過連長也不怎麼管我們這些學生預官）。我心中納悶，不知是那一連的士兵這麼晚才回來呢？我不由多看一眼。

窗外的黑暗中，那一隊士兵穿著土黃色的呢質軍服，不類我們的軍服，我再看時，却全都是日本軍服，我不由驚訝了。

再看時，那些日本士兵，有些沒有頭，有些沒有手，有些沒有腿，有些血淋淋，他們押著一批老百姓，縛著的，有鐵鍊鎖著的，有帶手銬的，好像是臺灣人，而這些老百姓，又大半是沒有頭部的，血淋淋的，可怖悲慘得很。

我嚇得很，我去喊連長，他却睡得像死人似的，我也去喊值更衛兵，不料那衛兵倒在地上睡著了，我望過對面，那一系列鬼物已經進入那一座營舍去了，那邊的衛兵不見影踪。

我素來膽大，至此也嚇壞了，只見連長室內電燈變成慘綠陰暗，對面營舍的孤燈亦然。

我不敢叫喊，只有慌忙合掌唸大悲咒，其時對面營舍突然傳出來一片恐怖的集體慘叫，跟著所有一列十多座營舍都傳出來這樣的慘叫，恐怖極了。

我自己這一連的寢室的士兵也都驚惶大叫，我却沒看見什麼鬼物進來，只感覺到一陣陰寒之風從士兵寢室吹出，一個小小旋風捲起沙土，擦我身邊而過，吹了出去（該處是紅色的黃土，沙塵很多）。

我定心唸著大悲咒，也不太驚慌了。

寢室的士兵紛紛驚慌跑出外面來，人人驚問：「什麼事，什麼事？」

連長，衛兵，其他排長，軍士……大家都驚醒了，各營舍的軍官吹起哨子，亂作一團，燈光陸續亮了，各營集合了衣衫不整的士兵，點名查人數，官長們大罵：「你們這些活老百姓！」

沒有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絕口不提所見的景象，免得發生誤解，這件事，隱藏在我心中已經二十年了。

我後來推想，該地曾是臺灣同胞抗日作戰激戰地之一，臺日雙方傷亡均很慘重。我所見，可能是該地當年的情形，那些不化的中陰身，仍然未忘往事，含恨出現，引動了全營十多營房數千人的夢中淒慘叫喊。

心理學家說，鬼鬧營並非真有鬼物，只是由於大兵的心理恐懼。這真是這些心理學家的狹窄之見，西方也多的是鬼鬧營情形，美軍，加拿大軍營，英軍也都有的，或者各有各的特殊情形，或者也多少與心理有關。記得我當年事後詢問士兵，他們一個也不知道怎麼會大喊大叫的，問他們慌什麼？他們都說不知道，也記不清楚，而我是知道我見到什麼的，只不過

不好講出來罷了。

我常對人說，見到什麼，都別亂慌張，務必鎮定，靜心唸佛，唸大悲咒，唸金剛經，我相信那都是有效的。因為佛經有能力勸化安撫那些異物的那一點意識，助其解脫。因為佛號一經誠心唸求，會引來佛菩薩的大能力解困度厄。

某些外教喜歡奉某某之名去驅趕邪魔，往往收到相反效果，激怒鬼靈，作祟更厲，這道理是不難明白的——恐嚇驅逐怎能受到歡迎？只有佛經助其解脫痛苦才能使其歡喜接受呀！

齊天大聖與哈納曼那

印尼泗水（雅加達）巴里島附近有一座古廟，建築風格甚似印度神廟，奉祀的神靈却是佛像化的猴神。這座神廟的宏偉殿堂上、牆上、石階上，到處都是猴子，多得數也數不清，恐怕有上千之數。這些猴子並不畏人，亦不侵人。他們跑上跑下，跳來跳去，向遊人索取食物。

這是一座很著名的古廟，是一處觀光名勝，神廟的猴羣是受到印尼政府法律保護的，也受到當地人士的保護與尊重。

公元十四世紀時，有天竺佛僧抵印尼弘法，根據傳說，這位僧人是飛來的，我查了若干英文文獻，亦說他是飛來的。印尼文字及命名我不懂，但只知其意是「飛來僧」。

這座猴廟，不知是否為「飛來僧」所建？抑或建在飛來僧抵泗水之前？這可沒考據過，讀者當中必有大德熟悉印尼掌故，或可請賜教。

這座猴神之廟（印尼名我聽不出來）舉行拜祀之時，有一批神劇演員扮演「萬能神猴」（照英文 Almighty Monkey 直譯）降伏妖魔鬼怪的故事。「萬能神猴」神通廣大，手持一根金箍棒，善翻觔斗，一個觔斗就是十萬里。

這位「萬能神猴」的服裝，身穿虎皮裙，頭戴圓箍子，聽他唱的，半句也不懂，可是他掄棒大戰妖魔，那是可看懂的，他的故事，不由人不認為他是「齊天大聖」的印尼版。

佛教東傳之時，另有一支傳往南洋，可能更早於「飛來僧」，在印尼的佛教色彩，可能已經與當地的神教混合，亦可能已加入了伊斯蘭教的若干色彩，我沒研究過，不敢亂說，這裏要談的，只限於個人對於「萬能神猴」的感想。

我猜想「萬能神猴」故事，未必是由中國傳入印尼，他也未必就是西遊記的齊天大聖，我推想他和齊天大聖都是同樣來自印度「拉瑪耶那」的。拉瑪耶那（Ramayana）是一部印度古代經典，是以史詩形式記錄下來的，已經有好幾千年，韻文之美，內容之奇，更勝但丁「神曲」。

「拉瑪耶那」的史詩之中，記述王子「拉瑪」之妻賽泰王妃被邪魔外道的魔王劫擄，拉瑪與兵往搶救而不敵魔王的妖法，幸得一位萬能的神猴哈納曼那（Hanamana）仗義相助。哈納曼那神通廣大，善於騰雲駕霧，翻觔斗，呼風喚雨，移山倒海，千變萬化，大小由之，水火不侵，又善於變化進入妖魔腹內惡作劇作弄。

哈納曼那經過無數次戰鬥，終於征服羣魔，救出王妃賽泰，使之與拉瑪王子團圓。

這本古經，所敘述的太空大戰，比當今的西方科學幻想小說，毫不相遑，比中國的封神演義更精彩，也比「西遊記」中的鬥法更多姿多采。我在拉瑪耶那之中，可以看到「死光」「核子氫彈」「太空飛船」「太空雷射武器」及「太空火箭」……等的情狀描寫。無論它是幻想的小說，抑或是寫實，那都是令人驚異不已的，數千年前的作品，竟有那麼高度的太空知識！

我推想拉瑪耶那的故事，可能在佛教東傳之時，附帶地傳入了中國，亦傳入南洋。

拉瑪耶那故事傳入中土，可能早自漢代，而非遲至玄奘大師取經之時。或者六朝時代，法顯大師往印度求經十餘年就已經帶回。

中文佛典之中，「雜寶藏經」中的「十奢王緣」，又「六度集經」的「未名王生經」等書中均曾提到有一隻神通廣大的彌猴，可能就是從「拉瑪耶那」古經的哈納曼那神猴演變而來的（我手頭無此兩書，亦無法記憶夢中所見此兩書的全文，僅知略意）。

我推想吳承恩所作西遊記，可能是採用「未名王生經」的神猴故事，亦可能根據宋代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行者」，而塑造出「齊天大聖」，寫成這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也是一部偉大罕有的佛教文學作品。

我推想，神猴哈納曼那的故事，遠在十四世紀或之前，傳入印尼而成為被崇拜的「萬能神猴」，而非受十六世紀的「西遊記」的影響。不過，這只是個人推斷，並無足夠資料佐證，也說不定「拉瑪耶那」與「西遊記」先後都曾影響印尼的傳說。

那座泗水神猴之廟的神劇表演，其中也有一位是佛教僧人的角色，只可惜我一字不懂它唱什麼，又不見豬八戒與沙僧，乃不敢斷定那位僧人是唐僧。

印尼的神樂，似乎也受印度佛教音樂影響很深，神劇開始時的那些鐘鼓與梵唱，聽來真有世外的感覺。

西遊記把協助取經的行者作為「心」的象徵，所謂「心猿」，是極高超的構想，在格調上，似較拉瑪耶那又高超得多。

日本電影界曾拍攝過一部「神猴阿力卡山」，根據西遊記改編，却用卡通片把齊天大聖畫成一個追求猴女的角色，完全離題萬丈，可能那是為了向國際發行賺錢之故。

至於猴子是否能夠修鍊得那麼大神通？

不談孫悟空原是個天生的靈猴，就拿現代所見的猴類來說，最聰慧的猴類，當推小型的黑猩猩（Chimpanzee），他們能夠倣效人類的任何動作：開汽車、烹飪、洗衣等，都學得到，有一隻甚至學會基本的檢修汽車技術。有一隻名叫「可可」（Coco）的猴子，會玩拼字遊戲，會講若干句

英語，可惜發音太不準確，不過他聽得懂的英文字彙，有三、四百個詞兒。你說飛機，他就用手比飛機飛行，你說汽車，他就比作汽車的樣子，還會做加減的算術。

還有一隻猴子，名叫蘭娜（Lana），仍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一所大學的實驗室住著，她懂得按捺電腦的鍵，在數百個字鍵之中，選擇她要表達的意思，那座裝在牆上的鍵鈕，每一鍵有其獨特的符號，代表某一意義，蘭娜餓了，她就按下某一符號的鍵鈕，那邊就亮起了燈，打出「我要吃香蕉」的文字，傳達給外面的電腦值勤人員。

在這部特攝的紀錄電影中，可以看到蘭娜在吃完香蕉之後，又想聽點音樂。她不喜歡搖滾樂，但滿愛「跌死狗」（Disco——我的譯法），她就按鈕我要聽「跌死狗」，那邊就開放錄音帶，給她聽「跌死狗」，她就扭呀扭的。

蘭娜悶了，就按電鈕「我要跟占美玩」，占美是一位照料她的男子青年，占美來了，蘭娜就按鈕：「我要你呵我癢！」占美就呵她癢，人與猴在地上玩作一團，占美笑，蘭娜也笑。

日本北海道山中的一種全身雪白的「雪猴」，行動肖人，冬天帶隊去溫泉洗溫泉浴，吃東西喜歡放在水中先洗濯乾淨。

第一次世界大戰，南非有一隻狒狒 (Barboon)，被飼主帶往投軍，狒狒也當了英兵，穿上英兵制服，擔任警戒任務，一樣拿士兵糧餉，曾在法國戰場建立奇功，後被流彈所傷而跛腿，大戰結束，英國陸軍大臣曾頒一枚軍功獎章給這隻狒狒。退伍後的狒狒，在南非鐵路局當職員，吃糧吃餉，工作是在鐵道管理開關接駁鐵軌的手掣，狒狒活到二十多歲才病逝，這件事見於英國與南非的官方紀錄（我有他的圖片）。

一般狒狒住在樹上，到地面時手脚並用，行動如犬，但亦能人立而行。狒狒是猴類中最富於團結組織精神者，他們愛惜幼猴，不論是誰的子女，都一律愛護；兇猛的公猴，會得讓步給任何幼猴；成羣的公猴，會在外圍圍成圓圈，面對強敵，保護圈內的一羣母猴和幼猴；母猴喜歡代他猴兼看孩子。看過這些紀錄片，不由不感到有些猴類真令人類慚愧！

喜瑪拉雅山上的「雪人」，舉世聞名。面貌似人，行動如猿猴靈活，全身白毛，西伯利亞到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國，深山中不時出現類如

「雪人」的「猿人」或「人猿」，或者是極接近人類的猿類，如果獲得教育，不無可能做人類能做的事。

何況有很多猴類，雖是聲帶有先天缺陷，不能作人言，他們若不昧前生，若知道修持，他們的物慾很少，煩惱也少，其修鍊成功可能比人類還快。

到底悟空原來屬於那一種猴類？西遊記說是天生石猴，猴不過是一個寄形。拉瑪耶那說是天猴。來自太空，可能也都是託形寄貌。或者他根本就是人類，只因毛多敏捷而被稱為猴，不管他到底是人是猴，那都無關重要，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皈依佛教，修心向善，追求真理，獲得正果。這是他的故事給予我的最大啓示。

而且，我又推想，「哈維曼那」並非完全是無稽虛構，古經拉瑪耶那必有所本。我這樣想，是因為發現拉瑪耶那一書之中，有許多有關太空的智識，都驚人地符合最新的太空發現。我寧可被譏為附會，也不願貿然視之為一部幻想的小說。拉瑪耶那的神秘，仍值得深入的考證研究。

喜見溫哥華籌建觀音寺

一九八一年六月初，香港臺灣都已進入仲夏，氣溫漸炎熱了。加拿大的「溫暖之都」溫哥華卻仍然是仲春，山巔上依然披著皚皚白雪，鄰省沙斯卡春省的楓崗，昨夜竟然狂風大雪。

溫哥華萬花競放，不用說，我這個「畏花如虎」的無用東西，早就終日打噴嚏，兩眼淚汪汪，身子乍寒乍熱了，年年都要過此花季病關，真是苦不堪言。花粉之毒如此，難怪武俠小說名家臥龍生在「飛燕驚龍」中提到妖人大擺「萬花陣」，使進了陣內的武俠個個昏迷倒地了！

香港、臺灣的朋友大多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識加拿大的「萬花陣」的厲害，也難以想像「花粉過敏症」的滋味吧？

在這般花粉苦惱中的我，五月十日，心中一動，感覺到洗塵法師又要來加拿大了，以前幾次都心血來潮得沒錯，料想這次也不致有錯。打電話

去問楊震榮居士，他說還沒得到消息，我又打電話問羅午堂居士，我說法師好像是大約十九到二十號會來，羅居士說：「是呀！有這消息。」次日我才收到沈九成居士來信示知洗塵法師可能於十九號至月底之間來加（法師到的次日，我才收到第二信說他來加的班機時間）。

當時我已跟羅居士談到，我問：洗塵法師是不是為了建觀音寺而來的？羅居士說大概是的，我又去問尹先生獲得證實。

聽到這段消息，我的花粉過敏症症狀居然就輕多了，大概這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

佛教這半年來在海外紛傳喜訊，令我精神感到無限鼓舞，先是香港大嶼山寶蓮禪寺籌建世界第一高的佛像，繼是美國萬佛城宣化長老有計劃在西雅圖建立分寺，洗塵法師在臺北近郊買下一峰，作為籌建巨大規模的佛寺與佛教大學，今又有洗塵法師來加籌建觀音寺……怎不令人鼓舞呢？佛法將在西方大興，現在在各位佛教大德分頭努力奮鬥之下，已經陸續露出曙光來了，美東大覺寺和其他佛寺與多倫多的佛寺也都在計劃擴大弘法，各寺與各大德之間，彼此互相支持，合作無間，這不都是佛教團結興盛的

佳話嗎？

還有星雲法師訪美弘法，開光西來寺；曉雲法師又再訪英弘法；竺摩法師移錫溫哥華佛教會講經；馮公夏居士膺選為該會新會長；竺摩法師與馮居士、羅居士等舉行溫城從未有過的普渡孤魂往生的盛大法會……佛教這一陣在海外的好消息太多了，不勝枚舉，我也還來不及提到夏威夷佛寺的弘法盛會呢！

想想這些令人歡喜的事，我的過敏症也就不太難受了，等到楊森泉太太從香港打電話給公子證實洗塵法師來加是十九號，我更歡喜不盡。

十九號那天，我到國際機場恭迎洗塵法師，班機提早到達，可惜被上一班機的旅客耽了時間，以往旅客到達不大盤查，這一天，上班從日本來客，個個都被海關嚴查，連飛機師及空中小姐都被搜查了，大概是加拿大當局得了密報，可能有人販毒入境，於是好人受到極少數壞人連累了，兩班旅客給查了許久，我們從外面的閉路電視機上可以看見海關站內檢查的情形。

洗塵法師攜帶了一大批佛經來加，機場海關人員十分禮敬，並無查看就放行，我們看見洗塵法師自己推了一大車佛經出來，我們慌忙上去接，那一車佛經，重得我都推不動呀！

尹世光居士和蘇學深居士駕車接洗塵法師返烈治文尹府休息，立刻就開始討論籌建觀音寺的事，真是馬不停蹄！一分鐘時間也不浪費！

在機場苦候兩小時之時，我忽然心生一個希望，在這裏提供給大嶼山寶蓮禪寺籌建巨佛的熱心佛教人士參考：

我建議大嶼山佛頂上裝置電光閃閃的光輪或卐字，因為巨佛是世界第一高大的佛像，佛頂上夜晚放現光輪，將如紐約自由女神之成為一個地方的特別標識，又如巴黎鐵塔，但是，巨佛的意義將比那一些都更具價值，更偉大！他將以佛教的智慧之光照遍世界，他將成為香港的自由宗教文化思想的象徵，他將成為未來的香港的特色標誌（Landmark），使外來的飛機輪船老遠就看見這座巨佛，人人心生景仰。航海人也把他視為照耀海面航程的安全燈塔，正符佛教的濟度精神！

我認為這將是極有崇高佛教意義的。早在半年前我已有此奇想，多次下筆未果，這一次可不敢再忘記提出了。

當然，大嶼山巨佛的設計已極完美，一切都有考慮，也許這也已列入大德們考慮之內了，如果我的建議太多餘，就請原諒我的愚忱吧！

我預見的香港是一個經濟強區，繁榮安定，唯一的戰爭只是街市的打鬥與足球場的爭吵暴動，香港朋友們儘可放心！我自己也還想回香港做「獅獅王」呢（教書匠之謂也）！

香港將成為一個最重要的佛教基地之一，與臺灣、泰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並重，我盼望大嶼山巨佛佛頂夜放光明，照遍夜空，外來船機一看就說：「看！這就是大嶼山巨佛光芒萬丈！香港到了！」

大嶼山巨佛與青山妙法寺萬佛寶殿，都將成為香港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人人到香港都要來瞻仰，好比人人到梵蒂岡去必看聖彼得大教堂一般，由景仰而生恭敬信仰！

香港另外還有許多的佛寺，也將陸續美化擴增，成為香港宗教自由櫥窗的一頁，各擅其妙。

加拿大基本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但是，儘管教堂十步一樓五步一閣，教堂的盛況已經不再。年輕一代漸漸却步不前，各自找尋新的心靈寄託，尤其是高級知識青年，很多趨向研究探討佛教思想，另外一些，人數更多，則正在觀望徘徊，感到徬徨迷失！

與佛教淨土宗同根源的基督教，教義上有很多接近，一樣是講博愛濟世，一樣是利他主義，也一樣是唯有堅信可得永生淨土，淨土宗主張唯需堅持一心念「阿彌陀佛」可生淨土，基督教主張信主可往天國。佛教念「阿彌陀佛」，基督教唸「阿門」。印度古時稱佛陀為「主」，後譯為「世尊」。

「阿門」與「阿彌陀佛」是同源的字！都是阿利安語系字。

耶穌在青年到三十歲的一段事蹟，聖經新約不提隻字，但是，「水徒」藏本的新約（Aquarium Apostles），敘述耶穌十餘歲到了印度留學學習宗教與哲學，到三十歲才經由波斯返回迦南（以色列）講道濟世，顯露神蹟。

耶穌在印度參考了佛教淨土教法？我不敢太武斷，以免引起基督徒不快——這只是我個人研究比較宗教學的推論，與佛教人士無關——我認為，在基督之前，以色列猶太教並不唸「阿門」，基督教才開始唸「阿門」，意思是「無量」「巨大」「偉大」，可能就是從梵文 *Amita* 轉音而來。

別管我的謬論對與不對，我有一種觀念，我認為佛教與基督教本是同源同根的友教，不信請看觀音菩薩送子之造像與聖母瑪利亞懷抱聖子之造像，多麼相似！

今天，全世界面臨道德淪亡，獸性猖獗，嗜血狂欲等種種的人類滅亡的危機之下，只有佛教與基督教可以挽救世界人類免於滅亡！

佛教與基督教（包括新教與舊教），大家此時應該互相增進諒解，互相合作，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奮鬥！兩教本無猜忌，只是有些不學無術的教徒心胸狹窄攻擊彼此，造成裂痕，更由於一些教徒傳道人的妄自曲解基督教教義，多行異端與詭行，造成基督教今日在西方，失去青年一代的信仰與研究支持！

作為一個佛教徒，我同樣尊敬耶穌的救世精神，我不願見到耶、佛兩教自相水火，我願見到兩教同舟共濟，攜手濟度世人，發揚善德！

我當然不是第一個如此主張的人，美國加州已有西人成立了「觀音學院」，並奉觀音菩薩與耶穌，並傳佛、耶兩教，我認為這是很值得讚揚的。

加拿大缺乏較為深入探討宗教思想的寺院，以致宗教逐漸有名無實，此次觀音寺在加拿大的籌建，將會填補加拿大這一種「真空」。觀音寺的藏經樓與圖書館，將開放給任何信仰的青年，幫助他們追尋真理，學習佛學的精華與修行的途徑。同時，觀音寺也將有探討比較宗教教學的研究班，觀音寺在北，萬佛城的「宗教研究中心」在南，共同以最客觀的開明的方式，幫助加美青年及社會人士研習各種宗教思想與修行，讓他們從學習中領悟選擇宗教。我認為，觀音寺將來對於加拿大青年與社會人士的啟發功能，是將具非常重要貢獻的。佛教在加拿大的發揚，非但不會影響基督教，反而會增進有益於基督教的復興，也將促成佛、耶兩教的更進一步互相扶持合作，共同濟世度眾，促進世界真正和平！

國際宗教相互瞭解大會，前年在加拿大溫尼辟大學主持下召開，曉雲法師當時曾來加出席會議。法師會後駕臨舍下，親授我法華經大意，並且談及各宗教，尤其是佛、耶兩教人士開明之士感到今後合作互助的急切必要。世界兩大宗教有此開明趨勢，實在是可喜可賀的，將是人類之福，那也可見並非我的愚者一得了。

這一次，洗塵法師來加籌建全加首座的典型中國色彩觀音寺，是深具遠見高瞻的。觀音寺不但將成為加拿大西部最重要的佛教弘法道場，也將與溫哥華佛教會並肩合作弘法，更將負起促進宗教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任務，非唯發揚佛教與中華文化，也將促進耶、佛兩教的更加密切合作。觀音寺又將如妙法寺之大辦社會慈善事業與教育事業，至於促進地方的旅遊興趣，那都是必然的副產品了。經濟蕭條聲中的加拿大，無疑也將若干程度地受益於觀音寺帶來的觀光盛況。

觀音寺的宏偉莊嚴宮殿式建築，是由溫哥華著名工程師關煒培先生設計的，真正夠美侖美奐，莊嚴崇高。素來「挑眼」的我，也不能挑出它任何瑕疵來。

尹世光先生與一批熱心的佛徒，年來日夜辛勞，把一切都計劃得十分妥善了。安排了上電視，上電臺，尹先生甚至把對白都擬訂好了，時間也計算好了。力求簡潔有力明瞭，毫無冗詞。建寺的圖樣也都印好，中英文說明流通書都印好了，溫哥華良友圖書公司義務印好彩色觀音寺卡片，又代收捐款，其他熱心的華埠人士，多得無法一一列舉，在此真是掛一漏萬了。我來到尹府的觀音寺籌建處，我看到樣樣俱備，也幫不上忙，只好坐下就吃東西，生來是隻饞猴兒，沒法子，一邊吃，一邊聽。

五月二十三日，洗塵法師先上溫哥華一家大電臺接受訪問。五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時，洗塵法師接受溫哥華有線電視的華語訪問一小時，節目主持人吳小姐訪問法師，由他用普通話答覆，吳小姐譯成粵語，法師略談了佛教的一些基本教義與道德觀念。尹先生繼之報告籌建觀音寺的經過，法師與尹先生又分別講述佛教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及其對世界的影響。

然後法師與尹先生又談及觀音寺的宗旨與設計。觀音寺副董事長誠明法師也講了扼要的介紹，全部一小時節目，沒有半句冗言，句句踏實，不拖泥帶水，不悶人，成功極了！我看本市華語電視訪問多年以來，從未見

過這般成功的！

五月三十一日晚五時半起，洗塵法師與誠明法師、尹先生、設計工程師關先生，及籌建會諸委員，在溫哥華半島酒店大會堂舉行茶會素筵，招待加拿大中西各界，放映幻燈片，洗塵法師致詞，到的嘉賓，大約有四百多人，包括溫哥華華埠名流顯要多人，也有基督教代表多人，印度教代表，省政府文化傳統顧問狄安諾先生（E. A. Diano），加拿大聯邦政府多元文化部部長的代表專員，又有前任加拿大國會議員李僑棟先生（A. Lee——是兩位華裔國會議員之一），烈治文市政府官員，烈治文英文日報記者，溫哥華英文報記者，溫哥華大漢公報記者林岳鑒先生，星島日報駐加記者曹女士，還有香港及美國的華文報紙多家駐加記者，加拿大的幾家主要廣播電臺記者，電視記者，鎂光燈閃個不停，爭拍洗塵法師講話鏡頭，又有加拿大及美國的西人嘉賓數十位名流，真是極一時之盛！中西人士都爭著請洗塵法師合拍照片，人人讚揚觀音寺的興建意義，稱美觀音寺設計。來賓們圍著法師與關工程師等問個不停，原定的茶會是到七點半為止，怎料眾人都捨不得走，一直拖到晚上十一時，酒店打烊，大家才依依

不捨而分手，苦的是酒店員工要為之加班。

當場捐獻的人很踴躍，我沒打聽捐了多少錢，不過相信為數不少，照我所知，基金在各方面熱心人士捐助之下，已達約九十萬元加幣，原定的建築目標是一百五十萬元，則尚需港、臺、加、美各地佛友慷慨助捐共襄盛舉才可達成。觀音寺將是佛法弘揚於加拿大的一大起步，這是極有意義的，同時也將是促進宗教之間了解合作的一大步，對於未來有深遠良好的影響，加拿大人士不分教別都支持觀音寺，我更希望佛友們更加踴躍支持！

我在茶會中，看見各籌建委員先生小姐們數十位熱心招待來賓，洗塵法師演講又有吳美玲小姐與李焜成先生等用流利英文翻譯，我無事可做，只好拍拍照片，這是我多年來首次出席的一次公開場面，平時我是不喜露面的，倒不是害羞，而是怕熱鬧，說得好聽是有林下風，其實是孤獨怪癖罷了。會中得向馮公夏居士、羅午堂居士及蕭居士等許多學者面請教益，又會見了許多青年佛友，十分歡喜，覺得佛教在加拿大比從前真興隆多了。心中充滿對前途的希望！

在招待會後晚餐上，光喝水的洗塵法師向大眾提及五年前與我尚未認識之時，我向「內明」主編沈九成居士寫信述及我看見法師赴美飛機上的情形：法師因當時機上無備素食，他只取飲一杯菓汁，此事並無他人知道，而我竟講出來，又繪了他的肖像給沈居士看，我說這是有佛光籠罩的高僧，而且我又講了許多有關妙法寺的景物。這件往事，法師再提，大家都覺得很有興趣。

法師又說我去年預言香港某月某日將空前大雨滂沱，山坭崩倒水淹街道。他說：「記得那天天氣特別好。好大太陽，大家都說怎麼會有雨？馮馮這一回講不準了！誰知忽然狂風來了，烏雲來了，大雨也來了，打雷下雨，水淹香港街市，山坭倒坍，真的發生了空前水災。」

我忙笑道：「難道我真有神通嗎？這是佛菩薩可憐我講大話太多下不了臺，特別施法來替我這個傻瓜圓圓謊罷了，菩薩呀！弟子不敢亂講了，只怕下次你不再護我圓謊；那多難為情！」

大家都大笑了。

笑了個足，回家去我可還得好好攻讀洗塵法師老遠帶來給我的大藏會閱全集和金剛經講義！每次他來，沈居士總要託他帶些佛書來給我，那麼重，真虧他帶的！宣化法師亦於同日寄到一大批佛書來給我，曉雲法師也寄佛學大辭典來，我現在的書房佛書可真不少呢！不用功可不行的。

臺北李雲鵬居士託請洗塵法師老遠帶來的藥給家母補眼之用，盛情可感！素未謀面的李居士也如此關懷我們母子，我更不敢不多用心研讀佛書及為佛教服務了。

六月一日早晨七時許，加拿大的「合作廣播電臺」也來訪問洗塵法師，剛巧電臺播完「天龍八部」一曲，就現場播放法師談話，可不是一切都有佛菩薩安排嗎？

洗塵法師這一次來加，日夜都有好多人來請求歸依他；他從妙法寺帶來的歸依證數百枚也因之用光了，歸依的有一位是九十多歲的，也有懷著孕來為未來的孩子向法師歸依的。

很多學者這次也來拜洗塵法師，歸依座下，更見此間佛教人士的更趨於團結與合作，共同為佛教的振興而奮鬥了，使我衷心十分佩服佛教海內

外人士的誠懇與虔心（本書出版時，觀音寺早已竣工，開放之日，多達五千人前往拜佛）。

菩薩託生？

近來頗有一些人士，大肆到處宣揚；甚至來到美加傳教。

「我們教主是觀世音菩薩託生的，神通廣大，佛法無邊，他的四大弟子，一位是文殊菩薩託生，一位是普賢菩薩託生，一位是大勢至菩薩託生，一位是月光菩薩託生……其他的重要弟子也是降龍伏虎等羅漢託生……現在全世界各地各國建立了五百多座道場，拯救世人！全世界的人都爭著布施給我們道場弘揚佛法，誰家夫人捐了六十萬元，誰家太太又捐了三十萬……但是我們也留些功德給窮人做做，你們沒有什麼錢的，捐三百元也是功德，有錢多捐多做大功德，無錢捐少些也有小功德……。」

我可能並非惟一碰到這些自稱是什麼「法王」教派的人，讀者之中必然也有人遇上了，也必然有人做了「大功德」「小功德」。

這些事，我們不妨略予分析研究，我無意壞人衣食，妨人蓋廟，但是，讓我們看看。

首先，我們研究一下，所謂「菩薩託生」的真偽。

達賴喇嘛世世代代自稱是觀世音菩薩託生，班禪喇嘛亦然，錫金的所謂「法王」們，個個也都是自稱是觀世音菩薩下凡，前藏後藏，有數不清的自封的「法王」們，無不自稱是觀世音菩薩託生來救世。

這些自封的法王們，雖然很多都還守戒，但是也有不少是食肉、飲酒，甚至於不戒淫的、不持五戒的，更別說八戒。

楞嚴經所講陰魔、色魔、想魔。自稱為佛陀再臨，自稱為觀世音菩薩降世的，正是這等情形的寫照。

我對於顯密兩教同樣尊敬，也同樣尋求兩教的真理，故此我殊無在此貶密之意！而且，就算我妄自貶密或貶顯，也是如蜻蜓撼柱，何能傷損密顯一分？

以我並尊並習顯密的立場，來說上面的話，自然就不是針砭密宗，更無意批評藏密。上面提出的各處「法王」自稱是觀音菩薩，乃是事實，可

是，這些並非密教的本意，與密教的深奧教旨完全無關，這跟日本天皇先世的自稱是天照大神降世，大概是同樣地有歷史與地域的因素的。

西藏、尼泊爾、錫金，這些地區，教育落後，民智未開，於今猶然，往昔更甚。佛教初傳入該區高山落後地帶，難以採用高深佛理弘教，故此不得不結合土著的原有迷信思想，而託言為佛陀或觀世音菩薩降世託生人身以方便弘揚佛教。究其始，達賴班禪等等，當初神化自身之意，其為弘法之便宜化法，實無可厚非！年代久遠，日久而流弊叢生，此非獨宗教組織而然！

到了今天，人人自稱為「法王」「活佛」，個個自稱為佛陀或觀世音，是否仍有必要？是否合乎佛教？

「法王」之稱，有何根據？是誰封的？

釋迦牟尼佛，亦未嘗自稱為什麼「法王」「法帝」，佛陀十大弟子，但稱戒名而已！

佛教戒殺生，戒食肉、戒飲酒，你能想像觀世音菩薩居然會降世來吃「BBQ」烤肉，大飲其茅臺酒嗎？住紐約華爾道夫大飯店喝香檳？

果真是觀世音菩薩託生，會這樣吃肉飲酒嗎？

那麼多人都自稱是觀世音菩薩再世，那麼觀世音菩薩也挺忙不過來了，是不是？祂老人家又得趕忙著託生在一處某某「法王」家中，又得同時分身降生在其他數十個「法王」府上！

難怪我們拜觀世音都拜不到，原來菩薩都分身降世到幾十家去分別做「法王」了！

忙著分身同時降生為人身，各別經歷人生生長，觀世音菩薩那有空來救助世人呢？

可不是？菩薩做了凡人，又得從嬰兒做起，吃奶、學步，慢慢生長，至少得二十多年時間，才可以用「法王」身分來「濟度」世人！這幾十年裏，我們白白唸求菩薩啦！非得等到歸依了這批降世的菩薩化身才得救哪！我們好可憐哪！

觀世音菩薩的佛法無邊，尋聲救苦，化身億億萬萬，祂是宇宙中的一種無所不在的，無形、無相、無色的偉大能力，我們只需誠心守戒，虔誠禱念，自可獲得祂的拯救出苦脫厄。菩薩祂有不可思議的大神力，旋扭宇

宙一切造化，來拯救世人出於苦厄，何須降生為人身肉體而來呢？菩薩化身無窮，隨時可託化眾生任何形相，方便善巧接引眾生，又何須浪費數十年人間歲月去託生肉身？那麼費事！那麼麻煩來給肉身妨礙了祂普渡億兆眾生！

您想一想，就知道這些自稱為觀世音菩薩託生的所謂「法王」是真是假了！

菩薩若果託生，又會飲酒食烤肉，以致終於患了腸胃癌症不治而死嗎？祂為什麼不多活些年來救救眾生呢？

有一點點頭腦的人，也不難想出來這是什麼真相吧！

除了佛陀曾經為說佛法而降生人身之外，此後從無佛菩薩降生人身！我跟您說實話吧！

往昔，西藏被視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因為交通不便，喜馬拉雅山與高原很少有人能進入一窺究竟。西藏的土著原始宗教與迷信、巫術等等，頗為引起世人的好奇。加上許多人渲染誇張，把西藏、錫金、尼泊爾形容得神秘至極，把那一帶的原始宗教迷信巫術形容得神奇無比，將佛教

的本旨反而淹沒了。也不察辨兩者的區別，對於兩者混合而成的今日的教派的神秘，有過高的敬畏和太超凡的評價，一般人一提起藏錫尼地區，都不免神馳；凡是來自該區的僧俗，無論是真僧是假僧，是真佛子、假佛子，世人都不暇審察，一律予以極大的尊崇，好像凡是從那邊來的就個個都是「活佛」了！都是神通廣大的了。

這就等於時人的崇洋狂——凡是美國來的洋人必定都是大富翁，都是「高人一等」！洋人一到，就有不少人忙不迭去迎奉討好！那種諂佞而自卑的樣子，套句「官場現形記」的名句：「真是畫亦畫勿出哉！」

殊不知美國人也有窮人，紐約布魯克林區的貧民區的貧民，窮到什麼樣子？只怕連往昔調景嶺木區難民也不及其窮苦哩！美國人就個個都是有大學問的麼？美國洋人顧問一句話，使好些人如奉聖旨，「這是美國人的新技術呀！新學問呀！」可知道美國人也有許多文盲麼？也有好多狗屁不通的言論麼？

美國人都是個個像電影上所見的那麼英雄正義麼？個個都是那麼明星般的英俊麼？都是像在香港所見到那些美國人那麼整潔麼？

請到紐約三藩市來參觀一下吧！

在臺灣，多少女孩子崇拜洋人，希望嫁給洋人，又英俊又高大又風流，可知洋人雜交淫亂風氣？可知幾乎一半美國人都有同性戀傾向？可知他們很多患有性病、C型肝炎及AIDS？

有些洋人跑到臺灣去行騙，把明明是臺灣出產的高級毛布料，拿去向臺灣小城市的商人兜售，說是美國出品，居然也就有人上當高價收購。

許多人夢想著美國洋人住的豪華，吃的豐盛，他們可知洋人的一般生活，其實還不及港臺現在的中產階級？可知溫哥華與紐約街頭多少洋人衣衫襤褸在向行人求乞？

「先生，請給我一塊錢好嗎？你們香港來的中國人都是富有而慷慨的！」

你聽聽！他們以為凡是香港來的中國人個個都是富翁！

這山看那山高。遠來的和尚才會唸經！本地薑不辣，這是人們的心理弱點。

凡是從西藏、尼泊爾、錫金來的每一個就是「活佛」麼？就都是「法王」麼？就都必是菩薩託生的麼？

怎麼那麼巧，天上的佛菩薩全都相約投生到某某「法王」一家去了？文殊菩薩託生變成了觀世音菩薩的徒弟，有沒有攪錯呀？

數年前，某某法王到了美國，堅持身分是佛教的「教皇」，到了紐約機場，非要人家紅氈鋪地一直鋪到貴賓室，而且不准海關檢查。這種事叫人覺得真作嘔！一個人身分尊崇，並非自定，乃是由他人尊敬而形成。連這種世俗的虛榮也放不下，這算什麼佛家法王？佛教出家人那有這樣的貪慕虛榮的？

結果呢？紐約機場當局既不肯鋪紅地氈，也不肯開貴賓室，直叫他碰了一鼻子灰。

每一位真正有道行的高僧，都是不拿架子的，一樣與普通旅客一同守法接受海關檢查及移民官查驗身分文件，從沒有像那位「法王」那樣的。越是有地位的人，越謙虛，越是有道行的大德高僧，越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

可是那些自稱「法王」之徒，到了美國萬佛城訪問，堅持其「佛教教皇」身分，不肯下車步行，一定要由四個徒弟擡著轎輦，並且堅持一定要鋪有長長的紅地氈才肯走路！

佛陀當年在世，環遊印度各國弘法，都是赤足步行，未嘗自稱為什麼皇什麼帝，佛陀多麼慈悲謙虛，那有這樣子的；那有這樣子盛氣凌人的？對於這種自封為「法王」之徒及其徒眾，我是向來不屑一顧的，連談起他都覺得自貶了！

密教有許多偉大的高僧與居士，密教有許多高深奧妙的佛學學問，也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密咒大神通，這些乃是事實，不能因為該等莫名其妙的「法王」而抹煞密教的偉大，我們必須認清真的珍珠與魚目之分！別誤以為凡是沾上西藏一點邊的就個個都是密教大師！

這區分並不難！

真正的密教大師從不自封，也從不招搖，密行唯恐人知，神通不露，更不牽涉名利，更不會自稱是佛菩薩託生，更不會斂財！更不會今天跑莫斯科，明天跑北京，後天上紐約，欲借政治外力助其恢復西藏的政教合一

統治！

以往有人為西藏人辯解，說西藏地處高山寒冷，不能種植農作物，所以藏僧不得不吃牛羊肉維生，不得不飲酒，西藏人口稀少，故此藏僧不需守淫戒，可親女色！……言之以有大道理焉！

佛教首重戒殺生：在家人都應守五戒，不殺生、不飲酒、不邪淫、不妄語、不偷盜，這是佛陀教訓的基本戒條，並無顯密之分。並沒有說顯教才守五戒，密教不必守五戒！藏僧之中，固然也有嚴守五戒或八戒的！但是，託詞環境不同而不守戒的更多。

今日的西藏，已毫無神秘，從廣州乘飛機可直達拉薩，普陀洛伽宮也不過就是一座雄偉的古老城堡而已，人人可以參觀。喜馬拉雅山脈的冰雪，又何異於美國與加拿大的洛磯山脈的冰雪？今日的西藏，證實了並不如傳說那麼寒冷不能種植。現在藏人已經逐漸轉變其游牧生活為種植的農業社會，西藏一樣出產蔬菜水果，無殊於任何地區，豐收的農作物，說明了藏人原本就可以耕種為生，並不是非殺生食肉不可！以往的殺生食肉，只是藏人懶惰成性，民智未開，不願耕種，凡此都是落後社會的通病，不

足為法！

而某些藏僧，自己不守戒，反而以種種不良藉口來鼓吹佛教並教他人也去破戒！世俗大眾有些人不察而盲從，多所為口腹而殺生，託曠達而縱酒邪淫！假功德之名而歛財！真是自種了無窮惡因尚不自知！

昔時，達摩往見梁武帝，後者說：「朕建寺度僧功德如何？」

達摩答：「無功德。」

這段有名的軼事，被胡適考據否定。胡適之說此段是後人偽造，但是胡適不知他這段否定，等於否定了佛教的「心存功德，即無功德」的真理。胡適之盲導眾生此又一例！

那一段軼話，縱是偽託，實在一言指出時病，世人為求建立自己的功德積福而去施「功德」，功利之心，非佛教也！

什麼叫真？什麼叫假？

縱然軼話未必是真事，其所含若為真理也就是真！

若有真事，所言涉邪，也就是假！

今人每有盲從者，拚命以數十萬元數百萬元去供養什麼「法王」「法帝」「活佛」，付出鉅款包了專機運送「法王」屍體之類，大力猛建豪華廟宇供養什麼活佛，自以為積下無限「功德」！

而這些所謂「活佛」「法王」們，每每叫人「多多益善，少少無拘」捐錢建廟來積大小功德！

佛教最重布施——法施與財施，都不問「功德」，只問發心布施利眾，布施的目的在於利眾及助眾生脫苦出厄脫出苦惱。什麼活佛法王之流，只顧斂財，不布施真正的佛法，不布施財寶用於社會慈善救苦救難，那豈是佛教本意？只顧蓋廟買豪華別墅，物質享受，這是什麼大功德？算了吧！別逗人了！

寺廟用以作為道場，弘揚佛教，發揮佛法的布施濟度，不是作為私人及少數人享受的！

藏密的佛典秘藏，若肯從普陀洛伽宮藏經樓搬出來公開傳法於世，大幅度教化世人修行為善，大辦慈善醫院學校施濟貧病，這才是功德無量呢！

說什麼神秘，什麼密咒神通，若不濟度眾生，那神通亦等於魔術之虛有其名而已！

菩薩降世託生，並無必要，其理已甚明，若仍有人迷信某法王是觀音菩薩降生，某活佛也是觀世音菩薩降生，因而數以百萬計的大把銀錢送上，以為可以有功德，那是他自己的愚昧！反正，許多人對於柬埔寨和非洲饑民，甚至於本地的貧民，都不肯付出一毛錢去救濟，眼巴巴看著那些人餓死病死，這種人的錢，也該有些高級騙子來騙去的，反正他們也帶了一個子兒去！

我若有錢，我是斷不供養什麼「活佛」，什麼「法王」「法皇」的。我寧願捐出去給慈善事業救濟那些貧病交迫，饑餓得皮包骨將成餓殍的人，我不會問他是什麼種族？是什麼宗教？我想，世人與我同心者，大有其人。

三昧真火的分析

傳法正宗記曰：

「釋迦以化期為近，乃命迦葉，以清淨法眼及金縷僧伽梨衣付汝。一旦往拘尸那城；右脇而臥，泊然大寂。內之金棺，待迦葉至，而後三昧火燔然而焚，舍利光燭天地。」

印度古經中，很多提到三昧真火，也很多提及高僧入寂後，體內自發三昧真火，焚燒遺蛻殆盡，一塵不留。

中國佛教札記之中，也有不少這樣的記載，惜我手頭無書，不能一一引述，但是我確曾在定中看見過很多這類記載，博學的大德，定可廣徵博引。

佛家體內發出三昧真火自焚，與被人引火茶毘的凡火不同，這兩種火，效果也不同。三昧真火自焚遺蛻，很少塵灰，多留舍利子。凡火茶

毘，則多灰燼。

三昧真火，溫度高達攝氏四、五千度。凡火溫度最多只達數百度，即使用冶爐焚燒，也最多達到一千多度。是以三昧真火焚後無燼，凡火仍有未曾完全燃燒之燼。

釋迦化期的三昧真火，顯然是出自佛陀本身體內，溫度極高，以致光燭天地，舍利出現。

假如佛陀不是自發出三昧真火，而是被弟子點火焚化，則傳法正宗必有講明是由弟子舉火。原文並無此種弟子舉火之暗示。原文說：「待迦葉至，而後三昧火燔然而焚」。愚意竊以為是「等到迦葉到達之後，釋迦右脇而臥的佛體，才發出三昧真火自焚。」否則，若說迦葉舉火，又何必一提三昧火？

佛體發出三昧真火，凡人必難置信，這裡我願盡愚知，略為分析，請大德們指教。

在進入正題的討論之前，我不妨再引述一段「西遊記」：西遊記是最有名的佛教文學作品，無人不知。怎麼看，怎麼講，如何解釋，見仁見

智，小孩子當它是幻想故事，民間當它是神話，文學家認為它是想像豐富的文學作品……都沒有拿它認真研究，我看西遊記幾十遍，每次感想都有進境，我雖並未去認真考據它的內容，却很喜歡去思索它的每一段故事的象徵意義，我認為它是對佛理作深入淺出詮釋譬喻的作品，並非僅是炫奇的幻想神話小說。

這裡不詳談西遊記，只提其中的一段。

西遊記四十一回「心猿遭火敗」：

「孫大聖引八戒……來到枯松澗火雲洞崖前，那壁廂一羣小妖在那裏輪槍舞劍，跳風頑耍。」

「孫大聖厲聲高叫：『那小的們，趁早報與洞主知道，教他送出我唐僧師父來，免你這一洞精靈性命！牙迸半個不字，我就掀翻了你山場，躡平了你洞府！』」

「小妖慌忙到裏面來報：『大王，禍事了！』」

「却說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選剝衣服，四馬攢蹄，捆在後院，著小妖打乾淨水刷洗，要上蒸籠蒸了喫哩！忽聽報禍事，便來問：『有何禍

事？」

「小妖道：『有個毛臉雷公嘴和尚，帶著一個長嘴大耳和尚，在門前要唐僧師父……』」

「魔王冷笑道：『這是孫行者與豬八戒！小的們，把管車的，推出車去！』」

「那一班小妖推出五輛小車兒來，按金木水火土安下。」

「魔王道：『取過鎗來！』」

「小妖們擡出一桿丈八長火尖鎗。遞與妖王，只見妖王輪鎗拽步，也無甚麼盔甲，只是腰間束一條錦繡戰裙，赤著腳，走出門來。」

「行者與八戒，只見那怪物：『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塗朱，祥光護體，比哪咤更富胎……要識此魔真姓氏，名揚千古喚紅孩。』」

「……行者與紅孩兒大戰二十合，不分勝負。八戒上前助陣，一輪九齒釘耙，望妖怪劈頭就築！那妖怪拖鎗敗下陣來。」

「行者喝教八戒：『趕上！趕上！』」

「二人趕到洞前，只見妖精一手舉著火尖鎗，站在中間小車上面，一手捏著拳頭，往自家鼻子撻了兩拳，念個咒語，口裏噴出火來！鼻子噴出濃煙，火焰齊生，五車火光湧出，他連噴了幾口，紅焰焰，大火漫空！烟火迷漫，燻天熾地！」

「八戒慌了喊道：『哥哥！不停當！這一鑽在火裏，莫想得活，把老豬弄成個烤豬，加上香料，儘他受用哩！快走快走！』」

「八戒一溜煙逃跑，行者神通廣大，捏著避火訣，衝入火中尋那妖怪。」

「紅孩兒見行者來，又吐上幾口，那火比前更勝！好火！『炎炎烈烈盈空燎，赫赫威威遍地紅，却似火輪飛上下，猶如炭屑舞西東。此火不是燧人鑽木，又不是老子煉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煉成真三昧火！五輛車兒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徹遍靈，生生化化皆因火，火徧長空萬物榮，妖邪久悟呼三昧，永鎮西方第一名。』」

「一場三昧火，燒得齊天大聖大敗而逃。」

「大聖到東海請了四海龍王來助陣。

「紅孩兒仰面笑道：『那猴子火中不曾燒了他，這一來莫饒他，斷然燒他皮焦肉爛才罷！』」

「妖王與行者大戰二十回合，見不能取勝，虛晃一鎗，將鼻子搥了兩下，就噴出火來，烟火迸起，口眼中，赤焰飛騰！」

「大聖叫聲：『龍王何在？』」

「龍王兄弟率眾水族，望妖精噴下大雨，密密沉沉，好似海口倒懸浪滾，扳倒天河往下傾！」

「那傾盆大雨，却莫能止息妖精火勢，原來龍王降雨只好潑息凡火，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潑得？反倒好似火上加油，越燒越灼。」

「行者被妖怪一口烟噴得眼花撩亂，淚落如雨，一身烟火難禁，投於澗水內救火，怎知冷水一逼，火氣攻心，三魂出舍！可憐氣塞喉冷，魂飛魄散喪了生！」

第四十二回「大聖慇懃拜南海，觀音慈善縛紅孩」：

「大聖門不過紅孩兒，縱斛斗雲徑投南海，參拜觀世音菩薩，稟告情形，懇求施救。」

「菩薩道：『他是三昧火，神通廣大，你怎麼去請龍王，却不來請我？』」

「觀音菩薩將手中寶珠淨瓶往海心一擲，海當中，翻波跳浪，鑽出個瓶兒來，菩薩命悟空去拿，悟空却搬不動，說道：『回菩薩，弟子拿不動！』」

「菩薩道：『你這猴頭，只會說嘴，瓶兒你也拿不動，怎麼去降妖縛怪？』」

「行者道：『不瞞菩薩說：平日拿得動，今日拿不動，想是吃了妖精的虧，勐力弱了！』」

「菩薩道：『常時是空瓶，如今是淨瓶拋下海去，轉過了八海四洋，共借了一海水。你那裏有架海的力量？』」

「菩薩輕輕提起淨瓶道：『我這瓶中甘露水漿，能滅三昧火！』」

「後來觀音菩薩降伏了紅孩兒，叫他皈依在座下。這段熱鬧過程，不必在此多贅。

我在上面引述了那麼一大段。因為我佩服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懂得三昧火，他描寫得深入淺出，一看就明白。這段故事說明了幾點：

三昧火不是凡火，三昧火出自人身體內，三昧火比凡火厲害得多，連大聖如此神通都招架不了，三昧火溫度太高，雨水不能撲滅（雨水是淡水），觀音菩薩用七洋海水才滅了三昧火（下面再論）。

還有一點：三昧火並非正道所專有，妖魔也可煉得。只是正邪有別，既然連紅孩兒都煉成三昧火，為何佛法無邊的佛陀不能煉成更高更精煉的三昧火？為何有道的僧家不能也煉成三昧火？

也許有人就反駁我，說：西遊記虛構之作，焉有妖魔也煉得三昧火？西遊記是文學作品，君可視為虛構。那麼，請看今世的事實：

美國賓夕凡尼亞州有一個小市鎮，叫做「高德斯港」（Goudersport），有一個小小墳場，吸引了全世界遊客和科學家們。墳場荒蕪得很，十字架與石碑凌亂，荒草蔓生，殊無風景可言。那麼是憑什麼吸引人參觀

呢？

吸引力是一座小小平凡的墳墓，墓碑上刻著「約翰·賓特利醫生」(Dr. John Bently) 之名，其生年我記憶不起，只記得他歿於一九六六年。賓特利醫生的生平。有可考證，不過我未去研究，只知他在生時練習瑜珈。

賓特利醫生在其寓所的地下室打坐入寂（美國與加拿大的寒冷地區房子有地下室，一般都裝修得很好，可供運動、娛樂、遊戲等用途），他的遺體被家人發現後，仍留於原處，等待法醫檢驗。法醫檢查簽字證明賓特利醫生是自然死亡，因為時已入夜，靜待次日處理。

次日清晨九點後，煤氣查錶員高斯奈來到，進入地下室，殯儀館工人亦開車來搬運遺體，發現他已經失蹤，賓特利醫生入寂之處，遺有高溫焚燒的跡象。

地下室門窗均未開過，此事引起專家調查，檢查賓特利醫生打坐之處的地面水泥地已被燒成洞，地底的沙層燒到變成砂化，但是室內的其他部分均無燒毀，顯然焚燒只是局部。

砂土被燒成砂化，需要最少三千度的高熱！並不是一般的焚燒所能造成的。假如有人放火燒他，斷不至於把地底沙土也燒成砂化！凡火燒他也不會燒毀房子什物。如果說有人搬來高熱爐子燒他，也不合理。而且並無任何笨重搬運的痕跡可尋。

那麼，是什麼？

賓特利醫生的遺體，只有留下一點極細骨灰和半截小腿與塑膠皮鞋。假如是凡火焚燒，總會留下一點點殘骨，凡火的溫度不過是幾百度，很少高於一千度，不會把物質燒到成灰。

除非是有三千度以上的高熱，才會把一切都燒到不留痕跡。
樓上和鄰家，都沒有人嗅到火烟或見到火光。

（資料來源是綜合美國科學雜誌一九八一年十月號及美國ABC電視報導。）

這是一件疑案，治安當局調查了很久，科學界有些人士也調查研究了很久。

惟一的解釋，就是——賓特利醫生體內噴出溫度高達三、四千度（攝氏）的三昧火，自己焚燒乾淨。他一向勤練瑜珈，如果說他已煉得佛家的三昧火，不無可能。

賓特利醫生的墓，是衣冠塚，並無骨灰。故居至今仍存，開放供人參觀。

美國最大的電視公司系統之一ABC，曾幾次放映過該宅和賓特利醫生的書房、臥室……等等和他的墳墓。加拿大國家電視公司CBC也放映過，這是很出名的一件「三昧火」事件。

美國一位專家阿諾博士（Larry Arnold），研究人體自動噴火焚燒（Spontaneous Combustion）多年。他在電視上解釋說：

「賓特利醫生是體內迸發三昧真火自焚。這種情形，在佛教歷史上很多，在其他宗教亦有，不過較為鮮見。在醫學史上，已知的，全球迄今已有七十五件人體發出三昧真火自焚的正式承認紀錄！未經正式承認的仍多。」

他說：「我們仍不知道，人體怎會放出如此高溫的三昧火？我們只可推測，人體內的靜電可能是引發三昧火的。體發三昧火使科學界感到困惑，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此類事實之存在，人體和精神仍有太多的神秘仍需我們去探討研究，不能貿然視為荒誕！」

美加各國專家討論此事的談話，我不及一一引述，且等我將來積存得足夠的錢，買一架電視錄影機，那麼再碰到這一類資料就可錄下來整理無遺了（我想一架錄影機，想了五年，都還沒錢買）。

電視內映出的一段真實紀錄片，看到一位印度瑜珈僧人，預告化期，屆時跌坐，突然全身噴發濛濛火光，起先只有一層薄光，金光陡然轉盛，強光一閃，旋即熄滅不見。身體已經化為烏有，連骨灰也不留下。

情形與昔日越南僧人點汽油自焚並不相同。汽油所焚，大火熊熊，把人燒焦，並非燒到連灰都不見，越南佛教僧人殉教的精神可敬，難為他們身受那麼大的痛苦！這兒只順便提及作一比較焚燒情形而已。

若要詳談世界各地的自發三昧真火焚化，待我找到充足資料，改日續寫。

這裏，我願提愚見分析，請大德們指教。

我又得說回宇宙，否則難以啓論。

宇宙中萬物，都由原子構成，原子之中心是核子，核子內有中子，另外又有電子負著負電（中國人說「陰」）是環繞著核子旋轉不休。

中子炸彈的原理，是擊破中子釋放其熱能，製造輻射高熱，溫度高至數千數萬度，但是仍不及太陽的核子爆炸產生的高溫千分之一。太陽核爆的高溫，高到攝氏數十萬度，射到地球來，經過那麼遠，仍熱到那麼厲害。在赤道地帶，氣溫會熱到百多度。

宇宙物質的原子，都含有潛在的熱能。上面的淺說，已不難明瞭。

物質的構成，以氫、氧、氮……等原子為多，氫是很活躍不穩定的原子，是以能製成氫原子彈，把什麼都燒到化為烏有，故名「清潔彈」。這裏不論其殺生的罪孽，只談其效能。

人體是由數以億計的細胞組合而成，生命細胞內含有宇宙中很多元素，最多的是氧、碳、水（氧化氫 H_2O ），還有磷、鐵……等許多礦物質，這些元素的極細微原子，存在於人體細胞之內，這是不爭的事實。

這些元素的原子價各有不同，但也都有核子，有電子、中子，不休地旋轉著，正如「星雲漩系」的永遠旋轉（請參閱「管窺佛教的宇宙觀」）。

這些人體細胞內所含礦物金屬元素，尤其是在紅血球內的，運遍全身，產生靜電。所以人體會放光華（請參閱「佛頂放光明的科學證據」）。

如果核子反應器能使核子的熱能釋放出來，產生高熱，成為核子發電廠。人體內的元素的核子、中子，也一樣可以被擊撞而引發高溫！

人體所含元素，雖然並無像鈾二三五，鈾二三六，鈾二三八那麼大的原子價，但是各種金屬礦物原子的電子，也是可以產生很大的熱能的。

佛家鍊心，使腦力心力集中，成為波束，與今日的雷射光束相似，可以引發很多原子內部的變化，佛家心力波束，使肉體內元素原子的核子與中子爆炸，產生高熱而焚燒。

說穿了，就這麼簡單！

世尊入寂後，身發三昧真火自化。此事是極可能的，我愚見認為當是事實，並無任何「神話成分」。

當我們科學知識太貧乏，不夠去瞭解佛教的許多事實現象，我們每每會視之為「神話」或「不可信」「荒誕」「不可能」。

假如我們客觀地，去多作研究，先多學一點現代日新月異的科學常識，我們就會更多瞭解宇宙物理，就會越來越多發現佛教的許多奧秘都是合乎科學的，並非「神話」！

佛教人士，不乏科學彥士，我盼望這些大德們多發點心來參加用科學分析佛教現象與佛典。

我知識太淺，不配深入分析，只是拋磚引玉。

我們佛教人士，談哲理太深的太多，從事淺近科學分析的太少。而且，歷代以來，談理談禪，越談越玄，有些「禪話」講到「走火入魔」；以深奧難懂為「高」，晦澀為「明」，講得太形而上，講得太玄太妙，遠離了羣眾，變成了極少數學者的「佛教」，這也正是佛沒落的致命原因之一。

當然，我們需要理論的發揚，但是，我們也同樣需要淺近的分析，我們也不能完全摒絕不談佛教的「超自然」現象，而只談哲理。

佛教之不同於一般哲學者，就是它含有合乎宇宙物理的超自然現象。假如都不談超自然，那麼何必稱為「大覺悟」的宗教？何不乾脆就談形而下哲學？只在文字和詞義上打轉？

佛理與超自然是佛教不可分的並行兩端！愚見如是！只有全無科學知識的人，才妄論佛教的超自然是「神怪」。別以為現階段那一點點基本化學物理常識，就已經完全打開了宇宙的奧秘！還早著呢！

三昧真火，是發自核子的高溫度之火！此理，想已獲明鑒！凡火是「化學反應」焚燒，三昧火不是「化學反應」。

三昧是什麼？佛學學者高明在前，我不敢班門弄斧，姑妄言之，供作對於初學佛法的青年朋友的參考。

智度論：「一切禪定，亦名三昧。」「一切禪定攝心，皆名為三摩提。」

止觀曰：「通稱三昧者，調直定也。」

大乘義章說：「定者據行便息亂住緣，目之為定，就實而辨真心體寂，自性不動，故名為定。」

愚見認為：這些除了其佛理之外，已很明顯地指出心力心波的直射集中。

大智度論說：「心從無始世界來常曲不端，得此正心行處，心則端直，譬如蛇行常曲，入竹筒中則直。」

秘藏記曰：「佛知眾生身中本來自性之理，與佛等無差別；而眾生不知己之本有本始兩覺與佛等，恒覆蔽於六塵煩惱而不能顯出，是故佛發悲願，垂我拔濟眾生如我之誓願……眾生蒙佛之加持力，突破六塵之淤泥，出現自心之覺理，如賴春雷之響而蟄蟲出地，知與佛等無差別者，是平等之義也……眾生蒙佛之加持力而得益者，是除垢障之義也……。」

這還不夠明白嗎？佛陀早知道人人身心均蘊藏有潛力，誰都可以攝鍊控制其潛力與佛相等。人人均可成佛，就看各人本身的努力了，這正是佛理偉大謙實之一例。

三昧真火是人人都可能鍊成的，只是時間與功力的問題，三昧火是人身內潛能之一而已，並非什麼「神怪」。

上面說：「觀音菩薩須用海水才滅了紅孩兒的三昧真火。」因為三昧火溫度太高，幾千度，把雨水汽化了，雨水中化析的氧反而助長火勢。海水中含有大量的鹽（氯化鈉），是比較能撲滅高溫之火的。現在的海港救火船，都汲取海水來灌救船舶火災。

紅孩兒的五輛小車，象徵五行，五行是元素的大致分類，並無不妥。它說的「肝木能生心火旺」，很有見地。肝臟，我們都知道貯存很多葡萄糖，是產生身體熱量的東西，葡萄糖與紅血球中的氧燃燒產生熱量。吳承恩可能也知此理，才寫出那麼的小說來。

我們知道：地球內層的高溫，以數萬度的高熱把碳元素變成「金剛鑽」。

佛體內的數千度高熱，把他體內的一些經由他心力集中鍊成的物質，燒煉成為舍利子，其物理與鑽石形成是接近的。不同的是：舍利子具有佛的生命智慧，所以它能增長增加，如意增減。

佛教僧人或居士茶毘，未必個個自發三昧火，而是多數由弟子用凡火焚燒。不過，凡火亦能啓引體內三昧火發出數千度高熱，燒煉出舍利子來。

今天是農曆正月初一，拜佛之後，在永懺樓上凭窗寫這篇拙文，遙望十英里以外，對面海的柏峰，雖在白天佛光亦盛放，真是歡喜，但是一般人看不見，我也不知怎樣才能叫他們相信，只好算是「緣」吧！

須彌山在何處？

須彌山究竟在何處？南瞻部洲若指此地球，其他三大部洲又是在那裏？

須彌山，梵語原文為 *sumeru*，譯音為須彌，譯意為「妙高」「光明」「善積」，有譯為光明山、七金山。注維摩經說：「須彌山，天帝釋所住金剛山。秦言妙高，處大海之中，水上方高三百三十六萬里。」西域記說：「……四寶合成，在大海中。」

俱舍論說：「妙高山王四寶為體。謂如次……金銀吠瑠璃，頗胝迦寶。」

我個人的推測：佛經內所講的地名，並非託言寓意的幻想世界，而是自古以來對於宇宙的認識。無限僧祇劫以前，古佛已將宇宙中的奧秘傳言下來，可惜輾轉相傳，逐漸泯失，不得其詳，費人猜臆。

阿彌陀經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赤珠瑪瑙而嚴飾之。」

我們現階段太空科學知道，宇宙是多層宇宙，也是多度空間宇宙。

就物質而論，這個宇宙有很多層，像地層宇宙似的，有許多不同構造的層次，又像千層糕，各層的物质構成形式比例不同。這正符合佛教講的「天」有多層。所謂「三十三天」，是以「三十三」代表「多」，並非「三十三」就是「三十三」。

我們現住的這個地球，是「太陽系」的一個行星。「太陽」不過是「銀河系」內四千億個類如「太陽」的星體之一！「銀河系」又不過是這一層虛空宇宙內的已知估計一千億個「星雲漩系」（GALAXY）之一（我不贊成名之為「銀河」，因為它並不是河）。我們的「銀河系」星雲漩系，又算是小號的。

單在我們這一層的宇宙中，已有一百億多「星雲漩系」！

在我們這一層「天」上面，還有不知多少層「天」？在我們下面，也有無數的層次，每一層的「太空」中都有數以百億計的星雲漩系。

我們用「或然率」來計算，就可以知道，單單在我們這一層次宇宙之內，就可能有至少一百億乘四百億個類如我們太陽的星系（這是以我們銀河的標準計算）。

難道這許多個太陽系之內，都沒有可供我們這種肉身生存的「地球」？就只有我們的「地球」才是惟一的？

如果有人說我們地球是宇宙中「惟一」「惟一」的有空氣有水可供生命生存的「世界」，那麼他的自然常識真是大有問題了。

在這一層宇宙中，物質構成，都不外是由單一的原子開始，最初的就是氫，原子價越高的就成為沈重的金屬（這須另文詳論宇宙之本體）。總之，我們的這個「銀河系」內的橙色小星「太陽」的系內，會出現一個地球，不太冷不太熱，有空氣、有水。那麼，單在銀河系的四千多億大小星系內，就有可能形成不少有水有空氣的「地球」，在這一層宇宙中，該有

多少？

佛經說有三千大千世界。

智度論七佛地論六都說：「須彌山為中心，七山八海交互繞之，更以鐵圍山為外郭，是曰一小世界。」

合此小世界一千為小千世界。

合此小千世界一千為中千世界。

合此中千世界一千為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之數為十億。

大千世界為一佛之化境。

「三千」意指「無限大」之意，三千大千世界，相等於「第四禪天」（一層宇宙），成壞同時。

您看！佛教的宇宙觀察，多麼符合科學！

若按照此論，則我們似可推論須彌山是一個類似「銀河系」的星雲漩系中心。所謂七山八海，可能是一群星球，無水之球是「山」，有水者是「海」，繞著中心而轉。鐵圍山可能是一批含鐵質的太空飛石，在外面的

圓圈圍著旋轉。

太空中有無數的含鐵或含其他金屬的飛石，在我們「太陽系」的外圍就有一批鐵質飛石大如巨山，小如石塊，形成一條川流不息的帶狀。杭州西湖靈隱寺不遠有「飛來峰」，說不定就是太空飛石飛山，只須一驗其地質便知是與否？

彌陀經說：「過十萬億佛土」，才到極樂世界，故此我不必推論須彌山是我們太陽中心，而推論它是一處星雲漩系中心。佛經都說「西方」——即是對著太陽的方向而直去，則又似是在太陽中心。惟太陽周圍並無億萬星球，所以我仍推論它是某處星雲漩系中心，或者可能是在銀河系中心。

銀河系中心，光華萬里，有無限的核能，光華俱是金黃色。

佛是一種不滅的「智慧」，不是我們的肉體，也不是物質，自然無虞被核能高熱燒毀。

「銀河系」是一個小千世界，不停在繞著這一層的宇宙中心飛馳旋轉。

星雲漩系在盛極之時，會爆炸毀滅，化為虛無，然後又再從虛無中旋轉形成有體的氣體，進而成為星雲漩系，佛家說它「成壞同時」，是很正確的觀察。

銀河系中心是「大光明」世界。

不只銀河系中心是佛所居的樂土，或者宇宙中每一層每一團星雲漩系中心都有佛存在，都是大光明世界。

限於篇幅，此次不能詳論，我將來逐一再論。

以上是就物質宇宙而論。

另外，現階段太空科學已知，宇宙至少有十度空間，各存在於另一空間之內，各不干擾。以前我在「內明」月刊談過一點，將來將再多討論「多度宇宙」問題。

我認為，佛不但存在於物質的宇宙各層次各星系，也存在於各種多度空間，佛土亦然。

法華經化城喻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通智勝如來……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譬如三千大千世

界所有地種……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一塵一劫……。」

三千塵點劫，正是說明了佛的億萬存在於多度宇宙之中，不生不滅。曾經有人駁問，唸佛求生西方，然則西方人又往何處去？

問的人，不懂宇宙！我可以回答：

「唸阿彌陀佛，佛來接引，當然仍向西方去！西方豈有窮盡？佛土豈有窮盡？在多度太空深處！到億兆極樂佛土而去！」這就是答案！疑惑不信的人，就去不了！自甘沈淪，徒逞口齒駁佛，不可救藥之至！

須彌山與極樂世界，顯然是非物質空間世界而存在於物質宇宙之中，是交織的！一定要研究其在何處？我想是在那些星雲漩系的中心。

三大部洲在何處？

若以南瞻部洲為地球（經云南閭浮提在須彌山南方之鹹海中，故顯係地球），則其他三大部洲，我認為可能是指其他的三個星球。

佛經所言「日、月宮殿中有日、月天子」；今知太陽為一團溫度極高火球，月球則為荒涼小衛星，早晚溫差大。如何解釋合理較使人接受？

上面我說過，佛不是肉體，佛是非物質的永恒智慧，如果日月天子是肉體像吾人，當無可能住在高溫數十萬度的太陽或缺空氣的月球，但是智慧的「能」則可以住在任何一處，不受物質的溫度影響。

就拿肉體來說，亦有可能存在於某些星球或其衛星「月球」。佛經所言「月」，未必是指我們舉頭見的「明月」。

佛經所言「一小世界有一須彌山，一日、一月、四天王天位于須彌山腰。」欲界、色界、無色界等二十八層天與太陽系、銀河系之時空關係如何？是否超出肉眼感官、科學儀器所能測知的三度空間，非開天眼乃至慧眼、法眼乃能徹見？

我在前面已分析了多層宇宙，相信可以解答此一問題。多層宇宙有些可以用現在的無線電波天文觀測儀測得到，美國加州，及波多黎各的世界最大無線電波天文觀測儀（一千公尺直徑）可收到宇宙傳來的放射性電波，錄入電腦內計算，得知宇宙最少有十度空間與三、四十層次！我們的肉眼是見不到的，佛家的天眼、慧眼可以見得到。

我有時入定，以此微末功力，也可進入宇宙中見到一些，佛家功力深的出家人和居士，很多人能見到更多，只是人家都深藏不露，是我愛亂講，我覺得應該公開大家來研究，接引大家起信學佛！所以我不畏被人譏為譴陋。

人壽八萬四千歲有可能嗎？其生理狀況、生活環境與今人大不相同吧？我們現今在此地球世界，據經上說，為住劫的第九小劫減劫中……，不知前九小劫的人類文明亦有經歷過如今廿世紀的科學技術（電腦、太空船、核能……等）時期否？物質科學的急遽進步，是否意謂精神道德的相對墮落，因而導致末法時期的思想混亂，善根微薄難以修行正法得成就？有的，非但有，而且有些已超過了時代！只是都已湮沒！地殼經過多次次翻身、沈沒、再現、飄流、變化……是已了無痕跡可尋。不過，並非絕對消滅了！也還有些微線索遺跡。例如埃及的二、三萬年古代文明的遺跡，其中竟有類如現代「F十五」噴射戰鬥機的模式！大西洋大洲沉沒傳說的最新發現證據……西伯利亞一萬多年前的巨大核爆……等均是人類古代科學文明的殘餘遺跡之一。要談這些，非得數十萬字逐漸細講不可（材

料太多太繁）。

是否末法時期善根微薄難以修行？

我認為是的，也認為其實一向都是那麼困難！學佛修行絕不是容易的，必須努力不懈，持之以恆，功德圓滿才得獲正果。

人壽是否可達八萬四千歲？

我認為有可能，不過，所謂「一歲」，古今中外有不同計算，古時有以一個月為一歲，有以十日為一歲，有以一日為一歲。這個地球的人以地球自轉一週為一日（我們見到日出日沒一次為一天），地球繞日一週需時約三百六十五天餘四小時許，是為一「年」。但是，別的星系的「地球」或「月球」或「星球」，其繞「日」，未必是三百六十五「天」，有些多，有些少，其他星系的人類們的壽命，若折合我們地球時間來算，等於八萬四千歲殊不稀奇！或者我們的人生「七十」等於另一星球人類的十萬歲亦不稀奇！

不過，肉體生命，總是有極限的，生物壽命，必有時盡。十萬歲、八萬歲、七十歲，都無分別，都是人的時間感覺罷了。只有佛的智慧生命才

是永恒的。

以上是我淺薄的觀念，也許仍不能令讀者滿意，請讀者共同運用智慧指教是幸！

管窺佛教的宇宙觀

佛教的宇宙觀念是合乎宇宙大自然事實的，是科學化的，我們對佛教的研究越深，就越會發現；佛教的宇宙觀並非原始宗教的神權與迷信模式，而是客觀的對於宇宙事實與現在、過去、未來的認識。越來越眼界廣闊的最新天文科學，有更多的突破性天文發現，可資證明佛典所載的宇宙觀念的真知。

一種宗教，是否屬於愚民的迷信，首先決定於其宇宙觀。凡是宗教，無論它是在原始階段，或在已發展階段，都必須具有宇宙觀、哲學觀與人生觀，作為最重要的基礎，其次才是神學。如果以神學作為首要的骨幹基礎去發展它的宇宙觀、人生觀與哲學，就是首先限制了智慧的啓發，等於是在井蛙觀天，雖未必就全部流於迷信，但其偏狹已不可免。

任何宗教，假如對於智慧不是採取啓發之宗旨目的，而是對民智加以限制禁錮，或者予以「強迫觀念」，那麼就是出諸私欲的迷信。

任何宗教，假如自昧，不知科學，不接受科學，而仍舊自困於神權之井內，那就是迷信、自愚。

昧於科學與哲學者，不免就昧於宇宙與人生，對於「未知」，就只能接受「強迫觀念」而淪為盲目崇拜。

南太平洋有一個小小海島，是未開發之地，土人之知識，仍去石器時代穴居人未遠，不知有飛機、輪船、核子、氫彈，他們仍然停留在畏懼雷電風火等自然現象的階段，對大自然的畏懼，形成了他們的原始宗教觀念神權思想，只知盲目崇拜求救。他們現時所崇拜之神，乃是用草桿、樹枝、樹葉紮成的一架螺旋槳飛機——說得正確一點，是一架C—四十七型的運輸軍機模型，他們又用草木紮成幾個高大的人形，給它頭上裝上黃色兔毛作為頭髮，用白色石灰塗抹木偶的面孔，作為他們的「神」。

經過人類學家與其他科學之研究，發現該島島民，民智未開，海島孤懸於南太平洋，與世隔絕，從未看過飛機，亦未見過白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期，美國與日本在太平洋發生戰爭，偶然有一架C—四十七型軍用運輸飛機中途迷路，迫降於該島，為時甚暫，不久修復飛走。美軍從空而降，又持有驚人的手提輕便機關槍，火燄噴射器，軍用手電筒。可能當時曾經用這些武器威嚇過包圍的土人，說不定還投過手榴彈或炸彈。土人在驚服之餘，就因無知而當美軍是從天而降的「神」——可不正是他們無知的心目中的「神」嗎？會飛天，會手發雷矢爆炸，會手放火燄，會手射電光——從此土人就用草木做成白人與飛機，當作神祇而崇拜，至今未改。新生的兩代孩子，根本未見過世面，所見所聞，就是相傳下來的那些會飛天，會投射雷電的「白人上帝」，而那些血肉之軀的美軍根本不知道自己變了神。

這是一個真有其事的實例，從之不難看到若干宗教的形成過程，或者也可如此類推某些宗教的神權觀念，或者更可解釋其神話神迹，從而可看出其信仰的發展模式。

如果土人有足夠的科學知識，如果他們對於宇宙有若干科學觀念，他們自然就不會那樣盲目崇拜了。

某些宗教的文獻，指出地球是四方的、平面的，太陽是環繞地球而行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這種中古時代的觀念，雖已因近世科學之發展與天文知識之邁進而漸漸泯滅，但近來又再重新有人倡言「地球是宇宙中心」之說。

假如從極端的「惟己」觀念來說，甚至可以說：「我」就是宇宙的中心，只有「我」存在之時，宇宙才會存在，「我」若不存，宇宙萬物亦不存在。這種觀念，乍聽似不無見地，細思則不然。那完全不不過是僅以其「感覺」來看宇宙而已。請問：某甲若死了，世界宇宙是否就亦隨之消滅了？其餘的人、物，都亦消滅了嗎？

更不必說到生死不過只是不斷的循環。

某甲死掉，肉體腐爛分解，他的肉體的感覺沒有了，但是構成他肉體的那些元素和水分，融化在大自然之中，與其他化合，又再形成另一種存在的形態，而非消滅。而宇宙與世界中的各種形態的存在，亦仍然存在，各在各種循環過程，並非因某甲之「六識」已失，不知色聲香味觸法而俱不存在，自然亦不可能因某甲有識而存，因無某甲之識而滅。

某些宗教，至今仍堅持其宇宙有窮觀念，並謂造物之主，只創造了一個「世界」，只有這一個世界之中有「生命」。而我們人類是宇宙中唯一的人類，我們是孤單寂寞的。不信麼？看——人類登上了月球，發現月球上並無空氣，人類派出太空船飛抵火星、金星、木星上空，錄得氣溫不是熱達數百度就是冷至零下數百度，且從其大氣的光譜分析，只有氫、氦、氮、氧，沒有氧氣，沒有水，「生命」不能存在。是以證實了，宇宙之中，只有一個地球，也只有地球上才有生命，地球上的溫度，空氣與水，都是惟一的，獨有的，所以只有地球才有「生命」。從「天圓地方」之說，演變為「太陽環繞地球而轉」，是某些人在中古時代的進步「一大步」，從「日繞地轉」之說，又至承認地球是圓的，是又一「大步」——這過程有多少的艱苦掙扎，天文學家哥白尼如何被視為妖言惑眾而死於獄中，伽利略之受壓制……，這些都不必提了。

但是，某些人士仍然未能再向前跨「一大步」去認識宇宙的無窮盡。一位極負盛名的美國某宗教佈道家，甚至在某次電視佈道會中，表演降靈治病，聾者即聰，盲者立明之餘，脫口而稱：宇宙是耶穌創造的。

一個人類血肉之軀，能夠創造出已經歷時不知幾兆幾億個光年的、無窮無盡的宇宙？

譚陋如我，當時去函，要求辯論此點之疑，並質問出自何典？該位名人，或者以我知識太淺，孺子不可教也，根本不屑與我辯論，乃連信都不回。

我無意在此批評宗教，同時，我想，對於宇宙的有限觀念和誇大的神權，亦非惟該一佈道家之病，亦非惟某一宗教之理論漏洞。事實上，很多宗教都或多或少地有些難以自圓其說的觀念。

不過，在比較來說，佛教對於宇宙的認識，顯然是較為客觀，而深刻符合實際的。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著的「阿彌陀經」，是我們常在寺院唸誦的佛教古典經部之一，佛徒個個熟悉的。該經開頭有一段即云：「……無量諸天大眾俱」，又云：「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

釋迦牟尼又說：「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

又說：「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諸菩薩眾，亦復如是。」「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舍利弗，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又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又說：「東方亦有阿閼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燄肩佛，須彌燈佛，無量精進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

「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淨光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

「北方世界，有燄肩佛，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

「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摩佛，法幢佛，持法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

「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燄肩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

我不厭其詳，抄錄這麼多，讓我們可以容易看到：早期佛教，已經有很明白的時空宇宙觀念。

地球是圓形的旋轉球體，浮懸於太空之中，並非中古時代所相信的什麼「置於一隻巨龜背上」，或「地底下是黑暗的大海」。現代人都知道了地球浮在虛空之中，我們站在地面上任何一處，都會根據太陽照現的方向為東，而找出相對的「西方」「南方」「北方」，頭頂上對出去的天空是「上方」——其實是「外空」，腳下的地球的另一面對開的太空，就是「下

方」——其實也是「外空」（當然也可解釋為我們腳下的地心是下方）。總之，這已經是一個很普遍的輻射的空間觀念與複度空間概念。

所稱的「無量諸天」，很明白的指出天外有天，地球之外尚有其他的世界，所譬喻的「三千世界」，與「二十八層天」，都是借此數字來代表繁多無窮的世界，在我愚見的了解來看，並非指我們地球一處而言，而是很顯明地指出宇宙的多重星系，或者複度空間。

十萬億佛土，就是指的宇宙中無窮無盡的無數的世界，或者是我們所知的物質的宇宙中的無數星系，或者是我們目前仍居於初知或未知的無限多度的非物質的宇宙空間。

佛教講的諸天，有所謂「四天王天」，四極各有一天王；有所謂「忉利天」，四極各有八天，總共有三十二天；再上去（或意指更遙遠）有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從阿鼻地獄起上數，一直到他化自在天，共有六層天，都是欲界六天；從欲界六天再上去，是色界的四禪天，合計十八層——即是初禪三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二禪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然後是三禪三天……，然後是四禪九天。

佛教說，凡是生到這十八層「天」去的人，都沒有「欲」，但尚有可見的「色身」。

從「色界」再上去，又有四層：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這四層的「天」人，連「色」身都不現了，故稱為「無色界」四天。

這些，都是談宇宙空間。

這兒暫且停止引述佛典的大意，因為若要作有系統的引用，那就多得勝枚舉了。這兒淺談宇宙的情形。

假定我們現在身在美國加州南部的帕洛瑪山天文臺，用直徑兩百英寸的電子天文望遠鏡向外太空瞭望，我們就會看到，在我們周圍，上下四方八面，有無數的繁星，原來都不是一顆顆星狀的星球，而實際上是一團團旋轉不休的「星雲漩系」（恕我杜撰此一譯名，以代替傳統的「銀河系」——Galaxy——一詞。因為我們的所謂「銀河」，並非河狀，而是一團由不知多少億星體聚匯而成，環繞著一個極高度熱能強光的核心而迴旋，形狀像個漩渦。不幸肉眼所見，只是它的側面平面，扁的，被誤稱為銀

河)。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地球，是繞日而運行的，火星、水星……等等一共十個行星，還有許多零碎不成形的星體巖石，也繞著太陽而永無休止旋轉。這個太陽系的一組行星，團團轉，環繞著太陽——向人們稱之為「恆星」，這也是錯誤的。太陽並非「永恆」，它也經歷了「生」到「老」，趨向「死」，它放射的熱能正在逐漸減少消滅之中，而且它也並非固定不動。太陽也在自轉，它也在運行，它是跟著其它的小團團羣星，一面自轉，一面公轉運行，環繞著我們這一個「星雲漩系」（銀河系）而作圓形的旋轉。太陽系是位在於這一個「漩系」的邊緣，故此我們望向「漩系」的中心去，看成了扁的，誤以為河狀。其實，如果從高空居高臨下俯望，就可看到「漩系」的圓形旋轉形狀了。

「太陽系」在這個光漩的邊緣，只算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橙色的星（Dwarf Star），雜混在不知幾億個類似的小組，永無休止地旋轉運行，匯成好幾股強大的星羣的光芒之臂，大致看來，是四股主流之漩臂，它們環繞著一團狀如蛋黃的極強烈的巨大光芒的圓心，不停旋轉。從正面——即是




居高俯視，它是以順時針方向旋轉的，若從反面，即是從底下的虛空向上仰望，它就是反時針方向旋轉。

我以前在「內明」月刊發表過妄言管見，指出：佛教的卐字，正是象徵這個「漩系」的旋轉光華，也就是象徵宇宙的動力。你不妨比較一下它們的形狀看看。卐字的來源很古，已經不知多少萬年，並非始於釋迦牟尼，而乃是從極古代不知多少僧祇劫傳下來的。極古代的佛教，已經認識了宇宙的形狀，乃以卐字作為宇宙生生不息，運行不息，與大智慧覺悟真知的象徵。——若問我怎知道的，事又涉離奇。我還是少提定中窺閱古佛典籍與神遊太虛吧！

佛教有此卐字象徵，正說明了佛教早有相當深刻正確的宇宙觀，而且又是從廣博的宇宙來觀察地球人世的，並非從地球上用狹窄眼光觀察一切。佛教講「空」，這個「空」字，除了哲學上的深刻意義之外，愚見認為還有從宇宙觀察這個娑婆世界的覺悟。我們說世事短暫無常，說富貴、功名、利祿、喜樂等之虛幻，說的人都會說，但又有幾人真能看得空？如果從宇宙俯視，人生豈但是數十寒暑之短促？真真正正是金剛經所說的

「如電」之一閃而已，又何異於細菌之秒間生滅？

地球繞日一週，需「時間」（人的感覺——所謂日出日沒是一日）大約三百六十五日餘。但是，太陽系跟著其他友輩星系，環繞著「漩系」的極強光能中心，運行一週，需要不知多少億萬光年。人類的時間，是多麼渺小！

何況，我們的「星雲漩系」，還不是宇宙的全部。宇宙中不知有多少億兆個這樣的「星雲漩系」，各自帶著一群星系旋轉，它們的形狀，大同小異，因為它們是不斷地在形成，又不停地衰老，然後又不停地死亡（解體）。初形成者，只有爆炸後形成的短短漩臂，中年者，有如花蕾盛開的四股漩臂，晚年者漩臂愈伸長擴散越散亂。在我們的眼中，就有所謂S形、Z形、形、人眼形（有瞳孔狀——所謂「天眼」光漩……；但大多數仍是形——實際上，S形與Z形，是因為形中有兩股漩臂較短，粗看不見。當然，細看起來，實在有些不只四條漩臂，不過以圓形旋轉四個象限，一般均以四股為主）。

我們現在從世界最大的帕洛瑪天文臺兩百英寸直徑電子天文望遠鏡望出去，就可看到在地球不遠的上下四方，已有兩百多個這樣卐形的星雲漩系，它們的形狀，由於與我們的「漩系」（銀河）的視線角度關係不同，看來就有些是卐形的（正面），有些是卐形的（反面），有些是扁的，形似飛碟的側影，有的垂直，有的傾斜（從我們地球的角度去看），這些漩系，有些比我們的「漩系」（銀河）為巨大不知多少千百萬倍，以致隔了那麼幾兆光年，我們仍可看見它的漩狀，有些則較我們的「漩系」為小。

舉例說：著名的巨蟹星雲（Nebula），甚至於肉眼也可看見它的一團光霧閃閃，它其實是一團卐狀的漩系，而非一個單獨的「星」。

實際上，在我們周圍，已知者，為天文界列入目錄者，已有兩千多座大大小小「漩系」。至於遙遠到連兩百英寸直徑電子天文望遠鏡也看不見的，乃是無盡之數，數不盡的，不知幾兆幾億。

這一切的「漩系」，也不是固定的，它們各有其光能中心，各有億兆星系繞著它的中心運行，同時，每一個漩系的中心，也毫無休止地自轉。無數的「漩系」，又環繞著一個更大的光能中心而運行，類似我們的「太

陽系」繞著我們的「銀河」而轉一般。

當然，這更大的運行隊伍，在環繞一個我們現今科學尚未探悉的中心運行，依照運動的定律，它也是轉成圓形的。一個圓形的旋轉體，四個象限，自然地各有一股離心力，形成各股漩臂，其形就似「漩系」；其實就是超級包容的「漩系」，形狀仍是卐形的圓形旋轉。

如此一路，無限大上去，永無盡止，宇宙的無限大，無可測量。佛教許多古代諸典均有如是提及，足見佛教自萬古以來已對宇宙有充分的認識。

公元一九六三年才被天文學家「看到」的（我不喜用「發現」兩字），在我們地球北方外太空數十萬光年之處，有一座特別巨大燦爛的噴射星系，稱為「規沙」（音譯 Qusar）之一，在我們時間約二十餘年來，天文臺攝得它的形狀，顯示它不斷迅速在縮小之中，但是收到它所輻射的輻射波（Radioactivity）卻並無顯著之減少，這件奇怪的景象，已引起了天文學界與太空學者的強烈爭論。加州工技研究院（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的天文學家，舒密德博士（Dr. Maarten Schmidt），是該星系發現

人之一，他觀察了廿多年，認為「規沙」並非縮小，而是遠去，他計算它遠去的速度，快到等於「光速」的三十二倍。

吾人現知的最快速度是「光速」，可是實際上「光速」在宇宙中，不算什麼，還有比它更快上不知若干倍的。

「規沙」之顯得縮小，就等於我們看見飛機或輪船之遠去，越去遠了越看著變小。

「規沙」不過只是宇宙中無數的「漩系」都在運動的一個小小例證，也可說明了宇宙的無限伸張，更可證明了速度是無可限量的。我們不能再泥守於「光速」，認為外太空距離太大，射來的星光射線，必定是以「光速」進行，等到達地球，那已是幾十萬年以前的「光」了。事實上，宇宙中有許多輻射能，其速度不知超過光速多少倍！

超級超短波、微波，是我們已知的超過光速的輻射能，但是還有更快的「能」，其中之一，就是存在於宇宙之中，不生不滅，無形無體的極大智慧——佛。

上面提及的，還只是宇宙的「物質」宇宙，並非全部。宇宙其實是由無數的空間聚成，我們已知的計有：時間、光、聲、熱……等等，現在我們又知道有無窮的輻射能，還有非物質的多元空間，物與非物，交互相織，形成整體的無窮的宇宙。

在物質宇宙之中，彌漫著無窮的細微氣體分子，大部分是氫氣、碳氣，一部分是氮、氦、氖，也有些氧氣（容或是三氧，而非二氧）還有其它。在受到各種輻射能的刺激之下，它們就如我們的太陽光照熱了的空氣，會旋動，溫度的差異，也會使之旋動；荷電的差別，即我們所稱的「正」及「負」，（或稱「陽」與「陰」）也會使之旋動，越旋動，聚集越多越濃厚稠密。「能」的結聚成形，就似颱風的旋轉成團，逐漸形成「漩系」，到了初期，是一團圓形球狀的光與熱，旋即爆炸四射，仍在旋轉。而形成了卍狀的旋轉，越分越多，分出了很多的「漩系」，各小漩系亦在不斷自轉；離心力使之又再分出更小的旋轉，其中的每一小中心的光熱，會形成一個像我們的「日球」似的火球，它吸引著，帶著的一羣，漸漸冷却，其外殼硬化，成為星球。

我們的所謂「銀河」，不過是無數的這些漩系之一，每一個漩系之內，都不知有多少個「太陽系」，大小不一；在那些所謂「太陽系」的每個小圈子之內，又各有不少的所謂「行星」的星球，其中有些很熱，有些很冷（用我們的標準而言），但是總有一些不太熱不太冷的，近似我們地球的。換言之，就是可能有類似我們的生命存在，智慧能力或較高，或較低。

自然，各「地球」的生物形態，必因環境不同而有差異。有些「地球」上的人類，可能就有不同於我們的繁殖方式；他們或者可以只取出人身上的一個細胞，就可造成另一個人，即所謂無性生殖，而無需兩性之配偶胎生。

佛教所講的四禪九天，人仍有形體，却無性慾。愚見看來，並非純粹是哲學觀點。

佛教所講的十億佛土，天外諸天，愚見認為亦並非單純是抽象的概念。

宇宙中何止十億個星球？何止十億個「世界」？何止千百個天體？佛教歷古以來經典都說有無量佛，無量諸天，這是符合事實的認識。

另外，上述的物質宇宙，不停地在變化，佛教之所謂「無常」。無數的漩系在形成，也有無數的漩系已經由盛而衰，最後爆炸分解，化整为零。但是游離的物質氣體，又再與其它組合，旋轉，而再逐漸形成新的星雲漩系，如此循環而已。佛教所講的生老病死，成住壞空，與輪迴原則，正是此種循環法則的一環。

英國天文學界，近數年來多次發表，發現宇宙中的一些雲霧狀氣體的活動，從光譜分析，可見有纖維狀的生命狀態物質，有智慧的反應能力。英國科學界多人認為生命來自太空——但凡有氫，有氮，就有可能形成氨基酸，逐漸發展為生命——我們所熟知之生命形態。

此外，我在上面說過，在物質宇宙之中，又有非物質宇宙與之交織。非物質在物質之中，物質又在非物質之內，構成複合的複度的多元的宇宙，其繁複，並不僅只是「正」與「負」（「陰」「陽」）兩種宇宙之互相結構而已。

在吾人熟知的物質概念看來，非物質是虛無的，但是在非物質世界的人類（姑稱為人類）的看法，我們才是虛無的。我們可進入他們之中，而一無所覺，他們也可進入我們之中，而覺得空無一物（請參閱「內明」前惠刊拙作「非物質」）。是以，我們很難說明，非物質的宇宙的存在，但是我知它是存在的。

勉強拿很接近「非物質」的例子來說：我們誰看見過「溫度」？可是，冷到零下二十度，我們就知道它存在了；熱到一百多度，我們就知道了；誰見過X光？可是去作胸膛照診，照片印出來，我們就信其存在了；誰看見過無線電波？誰能看見紅外線？紫外線？甘瑪線？

輻射能是介於物質與非物質的，有些是物質的輻射能，有些是非物質的輻射能。佛的法身，是一種「自在」的輻射能，無形、無相、無色，故此釋迦牟尼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上述的拙見，姑作此語的另一註解。

在非物質宇宙的無限的無量的空間之中，是佛所謂「無色界」的諸「天」。也有無量的佛，他們是無形無體無色無相的法身，是一種大智

慧。

以我們這樣有限科學智識，難測不可思議的佛的大智慧；來去自在自如，速度超過物質界的光速不知幾千幾萬倍；其能力能夠使事物產生內在的變化。就拿物質世界來說，它能使核子變化，能使原子價加減，能使人的腦波改變……。是以，觀世音菩薩發心普渡世人，凡有虔念禱求觀世音佛號者，必可獲得菩薩的無形的能力救助出於苦難；而菩薩的能，是無限的輻射能力，上下四方八面輻射，正如無線電波，一萬家收音機收它也不妨，一億家收它也不盡。諸佛菩薩並非以人身出現，凡所現之應身，皆是應眾生之心而現，給予安慰印證，眾生根器知識不一，是以佛乃就各人之識力而現他們認識之「應身」。印度人，看見的菩薩是天竺打扮，中國人看見的又自不同，西方人所見者又異。心中盼著高僧模樣的，就看見和尚模樣的佛相出現來拯救，意識盼望見到慈悲母性形象的，就看到慈母形象的觀音老母……。

再言之，佛的大智慧，並非局限存在於地球，它存在於物質宇宙之中，亦存在於非物質宇宙之中，它有無限形象，亦一無形象。佛的存在，

有以千億計，不只恆河沙數。亦是一化千億，千億歸一，如阿彌陀佛即是一例。

阿彌陀佛，是宇宙中古佛之一，不知歷幾千百億阿僧祇劫。釋迦牟尼，是古佛之再來，為渡世傳法而來，因為我們人類，只知物質世界，只見到實物。見到人身，方相信其存在，佛乃以人身再現，並非佛教始自釋迦之人身，其實老早在無量劫以前，已傳遞下來。

佛經說的劫，有大劫、中劫、小劫。一個劫（Kalpa 梵語）是宇宙一生一滅的往復時間，即是宇宙「成、住、壞、空」的一次週期。

別說宇宙那麼大了，就拿一個「漩系」的「成住壞空」的時間（是我們人類的感覺以為地球繞日一週的時間）來說，那也得算上不知經過多少億年了。

我上面說過，宇宙的形成與分解，再生，並非同時而是不斷循環的。在時間的觀念上，佛典所講的「無量僧祇劫」，正是對於宇宙時空的灼知，而無量僧祇劫，亦是剎那耳！時間是我們物質肉體人類的感覺，宇宙無始，亦無終，亦無量！成了不生不滅，時間就毫無意義了。

佛經諸典均說：七佛之前，古佛應世之數，無量無邊，不可喻算，不可思議。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已有二萬億威音王佛，二萬億日月燈明佛……，不可計算，才傳到釋迦。諸佛亙古以來，不生不滅，存在於宇宙之中。

愚見竊認為，我們必須亦從科學天文學的宇宙觀來認識佛教，佛教的宇宙觀，乃是無量的無限的宇宙觀，是合乎事實的，而非空想的，億萬佛土，淨土，散佈於宇宙之中，在物質之中，在非物質之中。

阿彌陀經說：善男子，善女人，當發願往生極樂淨土。

此言，愚見認為並非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上面我說過，物質受到時空限制，但是非物質的能，不受時空限制。心念專注的非物質波線，可以進入各種不同的空間，快逾光速，遠達無限。阿彌陀佛接引，我作如是觀。

所謂往「生」之「生」字，自然並非物質肉體之「生」。

地藏菩薩本願經中有云：「……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菩薩名字……或稱名，或供養……是人當得百返生於三十三天……。」

又云：「……又於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彼佛壽命四百千萬億阿僧祇劫……。」

地藏菩薩白佛言：「我承佛如來威神力故，徧百千萬億世界，分是身形，救拔一切業報眾生。」「我所分身，徧滿百千萬億恆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

明白了宇宙的狀況，我們就越能夠接受這些佛經所載的佛語，都是合乎科學的，真實的，至誠至懇，大慈大悲的，我們越多知道最新的太空科學，越多證實佛經的真理。

佛教的宇宙觀，當然不祇這一點點，我學識太淺，所知太少，只可以淺陋之程度，管窺其一斑，妄抒管見，作為拋磚引玉，盼望佛教大德指正，並多懇請博學專家用新科學引證佛教經典。

西方的不少太空科學家近年陸續發表，謂注意到宇宙間有多度空間，有非物質世界，有非物質形態的生命與智慧（我曾於「內明」月刊略為提及科學家名單）。

美國的太空探險船裝有特別製作的金質唱片，已在外太空播放地球人類的古典及現代音樂片段，並播放卡特總統的談話錄音，以多種文字譯出，大意謂：我們是地球人類……希望與外太空宇宙間的智慧生命連絡。

這些事，似均可供我們參考。

如果外太空各星系有人類，或「類似人類」，他們未必是佛，或者亦是受到諸佛所度的諸天眾生之一。

無量億萬佛與無數佛土，存在於宇宙太空的無限的各種空間之中，無色無相，不生不滅，此則為我所深信深知之事。

再窺佛教宇宙

一、宇宙的循環

佛學佛理廣大深奧，為哲學家與宗教研究者所公認，世人所共知同仰。依愚見管窺：佛學的精博，其理之一端，乃是由於宇宙認識之正確所然。古佛歷經無量阿僧祇劫以來，將宇宙奧秘真理，不斷揭示世人。人生哲理，不離宇宙本體，佛家以廣浩的宇宙慧眼觀察一切，是由大處著眼，非從小處著眼，看透了宇宙中成住壞空之循環及人生生老病死，又看透了宇宙間循環的因果規律。佛家又揭示了這些宇宙的法則事實，作為佛理基本觀念之一，發展了深奧的哲學，揭開了超自然的能力。

上篇拙作「管窺佛教宇宙觀」，實未能表達佛教對宇宙之真知的千分之一，我不自量淺薄，今後願更多作此推論，探測佛理之海的浩瀚深奧。惟我並非天文太空學家，所知有限，於佛學亦太欠修學，自難作有系統之學理探討，只有隨想隨筆所之，希望以拙文拋磚引玉，引起四眾大德對宇宙科學與佛學之印證研究。

我注意到佛學與宇宙科學之關係，非自今始，數年來，我歷次神遊窺閱佛家古籍，時見有載錄宇宙外太空之知識，我以前亦略有在「內明」月刊報告一二。可惜我每有所見，醒來均只可追憶部分，初醒時仍可見原篇累牘之文字（書多為梵文，偶有楔形古文，有些知其意，大多不解），醒後數分鐘內，仍歷歷在目，但數分鐘後，已如曝光底片，退去不見。

神遊之藏經樓，似是西藏拉薩及尼泊爾、不丹之古寺，但見卷籍繁多，塵封密藏，湮沒已久。

如果此種個人境界不妄，則可知佛教萬古以來所留下有關宇宙奧秘之文字，不知多少！我所神窺，只及冰山尖端之一微塵而已。我料歷代高僧西行取經，僅取其要，而捨去傍及宇宙天文其他之經文。而歷代名山古

剎，又多秘藏不示，以致累累失傳湮沒，假如拉薩與不丹古寺能公開藏經，必有驚人發現。

個人的神遊，事涉玄虛，只可視之為由心生之境，我不敢以之作為事據惑眾。但是若依事理推斷，佛教經典東傳至中土，並未盡其藏典，此測諒不至太謬？仍有秘藏經本，非無可能。

固本待古本秘笈，即就流通的佛經，亦已可窺見一斑，可知佛教對宇宙有真切之觀察知識，而非坐井觀天，偽託神權。

佛教所稱「劫」，不以通常年月日時計算時空。愚見認為，即是並非以地球之自轉計算時空，而乃是以太空之時間觀念計算，故此，一大劫折合地球繞日十三萬萬四千四百萬次之時間。

又說：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劫。愚意認為：此語所云十方一切世界，是指宇宙間各處「星雲」漩系（請參閱上篇拙文）內，各個別星體而言；三世，諒係指過去、現在、未來而言，亦即是宇宙中的運行次序。

就現階段的天文科學知識，我們已知道，整個宇宙是無窮盡的，無限大的空間，有億萬個「星雲」漩系各自在旋轉不休，這是各個「漩系」本身的「自轉」。假借一物來作描喻，似可以南洋出產的一種樹菠蘿比喻，樹菠蘿是一隻巨大的圓形菓子，外貌似一般地產菠蘿（鳳梨），但長於樹桮之上，每隻重達數十斤；菓內有囊，滿塞橢圓形的杏黃孢子，為數數百，各成一體；孢子內有圓核，而孢子與孢子之間，是白色纖維。宇宙正像這個樹菠蘿，內有無數個別的圓形星雲漩系，不過樹菠蘿之形體是有限的，而宇宙則無限，大不可測。但若以運動之物理法則而推斷，宇宙之形狀，當以圓形或橢圓形，為最有可能。

愚意是說：宇宙的整體，雖是一團旋轉的圓形球體，或橢圓形球體，但並無實質的邊際。

宇宙球狀旋轉體之內，有無數億萬個各別的星雲漩系，各自自轉；亦被整個宇宙的自轉力量吸引而發生公轉，好像一大羣漩渦，繞著一個無形的圓心而像走馬燈般旋轉不休。

各個星雲漩系之間，隔著空間，長短大小不一，各星雲漩系彼此又有吸引力。每一個星雲漩系之內，有億萬個大小不一的小星系，各皆繞著「漩系」圓心的極強光能而旋轉。由於離心力，這些繞轉的羣星系統，匯成巨流的長臂，又像是燃放烟火的旋轉光燄的尾巴。佛教的卐字，就是象徵宇宙動力與智慧的符號（我數次在「內明」提過）。

在大小不同的漩系內的較小星系，各有其核心——太陽（一個發熱發光的星球）作為中心，周圍有若干個被其吸引而公轉的星球，各個距差及冷卻情況不同，溫度與氣體情況各異，有些適合像吾人這樣的血肉之軀生存，有些不適合。

現在當代科學家，大多數相信：宇宙形成之初，是由於一次巨大的爆炸分散而形成。大多數科學家認為，爆炸的時間，大約在四千億年（地球時間計算）之前，自爆炸之後，形成了各自旋轉的星雲漩系，各皆擴張散開。換言之，宇宙乃越擴越大。

少數科學家反對此說，主張：宇宙正在收縮之中，而非膨脹擴散。這一派主張宇宙本來自然形成如此，並非爆炸而成。

宇宙之空間，並非真空，亦非物理學之絕對真空，而係到處充滿各種氫氣、氦氣、氫氣、碳氣等等各種氣體，尚有各種灰塵——當係星系爆炸之餘燼，亦有各種形態的生命，各種形態的智慧。

如果說，宇宙整體爆炸擴散（Big Bang）之說可信，然則在宇宙中的基本組成元素——就物質而論——無論是在任何一處星雲漩系，均應相同，所異者只是「狀況」（如水之在寒處為冰、為雪、為霜，在暖處為水，實則仍是二氫一氧），各星雲漩系的核子爆炸大小不同、溫度不同、距離不同，容或使各種氣體氣化或液化，但主要成分仍不離其本。

換言之，此一星雲漩系的構成，應與另一個不至有太大差別，只是大同小異，總是這些原子，只是原子價格略有不同。而且，在相對溫度與情況之下，原子價可以改變互換的——金可變成白金，也可變為鈾二三五。

再言之，宇宙中到處彌漫的氣體，既有氫，既有氦，既有氮……組成氮基的可能，不得完全煞殺。氮基為生命初步形態之要素。

生命由初步單細胞……演變為複雜的生命，此種可能性，在宇宙中，到處均會發生，只是程度各異，形態各別。

英國科學家近數年來多次宣布，發現太空深處，有類如生命形態的氮基物質，亦有發現太空有類如細菌的微生物。

現階段的科學設備，已可觀察宇宙太空若干現象，但要云可觀全豹，則未免言之尚早，不過，從一微塵可看世界。

我們的地球，不過只是我們的太陽系裏的一個行星，我們的太陽，不過只是我們的星雲漩系（所謂「銀河系」）內的一個橙色小小發光發熱星球。單是我們的銀河系內，已有不知多少千億個大小不一的「太陽」，各自成系，各帶羣星，繞著銀河系中心的極高極強光漩中心而公轉。

除了我們的地球上，有我們這樣血肉之軀的人類與各種動植生物之外，我們怎可一口咬定宇宙之大，再無別的星球有生物有人類？

別的太陽系中，亦自然有可能類如我們地球的星球，既然構成之原子物質相近，亦自有可能有各種形態的生命，或為無情生，或為有情生。

當然，由於溫度、大氣、日距……等各種因素的不同，不能冀求各星球上的生命均與我們完全一致。我們的四肢、頭腦、五官、內臟，均係為適應我們地球環境與地心吸力而形成現況，而在其他太陽系的地球或行

星，吸力比例不同，氣溫不同，大氣組成比例不同，產生的生物，也必與我們相異。

小天狗星 (Sirius B)，並不屬於我們的太陽系，甚至不屬於我們的銀河系，它與大天狗星，屬於另一星雲漩系。它是最接近我們銀河系與太陽系的「外星系」之一（其鄰近的七姊妹 Pleiades 亦然，均是局外星系），小天狗星的表面全部均為海洋所組成，而其地心吸力，因其地質密度較大，而較我們的地球大了三百倍。小天狗星上海水中生存的水族，亦不同於我們的海中生物，小天狗星的人類，上身似我們，而下身是魚，即所謂「美人魚」。

現代伊朗與伊拉克，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曾有巴比倫帝國，巴比倫在六、七千年前，即已有傳說，謂有一個半人半魚的仙人，從天而降，從海上來，教化巴比倫人各種天文知識，巴比倫人始有文化。

地中海一帶，自古盛傳美人魚；義大利那不勒斯外港，有一處小峰，盛傳曾是美人魚月夜歌唱，引誘水手著迷之地，荷馬史詩中，尤利西 (Ulysses) 駛船過此，令水手以棉花塞耳，他自縛於船桅，但聽了美人魚之歌，

亦幾乎要掙脫繩索往就。

神話未必全是幻想，往往有些是由若干事實衍化而成，我們不能遽說：軒轅氏及夏禹均無其人。

小天狗上的人類是半人半魚「美人魚」，然則，其他星球上的高智生物，豈不可能有半人半馬的「仙陀」(Centaur)？或半人半獅？半人半牛？半人半蛇？

乍聽似荒謬，均是因為我們太習慣於我們地球的環境了，我們動輒謂：生命必須呼吸氧氣，必須有水分，方可構成存在。我們怎知其他太陽系的生物，必須吸入與我們相等的氧氣？我們連自己地球上的生物都未全知！

「死海」與「鹽湖」兩處的海水鹽分，濃過一般海洋五倍至十倍，故稱為死海，指為無生命，但今發現，死海及鹽湖，均有細菌、微生物，亦有魚類，牠們並未變成廣東曹白鹹魚，而且活得好好的。地球上的樹木植物，吸入二氧化碳，以碳氣及葉綠素，與日光起光合作用製成糖，而放出氧氣，誰說它們靠吸氧為生？

南極洲數千公尺厚的冰層下面，發現零度下的海水中，有魚類及其他生物。西伯利亞、加拿大、喜馬拉雅山、美國、北歐，到處發現「雪人」一類的不畏寒的動物。

我們怎可一口咬定，宇宙中除了我們自己就沒有別的人類？

我們又怎可一口咬定，凡是人類必須完全似我們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的地球上，人類也各有不同呢！南非祖魯族，身高七尺以上，而中非侏儒族，身高僅兩尺至三尺，東方人黑髮褐睛或黑睛，高加索人金髮藍睛，愛斯基摩人可耐攝氏零下六、七十度嚴寒，熱帶人可耐華氏一百二、三十度奇熱。

我們怎可斷言，在其他星球上沒有形態各異的高等生物或人類？

或者，在某些星系的人類，未必要靠氧氣為生，或呼吸氫氣或氮氣亦未可知，其身體體質構成，也未必與我們一致，他們的細胞、血液，未必需要氧氣。

在某些星系，人類或者竟不須呼吸，而只是吸收「輻射能」，亦無須飲食，其體質是有形無實，他們能夠自如幻化分身，我這應該不是太離譜

的想像。他們的形體，即是我們所謂的「非物質」。

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受到地心吸力的限制，我們只可一跳數尺，又不能飛，若從高空跳下，若無降落傘，必跌死無疑。我們力不過只能舉數百斤，我們若不飲不食，就無以維持此一具臭皮囊，我們必須新陳代謝，我們要排泄糞便廢物……這一切，都只是以我們受制限於這個地球環境的情況。

當我們看見有外太空宇宙的人類，能夠來去自如，一躍百丈，凌空飛翔，不飲不食人間煙火……我們就以為是不可能了。

我們人壽最多不過百年，於是我們就不相信有古佛壽長數十萬年了。這情形正像細菌之朝生夕死，亦不知人類有百齡之壽！

可知道？修成脫出生死，而存在宇宙中太空中的佛，是極高的智慧能力，而非地球人身。佛菩薩已脫出地球公轉時間，從宇宙太空望來，那地球旋轉飛快，瞬間，已過了幾千萬次「公轉」了。而在宇宙太空，根本就沒有絕對時間，只有相對比較時間，所謂「天上一日，人間千年」，還不足以前容。

舉個淺例——有一人，吻別才滿月的兒子，乘太空火箭往太空，去小天狗星探險，他在火箭中，只覺得過了幾星期，回頭俯望地球，已自轉公轉飛快，像陀螺一般，不知轉了多少次。等他回航至地球，尋到家中，妻已去世，兒子已成九十老翁，子孫成人，而他本人，仍然是二十許的青年。

這例並不太適合，但可略為解釋太空時間觀念，或者略能幫助我們了解！已經脫出生死，在極樂世界（在宇宙深處的各處）的佛菩薩，怎麼已經歷了無限阿僧祇劫，用地球時間來計算，就是幾十億年了。

佛家講一大劫，是十多億萬年，在我愚見，是吻合科學事實的，而非誇大之言。

佛家所講的時間，並非我們地球的時間，而是比照地球公轉之時折算成的「十數億數千萬年」，其實在宇宙，一瞬而已。

佛家講的「成住壞空」，也正符合宇宙的生成發展到毀滅的過程法則。

宇宙的形成，是由於各種氣體原子的旋轉，滙集成形愈轉愈急，產生巨大光熱，越聚越轉越濃密，一聲巨響爆炸，分散成無數億萬星雲漩系。

各系又公轉及自轉，各系之核心亦是極高核能光熱，轉到盛時，成為卍狀。過了盛時，各臂拖長鬆弛散落，漸而核心一陣爆炸，全體又化為氣體游離原子……豈非符合佛家所言的「成、住、壞、空」？

我們亦可由此推斷，「成住壞空」，實乃佛家亘古對宇宙法則的認識之揭示，可惜很少人注意到它的來歷與真意。

從空又再漸漸聚滙成形，一路循環下去，豈非也合乎因果之律？

佛經所講的「億萬佛土」，我認為並非指地球之內而言，而是指宇宙間的各處星雲漩系內的星球而言。

佛經所講的三十三天，是用三十作為多數複數的代表，指出宇宙中有無數的空間。佛家講四禪天上之人，連色身亦看不見了，稱為無色界，我在上面講的無形無體的宇宙星球人，或者可作「無色界」的詮釋。

佛家修鍊到脫出生死，進入涅槃，不生不滅。在愚見認為，是鍊成一種自在的「能」，永存於宇宙太空，不受任何地球的物理限制。佛的大能是輻射的，無遠弗屆，亦可聚而為一，化而為千百億佛；如果我們明白核子輻射能，當不難了解佛能的輻射，亦應知呼喚觀世音菩薩或地藏菩薩之

名號，即可獲得其輻射能力之救助，如果認為菩薩係化人身來援，我想那是菩薩因人而點化施為而已。

我亦認為，阿彌陀經云：「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是可能指的，宇宙中無限的星系。星球之外，有某一「空間」，是極樂的空間，這個宇宙是複度空間的（拙文以前多次論及），其中很多是「非物質的」空間，我們若以「身」求，是難以觸及的，若以「識」求，以「佛」求，必可進入。

我們若不從認識宇宙入手，事事只從狹窄的地球本位，甚至於只從更有限的時空觀念，去閱讀佛經，自難了解佛經中所講的「世」與「界」。我們又受制於有限的，甚至落伍的所謂一般科學知識，必然就會視佛經中所講的宇宙自然為「超自然」（超過地球一般物理法則），我們很容易墮入自設的「井」中來譏笑「天」之小了。

二、黑洞與白洞

地藏菩薩本願經第一章內，無毒鬼王答覆菩薩云：「實有地獄。」又說：「三海之內，是大地獄，其數百千，各各差別。所謂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無量，次有千百，亦無量苦。」

本願經第二章開首一段云：「爾時百千萬億，不可思，不可議，不可量，不可說，無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獄……。」

又佛言：「我從久遠劫來，蒙佛接引，使獲不可思議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徧滿百千萬億恆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

地藏菩薩又在第三章曰：「若有眾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

又說：「若有眾生毀謗三寶……玷污僧尼……偽作沙門，心非沙門，破用常住，欺誑白衣，違背戒律，種種造惡，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

獄。」

又說：「無間獄者，其獄周匝八萬餘里，其城純鐵，高一萬里，城上火聚，少有空缺，其獄城中，諸獄相連，名號各別，獨有一獄，名曰無間；其獄周匝萬八千里，獄牆高一千里，悉是鐵為，上火徹下，下火徹上。」

又說：「獄中有牀，徧滿萬里，一人受罪，自見其身，徧臥滿牀，千萬人受罪，亦各自見身滿牀上，眾業所感，獲報如是。又諸罪人，備受眾苦，千百夜叉，及以惡鬼，口牙如劍，眼如電光，手復銅爪，拖拽罪人，復有夜叉，執大鐵戟，中罪人身……復有鐵鷹，啗罪人目，復有鐵蛇絞罪人頸，百肢節內，悉下長釘，拔舌耕犁，抽腸剉斬，烱銅灌口，熱鐵纏身，萬死千生，業感如是，動經億劫，求出無期。」

又曰：「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時，展轉相寄，此界成後，還復而來，無間罪報，其事如是。」

又曰：「日夜受罪，以至劫數，無時間絕，故稱無間；一人亦滿，多人亦滿，故稱無間；罪器叉棒，鷹蛇狼犬，碓磨鋸鑿，剉斫鑊湯……生革

絡首，熱鐵澆身……苦楚相連，更無間斷，故稱無間……，」

地藏菩薩本願經第五章中，菩薩又列舉地獄名號及罪報惡報之事。包括：「閻浮提東方有山，號曰鐵圍，其山黑邃，無日月光，有大地獄，號極無間，又有地獄，名大阿鼻，……。」及飛刀地獄，火箭，夾山，通槍，鐵牀，鐵牛，鐵衣，千刃，鐵驢，烱銅，抱柱，流火，耕舌，剉首，燒脚，陷眼，鐵丸，諍論，鐵鉢，多瞋，叫喚，拔舌，糞尿，銅鎖，火象，火狗，火馬，火牛，火山，火石，火牀，火梁，火鷹，鋸牙，剝皮，飲血，燒手，倒刺，火屋，鐵屋，火狼……種種苦楚地獄，不一而足。

本願經第八章，列舉各處地獄之鬼王，計有：無量鬼王，閻羅天子，惡毒鬼王，多惡鬼王，白虎，血虎，赤虎，散殃，飛身，電光，狼牙，千眼，噉獸，負石，主耗，主禍……主疾，主險，主魅……等百千諸大小鬼王。

對於地藏菩薩的解說，愚見認為全是真實可信的。

上面我說過，宇宙太空之中，有無數的星雲漩系，內中各有不同之「世界」，不知多少，有些世界是光明的，有無量極樂之佛或人；但自

然，也有些「世界」是黑暗的，永遠見不到光明的。生存在其間的「人」，自然形狀不同，小天狗星有半人半魚，其他星球世界為何無可能有牛頭馬面？惡鬼夜叉？

我認為，地藏菩薩所指的「地獄」，並不一定限於我們地球之內的「地底」，而是泛指宇宙之中，各星系各空間內的「獄」，到處均有。

故此菩薩言：「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一段（見上錄）。

菩薩所言「界」，已經很顯明指示出來，那是有「成」「住」「壞」「空」的宇宙中的各處星雲漩系的星球或空間，一個星球或星系毀滅了，罪人的靈魂識力，又寄生其他星球或星系，繼續受苦，永無休止。

星系或星球毀滅時，必有爆炸，有「劫火」、「劫風」，在高溫度的火燄當中，受到火燄的燒煉苦楚，就是菩薩所指的火燄諸獄。就拿我們地球的物質世界來說，地心亦是高溫的鐵漿與火燄地獄，烱銅地獄。無論在任何星球，亦自必有「劫水」。如果靈魂被押往奇寒冰凍的地獄，就會受到冰山冰雪之苦。

在不同的各種地獄之內的各種鬼王，各形各狀，或者就是宇宙中各星雲漩系內一些星球的黑暗世界的「人」類，或有形而無體，我們以地球作標準，稱惡者為「鬼」，為「魔」（星球未必都是光明世界，近者如我們的月球，就有一面永遠見不到光，木星的諸月，亦如此）。

我說過，宇宙是複度空間的，其中有些空間，難免不全是黑暗的非物質世界，又有別於物質的黑暗世界，菩薩所言地獄，亦可能有一些是在這些黑暗空間之內。

這個宇宙是不斷在移動著的，根據天文學家觀測各星座的位置，歷年紀錄，測知宇宙正在以我們每秒鐘三萬英里的速度移動，奔向何處，却不得而知。我的猜測，是宇宙這一大團混沌，亦正在自轉，及繞著更大的什麼中心而旋轉，即是在宇宙之外，有更大宇宙，更大宇宙之外，又有無窮宇宙。

這一個宇宙，在星雲漩系之間的空隙，是黑暗的空間。但有無數我們肉眼不見的能在輻射，用一種專門收集宇宙輻射線的儀器（狀如巨大雷達圓斗形天線），可以收到。由電子儀的錄針，用畫線方式記錄下來它們的

波長，來自接近的星體的輻射線，波短而促，來自遙遠的星體，則波較長而低沉緩慢，用光譜分析儀，可以分析出來源含有什麼元素。

在美加，有數處這樣的收集站，美東有麻省理工學院、貝爾研究所；西岸有南加州的帕洛瑪天文台、葛里芬天文館……在加拿大有滿地可、多倫多……他們的科學家時常交換觀測資料。他們大致知道宇宙間的各種輻射線、甘瑪線、阿法線、X線、紅外線、紫外線、無線電波、微波……等等。

但是，有時會收到一種超微波、柔和的、奇怪的，他們尚無法解釋那是什麼？

我想我們不妨試用一架那樣的電子儀來作一試驗，是那些宇宙線不？我們誠心念佛，你且看那儀器上記錄的那些超微波！

信筆至此，我想一提，宇宙之中，各處均有「黑洞」(Black Holes)與「白洞」(White Holes)。

首先，我們要明瞭：任何旋轉都會形成漩渦，宇宙之中，那麼億億萬萬的漩系在旋轉，自然會引起兩種漩渦，一是星系與星系之間的空間，氣

體物質，受到影響而形成漩渦（其情形就如很多船隻在靜水中行駛，引起水中處處產生的漩渦）。另外，是星雲漩系本身自己漩成的，在其中央核心底下匯成的無形的漩渦力量，其情形有如我們所畏懼的龍捲風；而其吸力更不知較龍捲風可怖幾千萬億倍！

就是在我們的太陽身上，也有黑洞，一般稱之為「黑點」；那是由於太陽火燄，數十萬度的高熱焚燒中，產生的熱風，旋轉而成的黑洞漩渦。每逢太陽出現「黑點」，它所輻射的強大輻射能與磁力，就破壞或影響我們地球的磁場和我們人為的無線電波。

我們的太陽，不過是宇宙中一個「漩系」內的邊緣的一個「矮子」小星，威力尚且如此大，何況那些千萬倍大於我們「銀河系」的「黑洞」？那些「黑洞」，都是無底洞，又有些黑洞的形成，是由於一團「星系」或一個「太陽」之類的爆炸毀滅（而天文界卻誤呼之為「新星」Nova，也就是佛家講的「壞」到「空」階段，旋轉而成）。

各種黑洞的內部，都是黑暗不可測，其輻射能，濃密無比，強烈無比。

我們所知的龍捲風所過之處，把鋼骨水泥的大樓，火車……什麼都捲上天空，美國南部、中部，每年至少有十多次龍捲風，可怕得很。

宇宙中的黑洞，却是把一切闖入的東西，都旋轉吸入無底深洞之內。黑洞是通往另一空間之門，物極而必反，物質之「能」，到了匯成黑洞，已到極端，旋轉化為非物質或反物質。可說，黑洞是「物質宇宙」通往「非物質宇宙」之孔穴隧道，是兩種宇宙的交叉點之一。

非物質宇宙與物質宇宙是交織並存的，反物質宇宙，是第三者，與前兩者亦交織並存。

黑洞亦可能通往反物質宇宙。

假如我們乘太空探險船，不幸被任何一處黑洞吸入，將一直永遠下墜下墜……在黑暗的隧道內旋轉不休，永無止境，直到被強烈的輻射能消滅。

不過，在黑洞之內，有時會出現一兩處旁邊的「白洞」，是由於黑洞漩渦旁邊旋轉過劇而轉成的一處「真空」，已不黑暗，故名「白洞」，假如我們不幸被黑洞吸入，若遇到其內的「白洞」，仍有希望經由白洞的反

漩而出到太空。

美、蘇、英、法、加各先進科學家，在大約一九六五年，才首次發現「黑洞」。嗣後，即不斷收錄得許多黑洞所放射的異常強烈輻射線。

「白洞」的出路，亦可能通至另一個與我們的宇宙平行或相似的物質宇宙，或非物質宇宙。

地藏菩薩講的十八層地獄，愚意揣測，並非如我們一層樓兩層宇之「層」，這個「層」字之意，當係指「種類」「等級」。愚意認為，十八「層」地獄，未必在我們地球地層下面。愚意揣測，可能散佈在宇宙中各處空間、星系、星球之黑暗者，或在「反物質宇宙」之中，或在「非物質宇宙」之中。

翻閱中西羣書，多載有曾死後還魂者敘述死亡剎那之感受，人言各殊，但有共同者兩點。有一類死亡者，死亡後感覺身進光明世界，心中喜悅，望見金光燦爛，此一類是行善者，唸佛者。另一類死者，感覺進入黑暗隧道，深不可測，旋轉下墜，永無休止，後來進入黑暗地獄之中，見到牛頭馬面夜叉、鬼王……刀山、火獄……等等。此一類是未曾行善，未曾

信佛者，殺孽多者，淫邪者，多行不義者……。

亦聞三十年前，廣州某局長夫人，死去三數日復生，醒後，敘述黑暗隧道及地獄情狀，從此信佛行善。

愚意揣測，所謂「黑色隧道」即是宇宙中的各處「黑洞」。

有人死後進入了黑色隧道，不得出，急唸誦地藏菩薩名號，終見光明，從光明孔道復出。愚意認為，此必係得佛力之助，從「白洞」逸出。在我們地球上，亦有已知的，著名的「黑洞」，一共二十四處，最著名的，在百慕達三角洲；其次，是日本東南海面，黑潮最洶湧之處。又如：葡萄牙西邊、阿速列島附近、南非好望角外海……等均是著名的地球「黑洞」，船機失蹤，時有所聞（當另外討論）。

本文是企圖補充前文「管窺佛教宇宙觀」之未盡之意，但是，我仍感言有未盡，文已太長，佔去「內明」太多篇幅，請容另文再談。

拙意竊以為，今日科學太空時代，非但與佛教並無衝突。太空科學知識越多，越來越有助於解釋佛理和佛教的「超自然」現象與觀念。

我的宇宙知識不足，一部分得自閱讀羣書，一部分得自難以使人置信的「神遊太虛」。以此譴陋，來企圖研究佛教與宇宙的關係，自是力有不逮，只有希望大德們指教。

總結拙文，我認為，古佛自亘古即已與宇宙並存，存在於宇宙中，是一種不生不滅之超然輻射「能」，其存在非如一般人認為之只在地球而已。我又認為，佛土億萬，是散佈於宇宙無窮的複度宇宙與複度空間，地獄亦然。靈魂意識，若持念佛名，可往佛土，若作惡孽，難免墜入「黑洞」，至無間地獄，永恆受苦。

初探柏峰佛光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心中覺得香港妙法寺洗塵法師與金山法師即將抵達加拿大，我又感到夏威夷機場滂沱大雨，法師僧衣淋濕，我在此之前，只聽說洗塵法師去了臺北籌辦十方叢林學院，並不知法師會從夏威夷來加。

我想向溫哥華近郊烈治文市的羅午堂居士打聽，但是他去了臺北未回，我想他的家人不認識我，我打電話去不知他們怎樣反應？還得羅居士回加打電話給我才好。

很多人都有過這種經驗——正想打電話或寫信給某人，對方也同時會想打電話或寫信過來。我這邊剛要拿起電話筒，它就響了，正是羅居士打來的電話。

羅居士說他昨天才從臺北回來，我就問：洗塵法師是不是馬上就來？羅居士說：「是的，你知道啦？」我說：「還不知道呢，不過心中覺得他好像就快來了。」

羅居士就告訴我：法師明天晚上九點四十五分到溫哥華，從夏威夷飛來的。羅居士又說：「你沒有汽車，時間也太晚了，不必去機場迎接了。明天早上到我家來見法師就好了，法師住在我家。」

我非常歡喜，因為終於有機會會見洗塵法師了，以前法師曾經來過加拿大幾次，我都錯過機會沒見到，這一次得償素願，怎不歡喜呢？

我以前只在神遊中見過洗塵法師，幾年前，我已在「內明」雜誌提過此事，說我定中見到這樣一位很有佛相的法師，在越洋高空三、四萬尺的飛機艙內，因為機上未備素食，空中小姐來送餐時，法師寧願挨餓，也不吃什麼，只取一杯菓汁。

我將此事寫給「內明」主編沈九成先生，我並繪出法師的莊嚴相貌，沈先生回信說很像是洗塵法師。

其時我仍未見過法師或他的照片。大概這就是彼此神交心通吧？

當年我亦在信中提及定中看見妙法寺和新建未落成的大殿，我所提細節，均蒙沈先生回覆一一解說證實無誤。

這些事實，我又再提，並非又要自詡有「他心通」，我並無「他心通」，全無修為。我時有所見，實際上當係因為篤信佛教，在心靜之時，佛力令我看見些許，我不敢掠為己能，何況，我要見時不能見，景象來臨我不能拒，我又不能見自身之過去未來，分明就不是我的「能力」，我若有「能力」，那倒好了，我就去看看馬票彩票什麼號碼中獎，好讓我發點財，也都知道怎樣趨吉避凶了。

說到彩票，倒有這種情形，每逢電視上搖彩，我看著那電動彈珠轉動，我心中就自然浮現一個數目字，幾秒鐘之後，彈珠果然出現我先見的數字，準確率有時達到百分之九十五，有時我會把全部號碼突然寫出來，幾分鐘後，電視上搖出同樣的一組號碼。

我時常拿它來做遊戲消遣，但並無助於我買彩票，我要的號碼，總買不到。所以，這種預見，徒然叫我生氣，倒不如不見還好些。總之，我不是有「神通」的人。

羅居士沒告訴我，有幾位陪同洗塵法師同來，而我却在心中看見還有一個老法師和一位青年法師，我心想也許馮公夏伯伯會知道，我先查問各航空公司，只有西方航空公司有班機從夏威夷飛來，預定抵達時間也相符，問他們旅客名單，却不肯告知，我就打電話給馮伯伯。

馮伯伯說是洗塵、金山兩位法師同一位弟子一起來，不錯是西方航空公司，說有一位楊太太一家開車去接。

溫哥華市範圍很大，全市連同周圍衛星小城市，合稱「大溫哥華」，縱長約二十英里，寬約十五英里，雖然只及洛杉磯十分之一，也就夠大的，從舍下到國際機場，大約二十英里，我又窮得買不起養不起汽車，向來都是坐巴士，這次也只好坐巴士去機場。

十四日晚間，乘巴士，轉了三次車，才到達機場，且喜天不下雪，氣溫在攝氏五度左右，不算冷（一週前大雪盈尺，冷至零下五度）。

趕到機場閘口，看到人叢中有位雍容華貴的夫人和一位青年，我料想必是楊太太等，但不便造次搭訕，且等見過法師再說。

大約一小時後，看見洗塵、金山兩位法師和一位青年僧人出現，我一見洗塵法師，就即認得，正是昔日定中所見的高僧！只是他有些旅途倦容，我趕忙合掌為禮，前往歡迎，自我介紹，我問夏威夷是有暴風雨嗎？法師說上機時有下大雨。

不知是否把法師們嚇了一跳，我的衣著一向隨便：夾克、牛仔褲、皮靴、小軍帽，倒像一個加拿大士兵的樣子，法師們實在想不到一個文人會是這副粗魯的外表吧。

還好一提起，法師們就很歡喜，此時那位雍容貴婦也帶了兒子上來，果然正是楊太太。

楊太太說：沈九成先生有封信給你，你收到沒有？他三號寄出的。

沈先生的信，我並未收到，這一陣是耶誕季節，郵件多，信很慢。事實上，沈先生來信，十五號星期一才給郵差送到。信上說兩位老法師將來加拿大，盼和我一見，信中並介紹泰國華僑楊太太。

加拿大的郵政「牛步化」，公文也「牛步化」，天下聞名；耶誕期間，一封賀卡，溫哥華城東寄城西，竟走上十多天，不稀奇。平常，一封

三藩市來信，走上十四、五天，紐約市一封信，走了二十六天才到我手上，何況香港來信。

讀者你們誰有急事要通知加拿大、美國親友，還是拍電報或打越洋電話吧！美加兩國的郵政差勁透了！我在離開三藩市前三天，寫信給母親，我人回到了家中，那封信仍未到，要一週之後，信才寄到，你瞧瞧！

楊太太令公子駕車，先接法師們到楊府，我也隨車同往。楊太太令諸公子及女公子出迎，頂禮兩位法師，非常隆重恭敬。

兩師先到佛堂禮佛，楊太太款待供養素點，其時已接近午夜。洗塵法師談鋒甚健，對我嘉許過當，他提及我以前函中說到妙法寺廚房的情景。我函中說到在定中看見妙法寺種種，我說看見妙法寺的一尊觀音菩薩金屬小像發射出耀目金光閃閃，非常威靈，我又提及寺中庭園花木建築等。

楊太太問我怎樣看見的？我說我一靜心念佛唸經就會看見很多情景，香港、臺灣、大陸、南美、太平洋……情景會自然浮現於心中，好像眼見，我想這是佛經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我不能禁止，我也祈求不來。

洗塵法師說我的相貌是觀音菩薩送子之相，是我母向觀音菩薩拜求賜予所得到的。

洗塵法師可不是道行高深嗎？我母拜佛求子這件事，是沒有外人知道的，從來也沒告訴過誰，甚至沒告訴過我，是我某次忽然問及母親此事，她才講及的。

洗塵、金山兩法師是羅漢相，有些事，我心默識，而不能講的。就像宣化法師跟我彼此心中夙知前生的事一樣。人人都是有前生的，只是並非人人都能憶及前生，物慾與愛憎，七情六慾，把人的靈思封蔽了。這並沒有什麼神奇，我們都來自宇宙外太空，我們都在生死循環之中，不斷循環再來，佛陀是充滿宇宙的智慧之「能」，為慈悲故，再來以人身教化度眾濟世，而像我這種庸碌凡人，只是再來受世上的苦惱。

以為是神話嗎？我在以前一篇隨筆中已提過「追溯前生」。現在西方各國，人們普遍已經接受了再世循環的觀念，成千成萬的人已經從靜中或催眠中憶見了他們的前生因果。

楊太太母子和我送法師們到羅居士府上休息，然後楊太太又送我回家，和家母相見，大家談到子夜二時半才分手。

在舍下，我突然對楊太太母子描述我心中看見她家櫥內珍藏的二十餘尊佛像，我能講出其顏色形狀，和一尊長頭的壽星像，及一條磨擦刮痕。此外，我能看見楊太太在泰國的府第的粉牆，高同真人的菩薩雕像，樓上黑棕兩色的、光滑如磁磚的地面……屋邊的松樹，磚石砌成的尖角花徑，古典式樣似南瓜瓜瓣的巨大花盤、石級、大窗、三樓、拱廊、佛堂陳設……。

我從未去過泰國，也從未聽誰說起過這些，也從來未在以前見過楊太太。

楊太太母子頻頻點頭說我看見的都對，她似乎有些驚訝。我說我也不知怎麼浮現的這些景象。

我對楊太太說泰國將有政變，我還談及其他事情，這裏不必細述。

次日上午，我乘巴士到烈治文羅府，拜見洗塵、金山兩位大師，聆聽洗塵法師講話。在這段非正式的说法中，他指出「貪」念是世人煩惱之

源，這話說中了我心中的毛病，我幾乎汗流浹背，我仍未能戒「貪」，我又想錢，又貪利，又愛貪玩，自己常說看得很淡，其實，何曾做到真正四大皆空？無論怎樣也有些貪念、瞋念，我聽法師開示之後，我更加要自我鞭策修行了。

我問及法師此行赴紐約考察籌設佛學學院的事，法師說要在美國辦佛教大學，很不容易找到適當場所，而且也有很多困難。可能先辦一個佛學研究所，吸收高級知識分子研究佛學，作為將來傳播佛學的種子，將來再徐圖普及。這樣先辦一個研究所，在經濟上不致一下子太沉重。

我非常贊成法師的計劃，我隨即又問法師有無計劃在加拿大開設一所宏偉的道場來弘揚佛法？像妙法寺萬佛寶殿這樣莊嚴宏偉宮殿式建築，能在加拿大建一座就再好不過了。

洗塵法師說：開道場的確必須要規模宏大才能顯出莊嚴，啓發人們尊敬和信念。偉大的佛教道場，都經得起時間和時代的考驗，永遠存在，永久弘法。若太小太簡陋了，一般人會生侮慢之心，就像酒店，越大越高貴的，越多人去光顧。佛教雖不重視物質，但是在弘揚佛法，仍然最好是有

氣象恢宏的道場，這是千秋萬世的事，要有永久的大道場才好推廣佛教教育。

我說，對極了，像這裏有些日本人，租一間小房間，擺點鮮花一幅佛像，也開一個佛堂，往往不到幾星期，就門堪羅雀了。

我因之又說：兩、三年前我在「內明」，發表過一篇「山中佛光」。我常看見溫哥華過海北岸兩處山中，出現淡淡金色佛光，常常都是出現在初一晚上下半夜，那山中都無人家，又無城市燈光反射照到。常常在冬天晚上看見，當然不是螢火蟲成團之光，螢光是綠色幽光，與之不同。

我請問洗塵法師願否前往一觀其地點，我說或者佛意將來在此開一道場成為名山大剎，故現此光。

洗塵與金山兩法師欣然同意往觀。於是由我導路，楊太太及一位張居士同往，我們先驅車到溫城中央的小山公園頂上，我遙指出現佛光的兩處，一在西溫哥華羣山西端，另一在北溫哥華東北角上。前者有路可達，後者無路可通。

洗塵法師說，遙看形勢，是很不錯，不妨去看看，只看較近的一處吧！

張居士駕車，我們穿過廣達一千多英畝的士丹利公園，越過獅門大橋，到了北岸，沿著海邊向西而行。

起先我們到了一處山腰上，却不是我見佛光之處，不過已很接近。從山上眺望，俯瞰太平洋，左邊有「溫哥華半島」環抱，右邊有「溫哥華島」雪峰拔起凌空成為屏障，確是好雄偉氣派。

我們再折回公路西行，來到我見佛光之山麓腳下，卻苦無路途可上，山邊都是巨大的沙巖地層，由上面垂直而下，一落數百尺，山脈至此忽然降落，向海洋伸出，又忽然擡頭成為一處小峰，海面廣闊，兩邊有島形同兩肩臂。

洗塵法師說：此地形勢果然很好，風水不錯。

我說我不懂風水，可是知道這山中地底有水源，山上有小湖，水從地底湧出，也有溪流。這話是我未去前說的。到了果然看見山中數道泉水潺潺流下，成為水濂，因是白天，未見佛光出現（西岸山脈，未必都有水，

很多是沒有水的）。洗塵法師似乎很感興趣，不住仰望該處山峰，山上樹木很多，都是野生森林，是杉木之類，長得很高，高達七、八十英尺，亂石處處，山腳下海邊才有人家住宅。

張居士說：這山都是政府公地，不賣的。

我這一聽，十分灰心！我說那全無希望了！我多麼希望佛教能獲得這座山峰來建造一座宏偉的佛寺道場呀！我多麼希望這成為北美洲第一座中國宮殿式的大佛寺，向西方弘揚佛教！

既然這是公地，那希望就化為泡影了！

洗塵法師安慰我：佛意是微妙得很的，也許將來會有機緣也不一定呢，不要灰心，當初我們也夢想不到能在香港建成今日的萬佛寶殿呢！這裏的道場，說不定將來機緣一到，眾志成城，水到渠成。

我說，也只好這樣希望吧！

看那崖下浪花飛濺，奇石如筍，懸崖矗立，山腰上面森林黑暗，我說：如果能在那山上建成宮殿式佛寺，拾級而上，俯臨太平洋，面南又向西，那氣象該是多麼雄偉莊嚴！

歸程中，天色已黑，才下午三點多，太陽已沉入海中了，溫哥華兩岸燈光輝煌，有如繁星，回首柏峰，已被黑暗淹沒，迷霧湧現（該處英文叫 Cypress Mountain 譯為柏峰）。路經市區公園，我對洗塵法師說：這公園湖水底下五百多尺有地裂一條，市區內的假溪（地名）也有一條地裂，溫哥華島外西邊海中也有一條很大的地裂，要大地震了，不得了！

翌日，果然溫哥華島外海中發生大地震，震力達李却氏地震計六級五，幸而無甚災害。香港人較少經驗地震，不過不久也有一場可以感覺得到的小小地震了。美國加州又將有強烈地震，義大利的地裂還會再有地震，它一直通到阿爾及利亞，互相影響，我講這些都不過是常識罷了，並非預見。

和法師分手之後，我乘巴士回到家中，隔海遙望柏峰，念念不忘；我仍然盼望有一天，佛教能在柏峰上面建設一座規模宏大的佛寺，附設教育機構、研究所，向加拿大弘揚佛法，也成為佛教西傳的又一座重要基地。柏峰出現佛光，是否微露此機呢？

佛頂放光明的科學證據

佛經常常提及佛陀放出佛光，例如：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章說世尊講大乘經後的一段：「……佛說此經已，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眾，普佛世界，六種震動。

「爾時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是諸大眾，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

「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徧，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並見彼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

修行得道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種信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涅槃者，復見諸佛涅槃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

爾時文殊菩薩解答彌勒菩薩之問，謂：「如我惟忖，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諸善男子，我於過去諸佛，曾見此瑞，放斯光已，即說大法，是故當知，今佛現光，亦復如是，欲令眾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故現斯瑞。」

文殊菩薩又說：「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演說正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種智。」

「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如是二萬佛，皆同一字，號日月燈明，又同一姓……初佛後佛，皆同一字。……」

「……是時日月燈明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說是經已，即於大眾中，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眾，普佛世界，六種震動……」

「今見此瑞與本無異，是故惟忖，今日如來，當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

地藏菩薩本願經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爾時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訶薩，皆來集會，讚歎釋迦牟尼佛，能於五濁惡世，現不可思議大智慧神通之力，調伏剛強眾生……」

「是時如來含笑，放百千萬億大光明雲，所謂大圓滿光明雲，大慈悲光明雲，大智慧光明雲，大般若光明雲，大三昧光明雲，大吉祥光明雲，大福德光明雲，大功德光明雲，大歸依光明雲，大讚歎光明雲。」

「放如是等不可說光明雲已，又出種種微妙之音，所謂檀波羅蜜音，尸波羅蜜音，……慈悲音，喜捨音，解脫音，無漏音，智慧音，大智慧

音，獅子吼音……大雲雷音……。

「佛告文殊菩薩：三千大千世界……山石微塵，一物一數，作一恆河，一恆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內，一塵一劫……。」

其他佛經，很多提及類似的瑞相，不勝枚舉，這些瑞相佛光佛音，若不用科學眼光來分析，很可能以為是「不可能」的「超自然」現象。一般人視之為難以相信的神異，如果我們冷靜用新科學知識來分析，就會發現，佛經所講的這些超自然能力，全都是事實，全部是有根據的實錄。

在未進入科學討論之先，我願一提個人的淺薄幼稚經驗，這些也是很多人學佛初步的經驗，並非我個人專有。我毫無修持，無足妄言，僅僅只是為了證明佛光之存在；亦可發生於一般念佛修靜之凡人——雖然規模萬萬不及世尊和諸佛。我在此並無妄敢自炫之意，事實上，我一無道行，學佛還沒入門呢，我講的請佛教大德多多包涵指正。

我不算是念佛很勤專，而且還到底是野性難馴，心魔很多，不過，我有時念佛，也算尚能攝心，心中游思雖不絕，未做到真正證空，也有短暫的瞬息平靜，心靈穩定。於是時，能見自己頭上現出圓形光華，好像是巨

大的光球，罩住自己，光的顏色時常變動，有時是一閃一閃的淺藍，有時是火球般的烈紅，漸漸淡化，變為淡淡的白光金光，身體也放出光芒，肩頭放光，指尖放出光焰，黑夜內一室俱明。

於是時，遠處景象，悠然出現，有時見到地底下岩層水源，有時看見火山口底下岩漿流湧。以前我在「內明」預報大陸核爆及伊朗沙皇有死色，就是在念佛靜中的偶見之一。妙法寺萬佛殿未完工時，我曾神遊，有函敬詢沈九成先生求證。美國萬佛城美籍恆實法師與同伴三步一拜於加州南部，我並未得知，但忽然看見他們拜處，天空出現白色龍狀卷雲，我去信一問，果有其事，我亦神見素未謀面的洗塵法師，見他在飛機上飲菓汁代餐的情形，因為飛機上無素食，這些事都曾函詢沈先生，獲得證實。

我不敢說是我什麼神通，根本不算是什麼，事實上，這不過是一個初學佛法的人的偶然有所見，人人都會有的。華嚴經說人有五眼，這是不錯的。我以前在「內明」說過，人的腦中，在兩眼的中心，額後深處，有松果腺，狀如松子，具有敏感的超自然能力，不但人類有，其他動物也有，尤其是狐狸和狗，牠們能夠感覺到數里以外發生的事情，一方面由於嗅覺

特敏，一方面也是松果腺的作用。

佛像有些在額心有一直立的眼睛，佛像額心有一顆象徵天眼、法眼、慧眼的水晶，並非無因。動物都有的松果腺感覺，何況萬物之靈的人類？不幸我們為了生活奔波，為了世俗煩惱和物慾、情慾……種種遮蔽了我們的天賦松果腺本能。我們一般人不知道，也不去深入研究，只從日常一般只知名利情慾的知識尺度來皮相一切，遽然指一切超自然能力現象為迷信。

所謂超自然，實乃用我們有限的物慾、情慾所困、所蔽的能力來衡量；所稱「超自然」，其實正是真正的「自然」能力，本來存在於廣大無限的宇宙多度空間之中。

我們的五濁肉體，受困於地心吸力，不能赤手升空，跨空必踣，我們一躍僅數尺，假如我們到了外太空，離去地心吸力，我們的肉體也可在空中飛行。在月球上步行的人，可以一躍數十尺，假如到了其他星球，可能地心吸力甚小，我們可以像濟公傳內講的那些道士那樣架起「趁腳風」貼地飛行。

這些都是就肉體所受的限制而言，肉體所受限制，尚可因變換環境而釋放，何況精神能力？

精神能力（ESP），或稱心靈能力，受困於物質的肉體，也受困於心靈本身的混亂分散，假如我們能夠集中心力，使它成為像「雷射」（Laser）光束一般，我們的心力，也可以成為光束的激光一樣有用，大能者可以遠射至宇宙，與宇宙合一，發揮巨能，出入古今，像佛陀那樣，不受時空限制，不受任何空間阻擋，是故稱為如來；如去如來，來去自如。就是小焉者，也可以脫出肉體生死輪迴。微末者，可見千里之外，可知近今未來。最微末者，如我之輩，也有所見，也會發光，不過我無道行，無法操縱控制心力，未能收發自由，見時不能拒，求見不一定有所見。

心力並非毫無根據，心力屬於宇宙中大自然的一種超級微波，是音波，也是磁波，也有電荷。

略知物理的人均知，凡是金屬元素均荷電，都有電子，其實，非金屬元素亦有。宇宙的物質世界，凡物皆是原子構成，原子內必有電子，只是傳統觀念認為只有金屬才荷電。事實上，凡是有核子的原子都能釋放出巨

大的能力。

人體的細胞核，等於是核子，人體的細胞內，含有各種金屬——鐵質，銅，鋅，錳，鎳，金……和許多礦物質，這些成分，當然負有電荷，所以人體負有靜電，手指可以放射電光火焰。人體就是一座高度複雜的核子發電機，有光，有熱，有電。

這一淺說之後，我們就不難明白了，人體並不只是肉體，而且兼有肉體熱能所形成的電流系統，有電必有磁，人體就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磁場。人腦產生的靜電，造成的電磁場，可以用現代的精微電子攝影儀器攝得，美、蘇、法、加各國早已著手研究。

人體發出的電磁層，就人在趺坐的姿態而言，頭頂有一圈磁光環繞，頸間又一環，兩肩各有一環，胸臂又一環，臍間又一環，兩膝之間又一大環，合觀如一座寶塔，一層一層，發出閃閃濛濛的紫光，這已經由當代科學攝影予以證明了。

人體有靜電，有磁場，循環全身，不停轉動，這是事實，為何我們還拒絕相信？只因我們沒有深入研究，只因我們沒機會得見。

假如你念佛靜坐，心中清澈，一無雜念，你的體內電磁旋轉穩定，又與佛的大智慧能力相接觸，你的體內電磁就不散亂散失，轉而有系統地閃現，你就會看見自己頭頂出現光輪（Halo）與光環烈火，你就會看見全身閃光，初時紫紅，至純時金光閃閃。

這是我個人的微末經驗，而我所念的經，因為我愚蠢，只會背唸大悲咒，有時光念觀世音菩薩佛號，僅此而已，就產生放光與遠見千里的現象。

我認為這是學佛的一種初步境界，但我不認為它是魔境，我認為，若都要絕對否定一切異象，視之為妄，那我們又何必修？何必學佛？佛說有相皆妄，想非叫我們因噎廢食，更非叫我們絕對否定一切學佛的境界，當然，六祖教我們見境勿喜，我們也不必去喜，也不必去追求境界，一切聽其自然就是了。

佛學蘊藏許多宇宙奧秘，身體電磁光芒，屬於大自然現象，不能視之為妄，若都要摒除，佛經又何必提及世尊的放光現象？

世尊歷經無限僧祇劫，修鍊成與宇宙合一的巨大能力，所以他的眉間毫光，能照徹三千大千世界，宇宙各角落，過去未來。「毫光」也者，是其細如毫，正符合科學的激光光束原則，雷射光束，就是把諸光集中成束，就可以發射往外太空深處，美國醫學現在用雷射光束割除毒瘤，太空署用雷射光束來與木星探險船連絡，蘇聯用雷射光束製成「超級死光武器」。

人體的腦波，不同於「雷射」，波長與頻率不同，人的腦波（心波），由意識集中而產生，由體內電磁作用而成形，是一種超微波，比任何現知的微波都微小，但是它可以進入真空狀態的空間，可以進入任何物質或非物質的空間，可以遨遊宇宙，甚至在人體肉體死亡之後。

人平時修持集中的腦波，也可以脫出肉體而單獨存在於宇宙之間，宇宙中有無數的游離電磁能力，有大能力者，有小能力者。佛的能力，是存在於多度宇宙中的一種無限巨大能力，無論宇宙經過多少億萬次爆炸，再生，再滅，都不影響佛的超能。

如來是無限僧祇劫以來，日月燈明佛的再來，此語是說他是那後者超能的再臨人身，實為濟世教法度此地球的眾生而再為人身而來。佛陀說法時，也有來自其他空間的生命來聽講佛經，故此佛經說，有各種奇形怪狀的「非人」出現——我們只見慣了地球人類，只見慣了這一空間的生物，是以視異相為鬼怪妖魔，是以我們不知宇宙中其他星球，其他空間有各種不同形狀的「人」及生命。

佛的教化，並非局限於地球人類，他一身可化億萬，出現為不同的法相，教化宇宙各空間的生靈，有些是我們視之為牛頭馬面、半人半羊、半人半魚、半人半龍；有四翼的人、有兩翼的鳥人、夜叉、羅剎……（請參閱拙文管窺佛教宇宙，不贅）。

我們為什麼要自己跳到井中去觀天呢？我們應該把眼光放遠大一點，從宇宙觀點來觀察，就會發現，佛經講的超自然，其實正是宇宙中的自然，我們好像是自縛其手脚，自矇其眼，却大喊：「我沒有手，我沒有腳，我沒有眼睛呀！」

我們心中、腦中，原具有宇宙潛能，只是我們以名利物慾把它封閉了！

信佛念佛，可以集中心力，接受佛的超能，把我們的心力從禁錮中釋放出來。所以佛經說，臨終一心念阿彌陀佛，可以脫出生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法華經所講的如來將講大法，放大光明，文殊菩薩所說，往昔亦曾見無量僧祇劫前日月燈明放大光明，見此瑞象，將說大法。

地藏菩薩本願經說：如來含笑放大光明雲，種種顏色光芒，又發種種微妙之音……。

這些，在我幼稚的研究來看，都是實有其事的，都是極可能的，而非誇飾之言。鑒於我個人如此卑微無知，念佛攝心，尚可發現本身電磁光芒，可知其他學佛深修之大德，更有高深微妙的境界，也更可推知佛陀具有超能，當能放射大光明，鑒知古今，照徹宇宙。

家母念佛較我專誠勤懇，她時常念佛時得見如月輪日輪之腦後光環，一室通明。她見得比我更多，另外不少念佛者亦時有此境界。我常與家母

言，不可見境生喜，聽其自然好了，若必要視之為妄相，豈非也犯了太過於「空」的執著？絕對的真空，就不是空。

佛告文殊菩薩謂一沙一界，一界之內，一塵一劫，此語正是正確地指出了宇宙中的複度空間和無限世界，符合科學的發現——宇宙是無限大的複度空間，不知多少億兆個星系，不知有多少個星球（見拙作佛教宇宙觀）。

法華經講「諸佛以佛舍利起七寶塔」。我前面說過，當前科學最新發現，人體有七重光環，籠罩其身，此點或可作法華經該語的另一小註解。

至於法華經講天降曼陀羅華，我想也不是虛言，也不純是象徵的，我昔日曾在舊金山金山寺內打坐，見到宣化長老在洛杉磯分寺內講經時，有狀如花朵的彩色泡泡，像下雨般繽紛降下。這景象，我後來問及他們，他們都感驚訝，他們告訴我，在洛杉磯的一位美國女居士，也說在聽講時見到，她與我兩人，異地同時宣布，不謀而合（以前在「內明」發表過此事）。

凡是有高僧講經的道場，常有此現象，也不單是金山寺獨有。甚至於我們至誠念佛誦經，也會出現雨華現象，舉例說：家母是個平凡的家庭主婦，並無道行，她恭誦法華經，也見到白蓮朵朵冉冉而降。家母向不妄語，亦未對外提及，我自己誦經，亦曾見過白蓮。

為什麼見雨華？我尚無法解釋，我想這是佛經佛力的效應，而非人力所致，我想這並非魔境，也非幻境。

我猜想，可能是世尊給與我們的一種信物，表示我們的誠心已經與他的超能輻射能力接上了頭，佛以蓮花為一種象徵，是以顯現蓮花。總之，至誠誦佛經，就會有不可思議的感應，幫助我們，解凶化厄。

某位大德曾指教，叫我別再提神異，應該只談佛理哲學，他說「有相皆妄」。我認為，假如我們只談哲理，又何必設宗教？乾脆談形而下哲學不更好嗎？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排除佛教中的超自然神異？我們未明白它的神異，正是大自然能力的釋放，好像釋放核能一般，誰在幾十年前想到核子有那麼大的能力呢？我認為我們不應因為未明白佛教的超自然現象，就畏懼被人批評為迷信不敢談及。

固執於目前的皮毛科學觀念，來衡量一切未知未經探測的神秘，又何嘗不是「迷信」？——迷信於皮毛科學。

我們應該不怕談佛教的神異，我們要用更新的尖端科學觀念知識，去研究佛教內的超自然現象和佛教的一切神異現象，像上面，我們就至少找出了一點點新的發現，知道佛放大光明是可能的，而並非神話。

我認為，信佛，不應只執一端，光研佛理哲學而不顧超自然，也不應只顧超自然而不研讀佛理中的哲理。我很不敏，對於哲學是沒程度學習的，大德們講哲理，我誠心恭聽，但是我無資格、無學問插嘴。我只好向科學方面，做膚淺的研究佛教超自然。我是個下智之人，常常自慚無法在隨筆胡說中插入講究佛理及哲學，但願我將來多讀多學，可較為多明白佛理哲學，以補我的不足，那麼對於嘗試用知學智識來解釋佛教，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話說回頭，我願列舉一點點當前最新的科學證據，來證明我上面講的人體磁場之說。

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一羣科學家，從事研究生物磁力學 (Biological Magnetism)，已有數年。他們今年五月初在「紐約時報」發表研究心得的一部分，也在電視上討論。

其中的一位生物醫學家 (Biomedicine) 大衛柯痕博士 (Dr. David Cohen)，是「生物醫學科學」的先驅——這是一門很新的科學。他對於人腦電磁學有很深的研究。

柯痕博士說：「我相信在未來的十年內，我們將會見到有更多的腦波電磁學 (Magnetencephalogram) 研究成就，供給醫學腦科學及病理應用。」

科學家們用特製的電子計算機電腦來分析研究人腦的腦波。他們發現：人腦有它的特有電磁磁場，係由人腦腦波微弱電流所造成，亦與心臟及其它器官產生的電流有關。甚至於頭髮小葉 (Hair Follicle)，也產生它們自己的小小電磁場，是由於皮膚的靜電活動所形成的。

科學家認為，目前這種人腦電磁學，尚在雛形階段，還有太多未能明瞭的現象。將來多予明瞭之後，可能發展為一個嶄新輝煌的科學，非但可

助醫療學，還可有助於各種實驗室的研究發展。

例如，將來可能使用一種「腦波電磁測驗器」，測量人腦腦波電磁磁場的變化，有助於發現腦部深處的情況判斷——這一種儀器，不同於當前已使用於醫院的腦波紀錄圖（EEG）。

又例如：測量肺部電磁磁場小塵埃（Magnetic Dust），將有助於了解肺臟排除污染物的能力（Ability to Expel Contaminants）。

又例如：錄取人體磁場，可以幫助判斷人體內含鐵量的增減。有些疾病情況之下，人體血液含鐵太多，堆積太多，有些則太少，都非正常。假如我們錄得人體電磁磁場，便可判斷含鐵多寡，而知是否有疾病及應如何治療。

我們研究腦波電磁學，又可知人腦各部分細胞的工作功能情形。

這種尚在研究發展中的「腦波電磁磁場錄圖儀」簡稱為「MEG」，將取代現行的「EEG」腦波錄圖儀，EEG的缺點是不能錄出磁場圖形，只可錄出腦波進行的直線方向（一共八線），EEG還常有模糊不清（Smearing），但是MEG將是清晰的全面圖。

假設我們有一個羊癲風病人 (Epileptic)，我們可以用 MEG 來檢查他的某一部分的腦波電磁磁場，就可診斷有無損壞。而在當前階段的醫學，尚需作外科手術來檢查他。

全世界先進科學家一九八二年五月底，在西柏林舉行一次 MEG 研究會，列席有美、蘇、德、法、加、瑞士、瑞典、義、日、英……等國有關的科學家。對於腦波電磁學，表示非常深遠的巨大興趣。

大會的各科學家，一致結論，腦波電磁磁場學，值得深入研究。人體含鐵，含鈣，含鈉，含錳，都負荷有電流，造成人體磁場，了解人體各部分磁場，將有助於發展新醫學。

鴿子天生知道利用地球磁場來辨認方向飛行，永不迷路。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最近發現，有些細菌也具有電磁磁場，以助其分辨上下四方向，而且，細菌是那麼微小，已不受地心吸力的影響。

麻省理工學院發現，吸煙者的肺臟，較常人為弱；吸煙者與石綿礦工，煤礦工，鉍礦工等人相似，較常人不能排除堆積在肺內的磁塵 (Magnetic Dust)，故此等吸煙者患肺癌的成數較不吸煙者為多。

石綿礦工經年吸入石綿的灰塵 (Asbestos)，內含很多的氧化鐵 (Iron Oxide)，積存肺內，成為磁塵，頗為危險。

假如我們使用 MEG，測錄得肺部的電磁磁場圖形，便可知病人肺內含鐵質磁塵是否超量危險。

在另一情況，有一種疾病，英文叫做 Thalassemia，中文我不知道叫什麼——患者經常需要輸血，這種病的患者，他的紅血球含有的鐵質，積聚於他的脾臟 (Spleen)、肝臟、或心臟，積聚太多，成為危險，會與心臟的電流發生衝突，而致死亡。

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的戈夫曼博士 (Dr. Lloyd Kaufman) 與威廉遜博士 (Dr. Samuel Williamson) 兩氏，已先進地採用 MEG 來測量病人心臟等內臟的電磁磁場，藉以判斷含鐵量是否至危險程度。

戈夫曼博士說，目前尚無進入人體內治療內臟含鐵過多症的方法，只可在胸部外面置設一種磁場儀器，企圖略為改變臟內的鐵質轉移，同時使用一種化學劑內服，以助分散鐵質過多的積聚。

不過，戈夫曼醫生說：我們充滿希望，我們的臨床經驗，已經見到幾個病人肝臟中的過量含鐵被逐漸除去。

上面我說了那麼詳細，到底電磁場醫學與佛教有什麼關係？

我的用意，是要藉此來證明我說明人體的電磁磁場，間接來證明佛經所講的佛陀大放光明。

其次，我認為，作為新時代的佛教信徒，我們不但要向僧寶學習經文，聽僧寶講解正統的佛理，我們也要旁及科學知識，用來幫助我們了解佛教的許多超自然現象。

一〇五期「內明」附圖，是科學家供給的一張人體電磁磁場部分圖解。

這男子的頭上，戴的是一個 MEG 的測量鈕，測錄他的腦波電磁場，他的身體、肩頭也一樣有電磁磁場光環。

人體的電流，經由血液、神經系統等等，在各處匯成磁場，人腦腦波是一種荷電的超微波，也形成磁場。

地球南北極，均有強大磁場，每當太陽出現黑點，太陽的磁力吸引，地球兩極的磁電就高升，成為奇觀壯麗的紫色北極光。

人腦的電磁磁場放光之理，我想，講到這裡，已經甚明白了。世尊能放大光明，正是一種合乎宇宙真理的事，我們還能說那是「不科學」和「迷信」嗎？假如有誰仍不信，仍指為「迷信」，他才是執迷不悟的「迷信」呢！

佛教的亙古以來經典，都是真實的、科學的，可惜一般人不曾下功夫研究其科學意義，昧於無知，竟指為「迷信」。

現在，新的尖端科學越發達，越證明佛經佛理其實是科學化的，是符合宇宙大自然法則的。

假如我們像佛陀一般，鍊成大能，進入宇宙深處，不生不滅，俯視地球繞日而轉，所謂過去，所謂現在與未來，無不在目前呈現於同時，整個太陽系、銀河星雲旋系的旋轉，過去、未來、現在，亦都歷歷在目，佛陀為何不能知悉無量僧祇劫的過去、現在、未來呢？當然是會知道的了。

好一次談一點點吧！而且譴陋得很，請多指教。

我若要多引用科學證明佛教，只怕要用上一百萬字來寫也寫不完，只

揭開人體自焚成灰之謎

近來西方科學界對於「人體自焚」(Spontaneous Human Combustion)越來越感到有興趣，也越來越感到迷惑，人體怎會自動焚化呢？

美國最出名的一宗「人體自焚案」，莫過於賓夕凡尼亞州中部小鎮高德斯港(Goudersport)的賓特利醫生自焚案。

一九六六年隆冬，十二月五日晨，煤氣查錶員兼救火員高斯奈拍門不應，知情有異，從地下室進入屋內，發現九十二歲高齡的賓特利醫生已在地下室化成一堆灰燼，只餘下一隻半截的小腿和腳上穿的膠製皮鞋，室內瀰漫異香。

高斯奈慌忙報案，經過警方及法醫檢查，又經專家化驗，發現賓特利醫生的骨骼已燒成細微灰燼。根據專家分析，要把人體燒成細灰，至少需要華氏二千三百度的高溫，才可把骨骼燒成飛灰，而且至少需燒九十分鐘

之久。

如果賓醫生曾經被人謀害焚燒，就算用氫氧化管燒他，他最多只有三、四百度溫度，不可能達到兩、三千度高溫，也不可能把骨頭也燒成一堆飛灰。

假若賓醫生是被兩、三千度高溫燒化，為何他的一隻半截小腿和膠鞋未被燒熔？房子也未燒毀。

專家說，一般房子火災，焚燒的溫度很少高於華氏一千五百度。

而賓醫生的骨灰旁邊的一隻助行鋁架亦並未被火燒熔。三尺以外的板牆上的油漆亦未被高溫烘熔起泡，但地面燒成砂化。

賓醫生自焚成灰案，轟動一時，至今仍是一件未獲滿意解釋的神秘事件，每年有無數遊客前往該地憑弔賓醫生的墓碑。

賓醫生在該地行醫一生，素為當地人士敬仰，他終生獨身，晚年練習瑜珈，此均眾所週知。

賓醫生骨灰所在之地下室，異香滿室，證人說那並非燒焦骨肉的焦臭，而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從未知悉的異香，終久不散。

這種人體自焚成灰的奇異事件，西方醫學史上稱為 Spontaneous Human Combustion，簡稱為「SHC」，人體由體內自動噴出火焰把身體燒成飛灰，但是絲毫不損害周圍的物件。

一六七三年，巴黎發生一宗「人體自焚成灰案件」，自焚者只剩下一隻手指骨留供辨認。

一七四四年四月九日，英國葉普斯維茨 (Ipswich) 村有一個六十歲的派特太太 (Mrs. G. Pet) 自身引發火焰，燒成飛灰。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美國費城西醫六十八歲老婦安妮瑪田 (Anne Martin)，在房內體發火焰燒成飛灰，警方與法醫檢驗，發現房內之火爐並未點燃過，距她骨灰僅二十四英寸的一疊報紙也未著火，她的鞋子也未燒毀。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彼得斯堡市，有一位李瑟太太 (Mary Hardy Reeser) 在她的公寓臥室內自焚成灰。

彼得斯堡市警長雷察特 (J. Reichert) 說：我從事警務二十五年，從未見過此種異事！

李瑟太太全身燒成灰燼，只餘頭顱骨，但亦縮小至只有高爾夫球大小，房內及她周圍什物均無被燒。

法醫郭樂門（Dr. Wilton Krogman）說：屍身顯然被起碼華氏三千度的火焰所燒化，骨頭俱已燒成飛灰，但是屍體周圍物件與房間均無被高溫燒灼的痕跡，公寓亦無著火，亦無鄰人嗅到燒焦骨肉的臭味，亦無煙霧。

警方認為唯一的解釋就是李瑟太太身上衣服著火而遭焚死。

衣服著火會引起燒到連骨頭化灰嗎？這種解釋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關於人體自焚成灰的研究，西方從十五世紀開始已經有斷斷續續的零碎紀錄。四百多年來，西方的這些紀錄，計達兩百多件可信的自焚化灰，年齡最小的才四個月，最老的一百一十四歲，男女老幼俱有，肥胖瘦弱各別。

有些自命很科學的人說：人體自焚成灰是由於人體內積聚了太多酒精，酒精自燃，引起人體自焚。

我們如果信從此說，那麼，所有的自焚成灰的人，必定全都是「酒鬼」才行了，難道那四個月大的嬰兒也是酒鬼嗎？百齡老人也是酒鬼嗎？賓特利醫生平生從不飲酒，何來全身酒精？

而且，酒精一桶一百加侖爆炸焚燒的溫度也到達不了一千度呀！那些汽車爆炸，汽油焚燒的慘案許多件之中，溫度雖高也從未把罹難者燒成飛灰呀！早幾年美國德薩斯州休士頓汽油庫大爆炸，罹難者燒成焦炭一團，但也還未成為飛灰呀！就算人是酒徒，灌滿了一身酒精，重達兩百磅的軀體內，算它藏有一百磅酒精吧，怎足以焚燒到三千度高熱？

又有些人說，是由於人體內積聚太多的脂肪和磷質引起自焚成灰。

依此說，那麼每一個大胖子都該會自己自焚成灰了，脂肪更多的動物，例如海狗海象和常見的肥豬，也該都自己自焚成灰了。

美國加拿大每年不知有幾百宗在床上吸煙引起火災的慘案，只聽說連房子燒掉的，只聽說有人慘遭燒死，卻沒聽說過燒成飛灰。

人體自焚成灰，高溫火焰從不燒及外面雜物，這一點又怎樣解釋呢？直到現在，科學界和醫學界仍未找出自焚成灰的答案。

我認為其實答案並不困難，我認為人體自焚成灰，所需的三千度以上高熱，是由於人體內各種元素的核子連鎖爆炸所發生。只有核爆才會造成那麼高的溫度！普通的物質焚燒，是「化學反應」，不是「核子反應」，所產生的溫度是很難高達一千度的，尤其是以人體有限的微量化學成分，更無可能以「化學反應」焚燒而產生高達數千度的高熱；是「核子反應」，縱是微量，也可產生高熱。

人體自焚成灰的情形，各人不同，就佛家的自焚成灰實例而論，多半是身體自發無色有光火焰，瞬息之間，全身已成灰燼。

佛家不少有道僧伽或居士，事先預知時辰將至，於是趺坐唸佛，心中持念不亂。突然全身白光閃現，數寸強光罩住全身，一閃即消逝，全身成灰，但是面目笑容栩栩如生，身形未變，此時異香滿室，似蘭似檀。在數分鐘之後，人體才倒下，已全是細微飛灰，骨骼亦成飛灰，灰中有舍利子，數目多寡，各人不同。

我們都知道，天然金剛鑽石是炭元素受到數千度以上的地心高熱與壓力所形成。佛家的舍利子形成，有一點與鑽石相似——佛家有道行的僧伽與

居士，其心力一念「生西」，進入了宇宙永恒，成為永恒的「識」（智慧）的一分子，不生不滅，即是所謂成佛；但是他留下其意識的一點滴，促成肉體內的各種元素在自發的「三昧真火」高熱中化為舍利子，留供世人作為學佛成佛的見證。他自發的三昧真火熱達三、四千度，他的心力施予壓力，等於是地心的數千度高溫和壓力，於是形成了堅硬可比金剛鑽的舍利子。不同的是，舍利子有生命，能來去自如，能增能減，因為它是有道行的人的心力寄存的一部分。

佛家的自發三昧真火，乃是佛家修行人的心力鍊到可以隨心所欲射出輻射能，發出心波——一種超微波的光束，擊撞人體全身細胞內的各種元素中的核子，因而引起千千萬萬粒元素核子的核爆，在瞬息之間，產生高熱至數千度，乃至於萬度，於是在數秒鐘之內，白光一閃，全身化灰，骨骼也化灰。

這是我神識所見的奇妙景象。

佛家心力所發三昧真火，是核爆的連鎖反應超高溫度，火焰不盛似「凡火」（化學反應），而且隨心控制，故此三昧真火自焚成灰之時，只

焚自身，不焚身外各物及房舍。

西方醫學有案的人體自焚實例，有些是飲酒者，故此引起人誤為是「酒精過多」自燃，到底該人是否真正酒鬼「醉貓」？人們却不曾去研究過其生平，也不曾去查清楚，此人是否暗中學習瑜伽修行功夫而借酒掩飾不使外人得知？至於那四個月的嬰兒，竟會自焚化灰，這乃是他前生修為，今生誤投胎，故此他以未昧的前生功力發出火焰自焚成灰。那些自焚化灰的婦人，或係前生修為，心力未昧？或係今生秘修佛家苦行，外人怎得知呢？

這世上時常有人能憶起前生數世至數十世的往事，有人一生下來就能講出前生是佛僧；有些人一生下來就能講出前生多世的事蹟，歷歷可考證；也有些神童，能背誦前生熟記的佛經書籍；有些神童，生來有超自然的心力移物能力。真是天天都有前生佛，前生學佛人再世再來，西方科學家，只從今生片段的「皮相」去判斷，怎能找到神秘事件的真正答案呢？

佛教經論中，不乏對於超自然現象的解釋，全都符合宇宙科學法則，可惜一般人未予深研，就是疑而不信，甚至妄指為「迷信」，那也就等於

是小學生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為「不通」了。

不談我神識所見所知的佛教古今大德的三昧真火自焚成灰，就是佛教經論之中也有很多這一類記載，俯拾可得。

大智度論卷三，釋初品中共摩訶比丘僧：

世尊將入滅度，須跋陀到拘夷那竭國樹林求阿難引見世尊。阿難答言：世尊身極，汝若難問，勞擾世尊。須跋陀如是重請至三，阿難答如初。

佛遙聞之，敕語阿難：「聽須跋陀梵志來前，自在難問，是吾末後共談，最後得道弟子。」

須跋陀前見佛陀問道，佛陀以偈答之曰：「我始年十九，出家學佛道，我出家以來，已過五十歲，淨戒禪智慧，外道無一分，少分尚無有，何況一切智？」又曰：「若無八正道，是中無第一果，第二、第三、第四果。若有八正道，是有第一果，第二、第三、第四果。餘外道法皆空，無道、無果，無沙門、無婆羅門，如是我大眾中，實作獅子吼。」

須跋陀梵志聞是法得阿羅漢道，思惟言：「我不應佛後般涅槃！」如是思惟竟，在佛前結跏趺坐，自以神力，身中出火，燒身而取滅度！

大智度論是龍樹菩薩所寫記述世尊及各徒事蹟與論述，句句翔實。龍樹菩薩此部讜論，寫於一千八百多年前，他對於現今所謂「人體自焚成灰」的事，已有此一實例舉述了，其他佛典尚有更多此類記載，真是不勝枚舉呢！如果要我寫一部專題研究的論文，恐怕得把經藏都逐一翻開抄錄，幾十萬字也寫不完哪！

有人仍懷疑心力引發體內元素核爆為不可能，我不妨用一個極淺白的實例來作補充說明，雖然有些不倫不類，不過我相信是較能方便使人初步明瞭所謂「自焚成灰」的。

這個顯淺的實例就是：微波烤箱（micro-wave oven）。

現在美國已很流行微波烤箱，家庭主婦不必開火爐，只消把食物放到小小的微波烤箱內，開了自動開關，它就會把食物烤熟了，烤時不見火光，也不見高熱，數分鐘之內，就把肉類或全雞烤熟，不見烤焦，又不見箱內有高熱。

微波烤箱的原理，就是用微波照射入肉類內部，引發肉類內各種元素電子之間的靜電作用，使之自動改變排列。換言之，是運用肉類食物本身的元素電子潛能，在短短數分鐘之內自己焚燒，不假於外來的熱能，就使自己烤熟了。這種烤燒，無煙無臭，不見火光，沒有可感之溫度。

人與畜的肉身都是同一來源來的，構造大同小異（從胚胎形態就可看出：人、豬、雞、兔、狗、貓……沒有太大異樣，胚胎發展過程就是生命進化的縮影）。佛教戒殺生，佛教視眾生為一體，慈悲為懷，正是因為看透了人畜同原本是兄弟。

我拿微波烤箱做例子，講及烤肉，真是罪過，但是我相信此例可助懷疑者較易接受我上面所述的心力引發體內元素核爆三昧真火。

現階段的實用科學已能製造微波來烤熟食物。佛家的心力比它高上不知多少倍？佛家用心力的超微波引發體內元素核爆，產生三、四千度的三昧真火，把肉體在一閃之間化為飛灰，又使各元素的原子重新組合，形成堅比金剛鑽的舍利子，留作護法見證，這應是不難瞭解可接受的事實！

世尊在拘夷那樹林入滅之後，等到迦葉來到，才自己發出三昧真火荼毘成灰，留下無數舍利子以堅後世世人信佛之心。祂不是由薪木凡火焚化的，雖然當時各徒也依照印度風俗堆集薪木舉火，但是，凡火並不能燒到幾千度高熱來使骨骼成灰。真正火化的力量是世尊自己的「三昧真火」——祂心力引發的核爆高溫。

佛教僧伽荼毘時，也是一樣，凡火只是儀式，凡火只可燒化皮肉，不能使骨頭化灰，真正使骨頭成灰又形成舍利子的力量，乃是修行人自己的心力與三昧真火。

救救海豚！

小時候，某次眺望海邊，是時風和日麗，海不揚波，突然聽見「蛋戶」（水上船艇為家的居民）紛紛驚叫：「烏忌白忌出現了！不好了！」蛋民紛紛搖櫓撐船駛入「避風塘」。人人驚惶，好像將有大禍臨頭，滿港的大小船艇，飛棹亂竄，秩序大亂，真正是廣東俗語所謂「倒瀉一籬蟹」。

那時還年幼，不懂得去問人，只有呆呆觀望，從二伯父的樓上陽臺，可以看見蛋民們遙指外港，七嘴八舌，說個不休。又聽見有人喊：「扯風波了！扯風波了！」

山頂天文臺扯起了颱風警報球，香港人叫做「風波」，這時候遙遠的海天，出現了陰霾，霎時間，烏雲奔至，滿佈了天空，海上波浪翻騰。

一座小島外面的海浪中，出現一大羣灰白色的巨魚，在波濤中跳躍嬉戲追逐，非常靈活。

漁人們紛紛大叫：「烏忌白忌！烏忌白忌！」「打死佢！打死佢！」漁人和「蛋戶」們叫喊之聲，震動海邊，又有一些蛋婦在船尾燒香焚紙亂拜一通。

我當時不知何謂「烏忌白忌」，也不明白海上人家為何那麼緊張慌亂，竟要喊打死牠們，我生來心腸軟弱，一聽到漁人們喊要「打死佢」，我就悲傷啼哭起來。

無人在我身邊，我自己坐在陽臺地上，哭了一個夠，直到看巨魚都跳躍游回外海深處。

離開香港已三十餘年，兒時印象仍然深刻難忘，如在昨日。

後來稍長，聽到漁民說：烏忌白忌是最凶之物，若在海中出現，必有暴風雨大浪，帶來災禍，故此漁民一見烏忌白忌，必然將之屠殺。又說：烏忌是黑色的，白忌是白色的，都是妖魔的化身。又有漁人說牠們是海中溺死者的冤魂託生，是最不祥之物。

到底烏忌白忌是什麼？我直到多年之後才獲得答案。

二十年前，參加學生暑期活動，乘坐軍艦，在臺灣東岸外海做海上技能訓練，一天傍晚，海面平靜如鏡，反映一天丹霞，我們一羣青年，在甲板上唱歌，眺望海景，好不快樂。

突然海面出現了一大羣巨魚，為數甚夥，至少有三、兩百條吧！牠們跳躍出水面數尺，好像有意表演特技，一躍一沉，又能人立在水面，倒著向後直立而馳游，姿態優美，嘆為觀止。

牠們好像有意來親近我們的軍艦，來得很近，在船頭向我們發出像人類嬰孩般的呼叫。雖然是在暮色蒼茫之中，也可看見牠們的臉都帶著嬰孩般的稚氣天真的笑容，十分友善。

學生們紛紛驚喜大叫：「那是什麼魚？」

「那不是魚類，」我們的艦長笑道：「那是海中的哺乳動物海豚！」

「啊！海豚！」學生們喜叫：「好可愛啊！」

「暴風雨馬上就到了！」艦長說：「我們接到了氣象報告，颱風正從巴士海峽吹來，這些海豚喜歡在風浪之中嬉戲跳躍，常常跑在暴風雨巨浪

的前頭遊玩，有經驗的航海人員一見牠們，就知道將有暴風雨來臨了！」
「怪不得！」我說：「廣東的漁民說牠們是烏忌白忌，會帶來風浪災禍。」

一位臺籍同學說：「臺灣漁民也有這種說法。」

海豚又怎能帶得風浪來呢？牠們不過是喜歡在狂風怒濤中嬉戲罷了，正因為牠們常常走到風浪的前頭，出現在人們眼中，人們就誤以為風浪是海豚帶來的。

後來我們船泊花蓮港，僅僅來得及進港躲避那一個潑辣的「颱風小姐」，幾天之後，我們航行至澎湖，大家去參觀馬公港——全臺最大的新式魚港碼頭。那座巨大的鋼骨鋁棚，確是壯觀，香港、日本亦似未有此規模。我們進去，看見好幾百艘漁船，直接泊在棚邊碼頭，十分方便，滿地是魚，其中好多巨大的鯊魚，有些長達三、四十英尺，大概就是電影「大白鯊」那一類，兇惡可怖極了，滿地的魚腥，薰得我作嘔，我最怕魚腥，正在難受，却又不好脫離隊伍。

忽然看見地上擺著十具海豚的屍身，鮮血滿地，遍身是被刺傷的洞口。可憐那稚氣的嬰兒笑容已逝，微張嘴巴，半閉眼睛，無聲躺臥。我蹲下審視，早已熱淚滿面，無法自禁。

我伸手撫摸海豚，牠們已經毫無知覺了，我只摸得一手血腥，流著淚跑出漁港。

「怎麼像女生似的呢！」男學生們都笑我。

我也不知自己為何如此容易流淚？也不知我為何如此悲憫小動物，或者就是有多少宿因佛性吧？

一般男子漢都是寧流血不流淚的大丈夫硬漢，不幸我却永遠做不成一個不流淚的大丈夫，我是怕見血腥的，我怕見殺生，我至今仍像小孩子一般，喜愛動物，不忍傷害牠們，我的這種個性，動物們是覺察得出來的，我走到那裡，狗呀貓呀，鹿兒什麼的，都喜歡跟我走，跟我親近。

到了加拿大、美國，有更多的機會接近和觀察海豚，大城市的水族館都養了海豚——聽說，香港現在也有了，希望香港的漁人，不要再像昔年那麼敵視海豚——最出名的海豚奇觀，是美國聖地牙哥（San Diego，華僑稱之

為「山姐姑」的水族館的海豚，看過才知道海豚是多麼高智慧的海中哺乳動物，牠們能聽得懂訓練者的若干語言，能做各種特技表演，包括有跳水圈，水中芭蕾舞（Synchronized Swimming），成羣隨著音樂在水中做一致行動的芭蕾舞，又能做算術……。

洛杉磯、三藩市、西雅圖、紐約、溫哥華……各大都市的水族館，都有海豚，常與鯨魚同處一池，友善相處。

加拿大東北角、大西洋海岸、美東緬因州、紐芬蘭海邊，年年有一大批鯨魚不知何故衝上沙灘，集體自殺般死亡，科學家至今未得答案。去冬，又有百多條灰鯨闖入紐芬蘭岸邊淺水，被困於內灣，水太淺，無法逃出，眼看將遭受土著屠殺之災，或無水乾涸死，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海面突然來了十多條海豚，不斷向被困的鯨魚呼叫，徘徊不去。到了潮漲，海豚躍入內灣，列隊引導鯨魚一一從沙洞游出外海，加拿大的一組動物學家攝得影片，在電視上公映，看見白色的海豚來回引導鯨魚出險，又知再回到淺水中巡視有無遺漏的鯨魚，直到幫助最後一頭小鯨出險之後，牠們才回深水，歡躍矯捷，領著鯨羣沒入大西洋之中，看後真令人感動！

今年夏初，美國西岸也有海豚來救助鯨羣出險的事件，成千的人士當時正在海邊參加營救鯨羣，目睹此事，無不讚歎海豚的義行可嘉！

海豚（Dolphin），其實並非漁人之敵，而是漁人之友，牠們具有極其敏銳的「第六感」，幾乎預知狂風巨浪來臨，牠們喜歡在駭浪中嬉戲，其出現實乃給予漁船及航行者一種早期的警告，其中不乏善意的來臨示警，因為海豚友善人類，喜歡與人類遊玩。牠們從不傷害落水遭溺的人類，相反地，牠們會得救助遇溺者出險。

在希臘神話中，有一段故事，說某一男孩，從漁船落入駭浪中，家人都認為孩子必死，正在悲痛，不料看到孩子突然出現，騎在一頭海豚的背上，浮上水面，海豚把孩子交還他的父母，然後入水而去。雅典博物館中，有一座著名的雕像「騎海豚的男孩」，就是刻畫這件故事，栩栩如生。

去年，美國西南外海，一小船沉沒，駕船的男子在海中被鯊羣襲擊，自忖必無生望，不料突來百餘海豚，猛攻鯊羣。海豚用其尖銳嘴端，直插鯊魚腹下，海豚的泳速，遠高於鯊魚，矯捷無倫，鯊羣無法抵擋，竟被殺

得大敗而遁。海豚救起航海人，讓他騎在背上，送他至海邊沙灘淺水，然後才跳躍離去。

這段新聞，轟動一時，該人感激之餘，到處呼籲勿再殺害海豚，此人在電視上出現，懇切呼籲，他接受多方調查及測謊，證明所講全是真話，並非臆造。

前年，在菲律賓，也有一落海漁人水手，被一隻巨大的海龜馱在背上，送往岸邊。

這些都非神話，動物之中，不少是具有高度智慧佛性的。海豚尤為其中之最。海豚雖然吃魚類，但並不嗜血嗜殺，牠們從不攻擊人類及船隻，從不咬人吃人。

如果看過一套至今仍在上映的電視連續影片：「海豚菲立柏 Flipper」和一部名曰「海豚的日子」(Days of Dolphins) 影片，就會更加了解海豚的優良品德了！

由於海豚是天然的合羣動物，牠們又有時速高達四十海里的泳速，快捷如同水翼船 (Hydrofoil)，又有尖銳的喙嘴，牠們在海洋之中是不畏懼

鯊魚的，海中魔王鯊魚不敢惹這些本性善良的海豚，因為鯊魚雖敏捷，冠於一切水族，但泳速只有每小時二十海里，而且鯊魚不及海豚靈活，鯊魚全身皮厚，却有一處弱點，就是腹下，往往被自衛的海豚嘴喙所插入致死，通常有海豚出現，附近必無鯊魚，對於人類來說，海豚其實是驅除鯊魚的好朋友。

美國海軍的科學家發現，海豚的皮膚構造，與任何水中動物都不同，海豚的皮膚具有減小水流磨擦力的作用，減少阻力，又隔音，所以牠有超凡的泳速，比最新式的核子動力潛艇還要快得多，核潛時速也不過只有廿五至三十海里，美國海軍科學家仍在研究如何製造一種倣擬海豚皮膚及體型的新式核潛船殼，假若造成，將是航海的一大革命。

另外一件已經成功的，就是，訓練海豚為海軍潛水到深海去撈取物件或放置機件。紀錄影片顯示海豚成功地潛入千尺以下的海底，把鈎子、繩子帶到下面，套縛在炸彈身上，然後海軍在艦上用起重機鏈車絞起，海豚則站在水中仰首吃吃而笑。據說，美國海軍曾在一九六五年左右，在葡萄牙外面海中，令使數頭海豚潛入深海去，撈起了早時墜入海底的一顆核子

炸彈。美國海軍至今仍養有若干服務的海豚，每月領吃士兵糧餉，牠們有時做領港，有時打撈，有時協助把測量儀器裝到數千尺的深海底，能力遠勝於人類的潛水伏。人就是乘了深水潛艇，也頂多只能沉下到五、六百尺，加拿大溫哥華製造的深水潛艇，舉世公認最佳，連蘇聯也想採取其設計秘密，但最多也只能下沉一千尺。人類潛水太深，受不了壓力，再上升時，須分段緩緩上升，每段進入「解壓艙」去解除壓力一小時，才可再上升，否則就會死於骨髓中的氮氣膨脹，但是海豚可以隨意升沉於數千尺的海底海面，毫無痛苦困難。

蘇聯科學家發現：海豚具有一種天然的解除壓力能力，此外又具有天然的「聲納」系統（Sonar），優越於人類已製成的任何水中聲納儀器。海豚能發出一種音波，向四方八面放射，牠們就聽到音波遇到任何物件所發出的回音，因之在最黑暗的海底也可知道環境的情形，比蝙蝠在夜空飛行時使用雷達還更加精巧。海豚的聽覺，比人類的精密十倍。

科學家把海豚矇眼，實驗牠在水中的聽覺，發現牠能盲目閃避一切障礙物，亦辨認得出細小物件，孰是塑膠？孰是金屬？

美、蘇兩國科學家均有人正在從事研究海豚的智慧，稱之為僅次於人類的高等智慧，其智力甚至證明超過猴子。

海豚在動物分類學上，屬於鯨科中的西他西亞（Cetacea）族，牠們的體重約四百磅，用肺呼吸，胎生，並非魚類。牠們的大腦之發達，質與量均近似人類，大腦的重量等於人腦的一半（腦子佔體重的百分比：人類百分一點八，猴子百分一，海豚百分〇點八），科學家仍不知海豚如何放出超音波？只知牠的腦子發出的腦波奇異有第六感。

我列舉這些資料，是要作為一項旁證，說明即使動物也有腦波的力量，海豚純真，心無雜念，心地善良，易於集中腦波，早知遙遠的氣象海流。人類若肯誠心專心唸佛，不生雜念，不為慾望煩惱所擾，更應可獲得清淨中自然產生的集中腦波，超出時空限制，見識過去未來。我偶有所見，預言偶中，其實並無道行，亦無秘訣，不過是專心唸佛而已。專心唸佛，不求亦自得，執意相求，反無所見了。

海豚懷孕時間約一年，產子在水中，生產時，會有另外的雌性海豚自動來助產，為她按摩，為她在周圍守衛。雄性海豚則成羣在附近巡弋保

護，以防異類侵襲產婦及嬰兒，那種友愛，令人類慚愧自嘆不如！

小海豚出世後，母親及阿姨們就寶貝得不得了，帶牠浮出水面呼吸，又餵牠吃奶，從此母親和阿姨們寸步不離，爸爸和叔叔伯伯，成羣保衛。

海豚不爭搶食物，牠們懂得推食給幼嬰及其母，海豚們也分食物去餵養那些年老的同伴，也會停下來等待落伍的老海豚，若有患病受傷的，無力浮出水面呼吸，同羣的海豚就合力擡牠升浮水面呼吸！又餵食給牠，若有一海豚死亡，全體都會哭泣悲哀，依戀不捨屍體。

海豚的人性佛心，很少為人所知。牠們的合羣愛羣，也正是牠們遭受人類屠殺的弱點，牠們雖有若干預知，却逃不過日本某些漁民的屠殺。這些少數的日本漁民，漠視於日本佛徒與其他仁慈人士的呼籲，也不顧國際保護動物人士的懇求阻止，年年大批屠殺海豚，最近一次竟在海灘上陳列獵殺的海豚屍首千餘具，海水染紅，看得我熱淚奔流難抑。

這些少數的日本漁民，藉口說海豚來吃光日本海中魚類，使漁人生計無著，事實上，真的是海豚吃光了嗎？

海豚存在地球海洋中已不知經歷幾劫，其出現較人類更早，未有人類之前，牠們已在，也不曾見魚類絕種了？不幸牠是天然生來吃魚為生，却不是貪婪之徒。

真正使魚類絕跡的，是人類！是所謂現代科學文明！工業的廢物排在湖海中，鉛毒、鋁毒……毒死了湖海江河中無數的魚類水族，輻射毒素毒死了魚卵。貪得無厭的蘇聯、日本、葡萄牙……等國的數萬噸巨大遠洋漁船，每日網取數百萬尾魚類。人類不自責其貪婪嗜殺，却去歸罪於無辜的小動物！

那些少數的漁人，與紐芬蘭少數獵人打殺小海狗一樣，同為誘過於動物，天然的生物存滅各有規律，怎可指罪海狗、海豚呢？

這些嗜血嗜殺的人，其無知固屬可憫，其殘酷嗜血之心却將難逃宇宙中因果之律。我並非詛咒他們，只是可憐他們來生必然投生為被其族類殘殺食其肉的海豚或海狗或魚類。到時，他們身遭刀斧烹煮，其苦自知，一刀必有一刀果報！只盼他們終能悔悟，戒殺生，懺念佛經，多作善事，以補前愆。

海豚們既有若干前知，怎麼也會闖入日本海被屠呢？這就是牠們太愛羣的弱點，有一海豚被殺，就會有成羣海豚來哀慟悲鳴。以致成千成千被捕殺，在悲哀中的海豚，其腦已亂，失去敏感能力，任由捕殺，太可悲可憫了！

難忘日本海灘上里長的鮮紅血跡，海水中的血，成千的海豚遺屍，我在此發出微弱的呼籲，願佛徒和任何有愛心的人士，都呼籲勿再屠殺海豚了吧！海豚是多可愛的善良動物！牠們是海洋中的人類，牠們是我們在海洋中唯一友人！

天啓年間，鑑真和尚東渡日本傳法，有四尾白色巨魚領船入港，這正是海豚，如此說來，海豚與佛教也有些淵源呢！海豚喜歡領導船隻航行安全，早是航海界熟知的了。

念佛感應述異

一連兩個月不能寫稿，甚至於不能看書讀經，心裡惦著要給「內明」寫隨筆，却都不能如願，欠了美國和臺灣各處刊物的稿債，也同樣拖下來了。

到底為了什麼？你可能會問。

我患了「花粉過敏症」(hay fever)，再加上被心魔纏繞，這就是答案。

我最畏花粉，尤其是最怕櫻花。每年孟春，加拿大櫻花盛開，不亞於日本。溫哥華街市夾道盡是櫻花，粉紅璀璨，真個是十里絳香雪海。舍下居於西區海濱郊區，櫻花尤盛，到處粉紅，滿地落瓣。加拿大人司空見慣，沒人珍視櫻花，更沒有人去賞櫻。像日本人那麼數十萬人潮湧去賞櫻，像臺北人那麼擠得陽明山公園無插足之地去賞櫻，這都是使加拿大人無法

想像之事。

我不知道加拿大的櫻花屬於什麼品種，它的香氣濃郁，超過日本和臺灣的櫻花。日本人賞櫻有許多名目，著名的櫻花名種有所謂「彼岸櫻」，這是最早開的一種，枝細葉小，花也較小，色淡、香弱，我在日本時，可以折持一枝「彼岸櫻」，在濛濛煙雨中，輕步徐行，踏過流水小橋，擬想蘇曼殊名句「踏過櫻花第幾橋」的意境。

彼岸是佛教名詞。迷於生死之苦的現世是「此岸」，覺醒解脫的涅槃境界為「彼岸」。

日本語文中的「彼岸」，已失佛教原意，日本人將「彼岸」轉用為季節名詞——即是春分之前七天，稱為「彼岸」。在此期間開花的櫻花，稱為「彼岸櫻」。日本是深受佛教影響的國家，文學中很多佛教詞彙，不過往往變質走樣。

「彼岸櫻」，無論如何是很美的名字，而彼岸櫻的淡淡香氣，也不傷害我，莫非也是沾了一點佛教的光？

日本較晚開的一種「山櫻」，花色淡紅，略帶白色，奈良的吉野山，京都的嵐山佛寺後面都很多，香氣也不烈。

日本素性法師有一首詠櫻歌：

「縱目觀看，柳櫻雜陳，都城之春花似錦。」

日本的一首「花見」（賞櫻）古謠：「櫻花，櫻花，開在山野，在村莊，如雲如霞，旭日映漾……」

這些亦可形容加拿大的櫻花盛況。我猜想加拿大的櫻花可能屬於日本的「大山櫻」一類，日本高山及北海道一帶山野盛產此一品種，葉大，花紅，其中有些品種，稱為「紅梅」「羽衣」，還有一種名為「普賢象」——可見於日光（名勝地名）的中禪寺湖畔。櫻花如紅霞倒影，古寺清靜，境界美極。

但是大山櫻也非香氣濃郁，而加拿大的櫻花香得真濃艷，有些庸脂俗粉之味。花粉滿天飛，花粉在顯微鏡下呈現圓粒狀，全身有毛芒尖刺，好像像中國的栗子表皮，又像刺蝟。

每逢它一開花，我最慘了！我會得眼睛紅腫，終日流淚，眼角奇癢，鼻子成天流涕，不停打噴嚏，時常出血，身體發燒，手熱腳冷，乍寒乍熱。雖非大病，却也痛苦不堪，無藥可治，無處可躲，窗子緊閉也阻止不了花粉入侵，以致看書寫稿均不可能。書本的油墨氣味，平時不在乎，此時却也同樣引起大打噴嚏，常常會跳了起來。

病中心情煩躁，唸佛也差了。所謂「十魔」，至少也來了八魔，來了些「煩惱魔」，使我煩惱迷惑；「心魔」來了，「善根魔」也來了，不更增修；「三昧魔」來使我耽著自身所得之微末禪定，不求升進；「天魔」也來了，衍化種種欲界障礙，……幻境叢生，惡夢頻現，一言難盡。總之，把我弄得無比煩惱，心不能靜，難入定境，這原是修道人的魔難之一，只怪自己沒有道行，禪心不夠。

我原有的微末境界，兩個月來消失殆盡，別說妄求「天眼」「慧眼」，就是「肉眼」也看不見什麼東西了。學佛修道，原不可執意以求五眼境界，若有所見，亦勿需大驚小怪，不足喜憂，所以，我也不以失去「天眼」「慧眼」之境為憾。本來，這些都是有生有滅的，修持一懈，則

自然失去，華嚴經上講得再明白不過。

所幸我仍略存「光明眼」，仍可見佛之光明，尚堪為慰！

兩個月來，我臆度自己體力運動不足，靜坐太多，造成血液循環不良，以致血液中不能產生足夠之酵素（enzyme）的某一種來抵抗花粉刺激。我因此索性放下書本和筆，每天勤加運動。我在後園鋤土耕種，我到外面拾取柴枝，我到熟識小店去搬取盛物紙箱與舊報紙，作為火爐取暖之用，我步行數小時去購買糧食，又做些跑步運動和划船運動，體力才漸漸復原過來，如今櫻花已謝，我才完全免除痛苦。

永懺樓窗外，有一棵四十年梨樹，此時全樹白花，羅蓋周圍數十尺，高達三十尺，花香清冽，我居然毫無畏懼。由此看來，學佛習坐，也需時常運動。

今天恢復執筆，竟感到力不從心，下筆有阻，唸佛也一樣，一天都不能放下，一放下就生疏了。

昨晚從電視看到泰國政變，曼谷被叛軍所困，前晚則驚聞美國雷根總統遇刺。這兩件事，三個多月前（去年十二月初），泰國華僑佛友楊夫人

偕兩公子來舍下談話，楊夫人當時問我何見？我當時閉目唸佛運神，答以看見泰國將有政變，領導者為軍人，我將其面貌形狀描述。楊氏兩公子說確有人似此形貌，因問我知否何時將發生？我答不知，但感覺並非立即發生，可能在明年（即今年）春天，我當時並勸請楊夫人早作應變準備，我在「內明」似曾略一提及泰國政變預感，我也述及看見楊夫人在曼谷住宅的詳細情形，楊夫人及公子均以為異。

當晚楊公子又問及我能否預見伊朗劫持美國人質何時獲釋？我說我看見美國新總統就職典禮後釋放。我又說我看見有人槍擊美國總統，我看見好幾個人倒臥血泊。

楊公子驚問我：美總統被殺死沒有？我說沒有。

當晚楊公子又問我尚見什麼？我答說看見香港、臺灣地震，美國火山再噴發等（臺灣後來果有六級地震，聖赫連火山沒有爆發，只噴了煙。香港感到地震與否，我不知道）。

（「內明」編按：四月十日報載：「本港天文臺昨晨九時零四分錄得一次地震紀錄，強度為修訂梅加哩烈度表中十二級的三至四級，地震中心

距離香港東北偏東一百三十五公里，在海豐縣附近。地震持續時間約十秒，部分香港市民感到這次地震的發生，紛紛打電話到天文臺詢問。」）這些都是去年十二月真實的所見，楊夫人及公子與家母均在場聽我講的。

當時我解釋：我並非具有預見能力，這都是唸佛得來的，任何人唸佛勤懇專誠都會獲得這些境界，非我獨有。而且，我時有時無，景象來時擋不了，去時留不住，景象出現，有時清晰如看電視畫面，有時不甚清楚，有時全面，有時局部，多半一瞬即逝。最佳時深入太空，透視宇宙，最劣時只見暗影一片。

這種神視能力，最不穩定，唸佛少，不誠心，就都失去，而且，每當神視能力發展到若干程度之時，總會有魔難隨至，如我這一場花粉過敏症與心魔的來臨就是一例。叫我又需從頭再鍊！

在此花粉症與心魔折難期間，我功力全失，但是我仍然努力掙扎，同時，我心中不忘一件重要大事：唸佛祈求佛祐紐芬蘭的數百萬頭白色豎琴小海狗，我以前在「內明」及其他刊物呼籲佛友每年二、三月唸佛解救小

海狗，相信已有些佛友已經響應（「內明」也轉來一些佛友的信，表示樂於一同唸佛）。

我因花粉症及心魔而功力失去，唯盼如去年之「冰封拉巴多」神異效果，我心恐我唸佛無效，但我想佛友在世界各處都同心唸佛，必會有功效，病中我仍唸佛不輟，祈求佛祐百萬小海狗勿被紐芬蘭的數百獵人所殺，我祈求再冰封拉巴多海峽，也祈求佛祐使狂風大作，把浮冰吹到大西洋深處，使獵人難以接近。

三月初，紐芬蘭首府聖莊市海港碼頭，獵人羣集，請到了某宗教「神父」來作法祝福出獵好運平安。

出師去屠殺生靈，居然有神父為之作法祝福！祝獵人滿載而歸，真是令我氣結！

數百餘獵人分乘五艘千噸漁船出發，往北方北極洋與大西洋之間的浮冰。飛機偵察說浮冰上面有百萬小海狗。紐芬蘭政府下令禁止任何人前往觀察獵人打殺小海狗，違者將被判入獄三個月，紐芬蘭政府派出武裝人員「保護」打獵！

國際動物保護會和「綠色和平使者」的青年都被阻止接近獵物，紐芬蘭獵人隊趾高氣揚，聲言今春必可大有所獲，補償去年「欠收」的損失。挪威漁船大隊從挪威出發，也去捕殺小海狗。

英國的善心人士向加拿大公署示威，各國都反對加拿大政府縱容紐芬蘭數百獵人濫殺海狗。

瑞士一位千萬富翁，發心要救小海狗，他自願捐出數百萬元來在紐芬蘭設立工業，供給獵人學習工業及長期職業。同時又助紐芬蘭政府開發觀光工業，他的條件只是「勿殺小海狗」。

紐芬蘭政府及獵人一口拒絕。理由是：「獵殺海狗是紐芬蘭人一貫傳統生活方式之一，不容任何外國人過問。」又說：「打殺小海狗的方法極其人道。比屠殺豬牛更人道！」

人道？且看獵人們，用木棍照頭照腦打殺小海狗！牠們都是尚在吃奶的幼兒，胖嘟嘟，白毛黑眼，活像一隻小狗，天真可愛。獵人們一連幾棍，打得小海狗腦漿迸飛，血染冰原，獵人們趁著屍體尚熱，把牠剥皮！母犬來救，也都被獵人打死，血淚交流。

屠牛殺豬，本來也就是罪孽的殺生！何況屠殺小海狗是為了剥皮做「高貴女士」的白色皮裘？

看那位某教神父！手搖吊鍊香爐，噴出香煙，他唸唸有詞，唸那本「大書」的詞句，祝福獵人們取得數十萬張海狗皮而歸！

我們佛教，從來不會有人祝福任何人去殺害生靈的！

我倒要看那位洋神父有多大道行，他唸他的「主」，而我則唸佛，祈求冰封拉巴多，祈求狂風吹散浮冰，把小海狗吹到遙遠大洋中心，別叫獵人屠殺。

也許是巧合，今年又再出現奇蹟！

今年，厚冰再封鎖了拉巴多海峽！同時，紐芬蘭外面海面，狂風大作，海嘯，把千萬高座浮冰吹到了很遠很遠。挪威漁船隊「失收」！紐芬蘭獵人隊幾乎「空手而歸」！只有少數浮冰給吹遠了，吹到愛德華王子島，吹到岸邊，載來不多的小海狗，被獵人打殺。紐芬蘭人措手不及，被美國和外國的遊客搶拍了獵人屠殺小海狗的殘酷血淋淋鏡頭，向全世界拍發，引起全球公憤！加拿大政府四面楚歌！

這些在劫難逃的小海狗，今年合計被屠殺了將近七千隻之多，但較數年前每年殺死三十萬至五十萬頭的紀錄，已經大為減少了（去年一萬五千多）！

我相信，只要全世界善心人士都發心，終會有一天使紐芬蘭人停止屠殺小海狗，如果人力不能，佛力必勝！讓我們佛友和愛護小動物的人士都多多發心吧！

我不敢掠功說今春的冰封拉巴多和狂風吹浮冰是我一人念佛的感應，姑稱之為巧合。可是，去年冰封，今年狂風海嘯，都是五十年來拉巴多與紐芬蘭未有過之事！紐芬蘭獵人都說再這樣下去，獵業將斷絕了。

或者冰封與狂風都是巧合，但我不由不慶幸百萬小海狗逃出災難，也不由我不更加深信唸佛的感應。別人或不信，在魔困之中，唸佛也有感應功效；我自己是深信不疑的。明年，我懇求佛友們再和我一起在三月初唸佛拯救小海狗百萬生靈，我相信又將會有奇蹟的。

這篇隨筆，拉雜得很，下次我將談談「心力移物能力」。

念佛感應巧事與旋舞

一九八二年三月初，又屆加拿大東北角紐芬蘭省大西洋岸每年一度的出獵白毛小海狗季節了！數以百萬計的豎琴海狗被北極海浮冰帶到聖羅倫斯河口一帶，在浮冰上生產，於是白毛胖嘟嘟的小海狗誕生了。於是紐芬蘭的少數人駕船前往捕殺小海狗，一棒照頭打殺，趁著小海狗尚溫暖，當場剝取其白色毛皮，血淋淋，紅染冰雪，尚不會爬行的兩週狗嬰哭叫「媽媽！」慘不忍聞！毛皮被賣給工廠加工成為高貴的女大衣，白裘豪華，招搖傲世，而小海狗的屍身則被做了「狗食罐頭」。

加拿大政府由於爭取選票而曲護紐芬蘭的少數人，縱容其打殺小海狗牟利，加拿大政府寧願保護為數僅兩、三百名之副業獵者而不惜摧毀人道主義，甘冒被全世界文明社會之指責，誠屬不智之至！

紐芬蘭省長甚至於專程往美國紐約公開演講：「屠殺狗與殺豬殺牛一樣，並無不人道，且小海狗肉美味可口，狗皮又富經濟價值，有助解決失業問題。」並當場請觀眾試嘗海狗肉。紐約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投之以香蕉皮、雞蛋、蕃茄、石頭、垃圾，打得該省長落荒而逃。美國與加拿大關係日趨惡化聲中，獵殺海狗之殘酷行為，更加觸怒了一般愛護小動物的美國人和國際人士。

小海狗的白毛，只可持續兩、三週，稍後，乳毛脫落，換成黃毛，就無商業價值，也脫出被獵殺之險期了。

每年在三月初至三月底，是小海狗生命最危險之時，「國際愛護動物協會」與「綠色和平使者」等人道主義社團，必往現場企圖搶救小海狗。今年綠色和平使者的青年們，使用綠色油漆去噴染小海狗，使其白色變綠，以免被獵殺。這些青年人，在載浮載沉的浮冰上，甘冒自己生命的危險而去搶救小動物生命，他們雖無佛教徒之名，其高超的行為已經符合佛陀戒殺生和救生的崇高慈悲宗旨了，足為我人式範敬仰！

不幸地，加拿大政府下令派出警騎千名前往獵區驅逐及逮捕綠色和平使者青年，並禁止國際保護動物人士接近獵區五英里以內，獵人們揚言若有人阻止獵殺海狗者，將不惜予以射殺！

有些熱心救海狗的青年，被警方逮捕，控以「太接近海狗，危害海狗」之罪名，判入獄兩個月！

今年各界人士企圖挽救小海狗的努力，可說全都失敗了——都被加拿大政府的法律與武力禁止阻擋了。

加拿大政府的前身，原是英國赫特遜海灣公司，專營在加拿大的獸皮皮毛，百年前，屠殺野生動物，狐、兔、海狗、海狸、貂鼠……數以億計，殺孽之重，無與倫比，後來該公司成立加拿大聯邦，相沿至今。加國政府雖在其他方面有卓越的表現，但在保護動物方面是不甚熱心的，遠不及美國與歐洲各國之文明，明白了此一點來源，或者有助於了解何以加國政府不顧國際之反對而曲護獵殺小海狗。

在今年三月初開始，眼看愛護動物的國際人士的努力勢將受阻，而我又不能親身參加搶救海狗生命，我心戚然！記得我數年來一直在「內明」

呼籲佛教人士共同參加默禱，祈求佛祐可憐的千千萬萬小海狗脫出危險嗎？

聽來像是「癡」，可是我深信只要我們人人都誠心祈求，眾志成城，眾心必可達佛聽，必可獲佛力加被！我也深信我們的微弱呼籲已經有人響應，我也希望善心的人都不買海狗白裘。

記得去年我報告過「冰封拉巴多」嗎？我不敢說我們禱佛獲得應驗，但是此種巧合，令我鼓舞不已。今春，我再禱求佛祐小海狗百萬生靈，我禱求不但要冰封海岸使獵人難以接近海狗誕生之地，還要冰困獵人船隊，冰沉加拿大破冰船（加國政府派出破冰船前往破冰開道，以利獵船開往場地，我聞訊之後，乃加上此一「不良」念頭，不過我希望船員平安）。我又禱求加東岸增加奇寒，大西洋西岸紐芬蘭濱捲起滔天巨浪，我又祈求佛祐歐洲共同市場各國通過一致禁止進口加拿大海狗毛皮。市場一失，小海狗皮就不值錢了，紐芬蘭的那兩、三百個副業獵人無利可圖，自然就會放棄是業而不再打殺海狗，我認為斷絕其市場才是根本的救亡之策。

或者這些「癡心妄想」並無效用，我又無神通，我的禱求也只是妄想吧！

可是，今年奇上加奇的巧合事件發生了！

加拿大東部紐芬蘭海岸的大風雪，打破六十年來的紀錄，奇寒到了攝氏零下三十多度，大雪深達三、四尺，海上冰山巨魔一般出現，冰海怒濤狂風，大到甚至吹翻吹沉了世界最大的一座鑽油臺！

正當小海狗紛紛誕生之期，風雪更大，海面一片白雪茫茫，視線等於零！

起先，紐芬蘭獵船隊出發，在聖約翰港口，請了神父作法祝福平安與豐收，電視上映出神父作法的情形，我注視他，我心說：「這倒要看你的法力大，還是佛力大！」我說：「你要風平浪靜，獵殺海狗百萬，我要禱求佛祐狂風大雪大浪，冰困獵船，冰沉破冰船，獵人失收，歐洲各國禁止進口毛皮！」

我遙指著紐芬蘭海面，叱喝道：「願佛祐生靈！大風大雪，冰封雪困獵船！」

然後我每天夜以繼日禱求佛陀與諸天菩薩，我冥想著紐芬蘭外海冰雪暴風狂浪。我禱求冥想中，屢見佛光閃閃，似是垂允我，我見到五千里外紐芬蘭海面狂風大雪，冰海怒濤，我看見三艘獵船在其中掙扎前進，我指著它們，希望佛力使冰封住它們！

我用神到了我自己眩暈不支，我在三月底病倒了！

可是，巧合的奇跡喜訊一一傳到了，我在定中看見了冰困三艘獵船，加拿大政府派去的破冰船也被空前凶險的冰山冰島困住了！其時已是小海狗們出世的第二週，我禱望破冰船被冰撞沉，不幸地，後來也有此巧合！破冰船真被冰山撞沉了！加國空軍飛機緊急救回了船員，破冰船「聖羅倫斯號」沉入了大西洋深淵！

三艘獵船只有一艘能突破冰海重圍，到達場所，但是氣候太惡劣，大雪茫茫，視線欠佳，獵人們打殺的小海狗不多，只收得幾千隻（加拿大政府准許今年打殺小海狗二十萬隻），獵船被惡劣氣候逼得撤退！

同時，歐洲共同市場的會議宣佈：一致抵制加拿大紐芬蘭小海狗毛皮，各國從今起不買它！

紐芬蘭的少數牟利者聞訊，立即將收購小海狗毛皮的價格降減了一半，海狗皮一路跌價！甚至無人收買加工了！獵人協會宣佈：「既已無利可圖，明年不再冒此生命危險獵取小海狗了。」

這些一連串的巧合！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我雖病倒，心是歡喜的。我並無能力促成，我只能說是「天從人願」，也只能說是佛力加被所致！說我是有「神經病」吧？說我是「癡」吧？我都不在乎，我仍堅信佛力可以改變世事，佛力可以無形的力量來促成宇宙的變化，何況是人事世事呢？

紐芬蘭獵海狗工業的終於崩潰，故然得力於全球愛護動物人士的努力奔走，促成歐洲共市各國的禁止購買，但是，歷年的努力均無大成效，今年忽有突破的成功，豈可完全視為人力所致？我深信這不是單純的人力。我深信佛力能夠促成人心的改變，我深信佛力可以改變造化的。

華嚴經有句云：「過去無量劫，安是未來今，未來無量劫，迴是過去世。」又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又於一毛端處，有不可說諸如來。」

「……一一微塵中，各現無邊剎海，剎海之中，復有微塵，彼諸塵內，復有剎海，如是重重，不可窮盡，非是心識思量境界。」

「無量劫即一念，一念即無量劫。」

佛力之於宇宙時空，尚且能如此影響變化，何況於人事世務呢？

這一點觀念，信佛者大多數可以接受，少數尚表懷疑，未信佛的人，對一切都只從一般世俗的表象，與有限的物質世界觀念，及未足夠深入的科學知識來作主觀的判斷，對於自己未了解的超自然現象，一律譏之為「迷信」，而不肯深入研究。

我多次在「內明」發表有關腦力、心力與人體電力的淺說，以作為追尋佛力的初機引導，不少讀者鼓勵我，說我很盡力，也有些讀者仍然懷疑心力、腦波與人體電能與磁能，有些年輕的中學生來信說看不懂。今天，我願再來一次講解，為我們較年輕的讀者分析這些，希望從此可接引其信佛的初機，請高明的讀者勿嫌我重複，我相信在看完下列分析之後，我們會更深信佛力。

如來有法身，有父母身（肉體），血肉之軀一樣要經歷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的過程，因為血肉之軀是物質世界的生命，有一定的過程。如來的法身，才是真身，是亙古以來存在的永恆不滅的一種巨大智慧的「能」，歷經無限僧祇劫，無數億億兆兆「地球年」的時間。為濟度世人出於苦厄疾苦，才再來人間，託生父母身血肉之軀，經歷人生的過程，一如常人，目的是在於方便獲得世人堅信，叫世人看見血肉之軀也可循修行與行善而進入不生不滅的境界。

首先，我們要了解這一點；我們談的佛陀的佛力無邊，是指的佛陀的法身神力，不是講的託形父母身。

其次，我們必須接受一種觀念，那就是我們自己的「意識」，是一直不斷地在輪迴的。這點識念，若以物質觀念來譬喻，可以用「游離的個別原子」來作一比喻，它其實是一點細微的「能」，游離於宇宙中各度空間之中，附著於肉體而與肉體結合為一體，即是一般人所謂「靈魂」。清醒的「識」能，託生於人身，糊塗的「識」能，託生於畜類，或為豬牛，或為鷄犬。

信佛的人，念佛行善的人，其「識」念之能清醒，得以往生佛土，永存於宇宙各元空間之中。不信佛的人，肉體死亡時，心識昏迷，飄飄蕩蕩，那就看其本身的業力如何了。殺孽重的，輪迴成為豬牛之類，接受因果報應（因果律是宇宙法則，改天我再列舉科學解釋分析因果律）。

我們的心識之「能」，在肉體內與物質的「能」結合，如果我們善於處理，可以用心識之「能」驅役物質之「能」。反之，我們假若只知酒色財氣，貪、瞋、癡……等等，就變成了「無明」，我們的本來的心識之能，就會被禁錮或污染了，不能自由了，佛教講究追求內明等「五明」與五智，尤以內明為重要，就是從獲得內明來引向心識的明澄不亂，像「光束」射線一般，自由來去，發揮潛力，脫出生死。

當我們心識明澄集中如同雷射光束之時，我們可以在禱念佛陀菩薩之時，接觸得著佛菩薩的巨大「能」的輻射力量，即是俗人所謂「誠則靈」。我們心識若散亂，又不誠敬，心力就如無的放矢，而且射程不遠，甚至根本不能成為一股心力，就好比一個人閒極無聊，亂撥收音機，撥來轉去，都不用心，哪收得到一個理想的臺？播音的無線電波分明存在，我

們不肯去收，錯過了不聽，反而說：「哪有無線電波存在？」很多人不肯把心扉打開來接受佛菩薩的大能大智超微波，却說：「哪有佛菩薩存在？」

要禱求佛力，我們必須誠心至虔至敬，潔身淨口，心無旁念，才能接觸得那無形的至細至微却能力至大的佛力之大能。

初機的青年朋友，你不妨試試：誠心正意，沐浴洗手，恭敬虔念佛號或菩薩名號，心不生不潔之念，不生雜念，一心只堅決深信佛菩薩的力量，你久之必得感應。那感應的境界是無法用文字形容的，當佛力接通你的心力之後，你會知道的。一定要形容，勉強可用接通磁力來描述，它是無形的，但是你却可以感覺到它的吸注力。

我讀經無多，唯知精勤念佛號，我每於午夜在戶外露天念佛，我漸漸進入接觸佛力的境界，我仍不敢相信是真，我祈求證明。於是奇事發生了！我的兩臂被一種巨大而溫柔的力量拉開，我本來合掌，兩掌之間產生磁力，互相吸引，我的十指射出火花，頭頂出現圓形光環，肩頭出現光環，胸際出現光環，漸漸全身都光明了。我的兩臂被無形的佛力牽引，開

始舞動，全身也舞動，一脚曲形舉起，單足獨立，全身舞蹈，跳的竟是類似印度古代的祭神舞！手指所做出來的姿形，是我從來不識的佛家「結印」，我全身輕盈，似無重量，有時竟有數秒鐘凌虛而行而舞，好似在真空之中！我兩眼幾全閉，而清晰能見遙遠的事物，有時所見者並不屬於這個物質世界。我有時見到形象化的諸天佛菩薩，有時只是感到他們存在向我慈悲微笑，有時只見佛光金光。

我是笨手笨腳的人，別說印度舞，連普通的健身舞都不會跳，我怎麼會在唸佛之中變成這樣靈活，大跳印度古舞，做出種種菩薩降魔的結印手法？我自己太明白了！我的全身都已不由自己控制，而是由佛力在支配的，我的心頭很清醒，我能聽見周圍的夜籟，也能看見所在地的景物，我心中所見的千里之外的事物並不妨礙。換言之，是雙重見境，雙重聽覺，我知這絕非幻覺，亦非錯覺，我也不敢因見境而喜，只是聽其自然，一場舞大約要舞上半小時才舞完，自己會使盡招數，恢復到最初的合掌拜佛的站立靜姿。然後，那磁力般的佛力就像拔了插頭，突然消失了，光也不見了，人也不累了。

到底我跳的是什麼舞？它常常變換不同，它會使我身體轉向四方八面，向空中遙遙發出指掌，射出能力（我可感覺有電流磁力從手心指端射出）。我至今仍不知道答案。

家母念佛亦有類似之感應，唯不似我之奇特，她念佛會發生身體旋轉。前夕她念佛時看見金光射入舍下供奉的釋迦銅像。

我講出這些，並無自炫之意，這些境界，只不過是學佛修行過程中的初步膚淺境界，很多人都曾經歷過的，我只不過拿來向飽學有道的大德們請教，同時向初機的青年朋友說說引起學佛興趣罷了。這是人人都可做到的。

自然，我也從來不曾公開表演過，也不打算公開，我認為不宜表演，只宜自己研究。

這一段故事的敘述，或者有助於青年朋友了解我在本文前後所講的——禱求佛力拯救小海狗生命之時，我的內心感應吧！是的！當我禱求佛菩薩時，我感覺到好像是磁力接通了，我感覺到我的心願上達了，我也感覺到有一種巨大的磁力般的力量在作用之中了。

我感覺到佛的巨大能力作用於世界，它使事物在轉變，使人心轉變。說到手指放射電力，仍然有人不信。也仍有人懷疑人體有電，奇怪的是倒沒有人不相信海中的電鰻有電！

海中有一種電鰻，體內發電，足以電死來犯的敵人，溫哥華水族館去年耶誕之夕，用特殊的儀器，接收水箱內十多條電鰻的電，通到聖誕樹的彩色燈泡去，於是燈光閃閃，不用接市電了，引起很多人驚奇。

人體的電，早於一九五〇年末，經由蘇聯科學家寇理恩博士發明的特別攝影術攝得許多照片證明了，人的十指都射出電火，頭頂全身也都發光，這已是眾所週知的事實了。甚至於樹葉也有電，任何物質都有電荷，因為物質的構成，都是原子，原子內都有電子，電子是活躍物，會產生電流，只看多寡強弱不同，活躍性不同。

人體的細胞內，含有多種元素的原子，包括活躍的金屬元素原子。它們的電子會活躍產生電流，這有什麼不科學呢？

人腦是由幾億個神經細胞組成的，人的神經系統遍及全身，滿佈纖微的神經細胞。舉例說：在手指表皮底下的神經細胞，一經接觸，就立即向

次一神經細胞分泌一種含有鉀元素的液體，一直傳遞到神經中樞系統，都由這些鉀元素的電子飛閃而去，成為電流，傳到了大腦的億萬神經細胞，於是人就感覺到「痛」「癢」……等等，或冷熱的刺激；大腦的細胞又放出鉀或鈣的電子，一路傳遞到手指去，產生反應，這些神經反應，事實上，就是藉電流來傳遞的，可是我們太習以為常，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了電，反說：「人體那裏有電？」

手指射出電光火花，就是人體電能放射現象之一，頭頂光環，也是人體電能磁場現象之一，人人都有的，我們未修行，電能就小，佛菩薩是歷劫修行有成就的，電能就大於我們千百億倍，所以佛陀法身放光，照徹三千大千世界幽冥。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有云：

「爾時，世尊在師子座，熙怡而笑，笑光徧照三千大千世界，以此光故，此間三千大千世界中眾生，皆見東方如恆河沙諸佛及僧……」

「……爾時，世尊在師子座上坐，於三千大千世界中，其德特尊，光明色像威德巍巍，徧至十方如恆河沙等諸佛世界……。」

「世尊以神力放大光明，感動眾生，其有信者，皆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中疑者，佛示常身，便得信解。」——大智度論內，龍樹菩薩講得再明白不過了。

或者青年朋友們看了這些，會了解為什麼佛教把佛陀菩薩像都塑為「金身」。金身是象徵佛光的大光明金光，千萬別誤信那些外道的惡意宣傳說佛教是「拜金」，外道又指佛教拜偶像，其實，外道拜的偶像更多呢！而且拜的是物質偶像！我們要知道，佛教的佛像都是象徵佛菩薩的大能與德行智慧，並非叫我們去拜泥土木偶的物質本身。我們向國旗致敬，難道是向那張布致敬嗎？

世界各地都時常有奇人出現，有些能用心力移動東西，有些能用手指為人療病（例如現在美國萬佛城的蕭居士，他手指射出相當強的電流火花）。蘇聯的農婦顧理卡拉太太能用心力指揮玻璃區內的指南針旋轉及使火柴爬行，經專家檢驗她的腦波電力強於常人十二倍。日本的一個十二歲男孩能向照相機鏡頭注視之後，就使底片感應現出東京鐵塔的影像。……這許多不勝枚舉的超自然能力例子，都說明了人本來具有較大的能力，只

是世人不去研究，不去相信，只以短狹的眼光與無知來妄自否定一切他不懂的事，世人不能接受佛力佛法無邊，也正是由於未肯下功夫去客觀研究和學習佛理，於是在愚昧中否定「未知」，也放棄了自己的修行學佛的利益，真是太可惜了！

我在學佛修行上，還幼稚得很，以我這麼愚笨，也幸而偶然得到佛力接引，給予種種印證。我相信，年輕的朋友，信佛學佛一定比我進展得好，趁著年輕心地專純，學佛修行是比較容易進入狀況的，等到入世越深，憂患得失之心，利欲之心越多，學起來就困難一點了。

信佛學佛的目的並不是在於求「境」，我前面說的「境」，切不可有意求之，若以求境而信佛，那就是錯誤的，這一點我要補充說明的。我們信佛學佛，是為了學佛理，解脫煩惱疾苦，進而幫助他人解脫。關於佛理，「內明」的許多大德的大作，給予我們很多精闢的見解與分析，其他佛刊也很多議論，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我不敢班門弄斧了，我們要認真學習，最好是多聽法師們的正式講解經論，更可多得益處。

我的拙作是只可供你消遣參考而已。

你有否經驗過常常在手指將觸物之時，陡然發生「啪」的一聲微弱電流射出的顫動？

心力移物奇能

「心力可以移物嗎？」「世上果有心力移物之奇能嗎？」

有許多人問我這些問題，有的人完全不信有此奇能，有些人半信半疑，而我的答覆是肯定的。

我願在此作一淺薄的分析，先列舉實例，次談物理，然後引證佛理。先談心力移物的實例，都是有依據的。

一九七三年秋天，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有一位專門研究心靈學的心理學博士歐雲（Dr. G. Owen），為了求證是否有心靈移物之能，舉行了一連串實驗。歐雲博士與一批研究者，認為許多外界牟利性質的「降靈會」、「召魂會」，大多是騙局，騙術有高有劣，實在不是真能把鬼魂召來，高明者亦不過是一種心靈移物之能而已。

盛行於美加和歐洲的「降靈」、「召魂」(planchet) 或「扶乩」(ouji-board)，是什麼情形呢？我須先說明白。

「召魂會」通常由一名女子擔任主持，她未必是女巫，也不一定通曉「巫術」（將來我另外專題討論巫術妖法），也不一定就是「靈媒」(medium)，幾乎任何人都可擔任。不過，以女子為最佳，大概女子屬陰，較為容易通鬼。一般而言，召魂會多由職業性的靈媒女子主持其事。此外，美加很多非職業性、非牟利的降靈會。週末晚上，大家湊在一起玩玩降靈召鬼，有人是為了尋開心，有人是為了研究到底有鬼沒鬼，有人是希望獲得被鬼嚇一驚之「樂」。

被鬼嚇驚乃一樂也，夠刺激！這是人類心理難解的一面，人們喜歡神秘刺激，喜歡被鬼嚇（只要別嚇得太厲害），是以恐怖片、鬼電影、吸血鬼、棺材精、殭屍、吊死鬼之類的故事電影大賺其錢。

也有人是誠心希望在「降靈會」中真能召來亡故親人之魂一敘，這種人最容易被職業女巫靈媒欺騙。

召魂會開始時，女巫叫各人圍桌就座，桌上點一支蠟燭，擺些骷髏骨之類，弄得氣氛陰陰森森，女巫叫各人把手放在桌面，兩邊分別抓住鄰人的手，大家圍成一圈，女巫的助手就把電燈關掉；燭光掩映中，女巫唸咒，呼喚亡魂，不久燭光被風吹滅，亡魂的聲音出現，屋內溫度陡降，鬼魂啼哭，哀哀訴說，聲音嘶啞，不盡可辨，苦主聞聲，早已悲泣難禁了。鬼魂所講，往往模稜兩可，多半只是哭泣呼叫親人之名而已。

苦主哭個夠，要再多與亡親多講幾句，它已遠去消逝了。燈光復明，一無所見，苦主付出金錢給女巫，實際上多半是被騙了金錢與眼淚。

鬼魂的聲音是女巫的助手埋伏在外面別室弄的，透過麥克風播入，助手把冷風機開了，使室內驟冷。有些女巫不假手於人，她自己能夠講「腹語」——即是玩木偶戲的那種合著牙齒講話的本事，人人都可練會的——所講的話又不著邊際，哭哭啼啼，難辨真假。

著名的大魔術家侯迪尼(H. Houdini)在世時，因念亡母，就聽從「福爾摩斯探案」作者康南道爾之議，一同請女巫舉行召魂，女巫召來了侯迪尼母親之魂，又哭又喊，十分淒涼，侯迪尼突然躍起，一把抓住女巫，喊

打喊殺。他罵道：「你作偽也作得不像！我母親是根本不會講英文的。只會講意大利土話！你講英文來冒充我母親，又喊我的名字哈利！我母親根本不知我改了英文名字！」

這是很著名的一件「召鬼」騙案，侯迪尼甚至毆打了「福爾摩斯探案」大作家康南道爾，好友成仇！

另外一種「扶乩」或「扶碟仙」，是美加很流行的遊戲，扶乩板到處有售，人們把它放在桌面，大家各伸一隻手指輕輕按捺著覆蓋的碟子，主人領眾唸唱一些神仙神聖或名人的名字，隨口亂喊，從「主」到「卓別林」都可以，不久，碟子就會轉動，在紙皮上面的二十六個字母上轉來轉去，各人就問福禍，碟子上的箭頭就指向字母，拼出答案，預言準確與否，是另一回事。

多倫多與溫哥華，都有心靈學會。會友們定期聚會，舉行「召鬼」或「扶乩」，這些人不是牟利，多半是為了研究，他們時常會召來些孤魂野鬼，有問有答，有姓有氏，有些可以追查得出確有其人，大多數却是無可稽考。

這些野鬼來臨之時，桌面會動，有時成張桌子凌空升起。大搖特擺，不由你不信。

心靈學家歐雲博士認為：並不是絕對沒有真正的靈魂來臨，但是，大多數「召鬼」是作偽，要不然就是參與者的「心力」移動了桌子！

歐雲等人，一共二十多位，舉行的實驗，就是要證明「不是真鬼降臨，而是眾人心力移動了桌子。」

實驗的經過如下：二十多人，大家編造出一隻假鬼來，這隻編造的鬼，給他名字叫「菲力」(Philip)。眾人有說他應該是黑髮，有說此鬼應是四十歲，有說此鬼具一雙藍眼，有說此鬼未結過婚，又有人說此鬼是用匕首自殺死的……總之，大家湊成了一隻男鬼，還把他的形狀畫了出來掛起，大家天天晚上來聯手召魂，人人都呼喚「菲力」。

叫了三個月，那「鬼」一些反應也沒有，根本就是臆造的鬼，當然無鬼應召了。

最後，有一天晚上，「菲力」突然降臨了，眾人手按的桌子突然自動，起先轉動搖擺，後來越搖越兇，眾人用力也按不住它，它竟凌空升

起，升到有三尺左右，滿屋子團團亂轉。眾人只用手掌平壓於桌面，自不可能把桌子擡起，又無人將手放在桌底，眾人驚喜亂叫「菲力」，桌子亂飛，眾人亂跑。

這一段，我親自看到心靈學會的忠實紀錄電影（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之夜在加拿大國家電視公映），看得清楚，並非偽造，亦不是電影噱頭。

歐雲博士說：根本就沒有「菲力」其鬼！也不是鬼力升起了桌子！把桌子升起的，是合力扶桌的眾人的心靈力量！眾人心中亟盼有此一鬼來升桌，那眾人的心力，終於達成願望，使桌子凌空飛起！

一九五五年八月，多倫多一批心靈研究者在郊外公園，公開表演「呼風喚雨」實驗。

研究者數十人，觀眾逾千，研究者宣稱，要大家合作，一齊凝聚心意，就可達到心力驅物之能。

研究會任由觀眾指定天空上的一處浮雲，說用大家的心力，可以使該一處雲朵加速散開，觀眾都不信。

研究會說：「首先，我們要堅信有此可能！」

研究會請觀眾指定了一處雲團之後，就說：「讓我們所有的人都仰望凝視此雲團，人人心裏希望它在十分鐘內散開，比別的雲快，大家集中心力，必能成功！」

八月的天空上，有層積雲重重疊疊，千人靜默凝神注視一朵雲團，十多分鐘之後，那朵雲團迅速散解，化為烏有，雲層中現出一個空洞！

千人齊聲歡呼不止，要求再試，於是又再實驗了十多次，都獲得驚人的成功。

當時有加拿大新聞影片紀錄，我看到了此片兩次，也獲得從電視上攝取的一張照片，不過不夠清楚，難以製版。

一九七六年，蘇聯的心靈學家、物理學家、太空學家等一羣，監視一位名叫葛拉柯太太的中年農婦公開實驗「心力移物」，此位農婦又蠢又胖，無甚知識，却有心力移物之能。

在嚴密搜查之後，在各科學家監視之下，葛拉柯太太注視桌面上的鉛筆、鑰匙、湯匙等物，用兩手指隔空搖指，居然指揮得各物在桌面移動爬行，她令之往東就東，往西就西。科學家們不信，另換一批物件，叫她

再試，胖太太又把它搖指得團團轉。

科學家們把各物裝入一隻玻璃箱內（玻璃箱是一隻金魚水箱倒蓋在桌面，並非真空），胖太太索性用指頭指揮各物，凌空浮起，又叫湯匙在空中旋轉，嚇得各科學家失聲大叫。

此一段，有蘇聯的研究實驗紀錄電影為證，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夜，加拿大CTV電視公司播映，可惜我窮，買不起錄影機，否則真願錄它一段放映給大家看看。

應邀參加觀察此位胖子葛拉柯太太（Mrs. Gorako——可能我拼錯）表演的，有一位科學家是美國羅省的加州大學物理學家摩斯博士（Dr. T. Moss），他證明確非偽造。

四十二歲的蘇聯電影導演艾莫拉耶夫（B. Ermolaev），具有心力移物奇能，當著一批蘇聯科學家和外國科學家監視之下，表演「心力移人」的能力，艾氏是馳名國際的導演，表演是為了給科學界研究，並非歛財的表演。

艾先生叫女鋼琴家史柯瑪夫斯卡女士 (N. Skomarovska) 坐在椅中，他站在十餘尺外，隔空遙指，兩臂擡起，女士就隨著他的兩手指揮，徐徐凌空升起，浮於空中大約兩、三英尺之高，為時約十五秒至二十秒鐘左右，然後才慢慢降落。

示範時，艾先生目注女士，他神色鐵青可怖，滿頭大汗，太陽穴靜脈鼓漲欲裂，直到女士連同椅子凌空升起！

之後，艾先生力竭倒地，喘息不止，他說：「每次實驗都使我心力衰竭！——」

問他可知怎麼具有此一能力？他說：「只是深信自己有此心力，集中意念叫她浮升！其他我一概不知！」

莫斯科大學心理系教授普希金博士 (Dr. V. Pushkin) 對國際心靈學會有專文研究報告，他說：「我親自實驗，證實艾氏能夠兩手從不觸物，只用心力使乒乓球、火柴盒、鉛筆……等飛起，懸浮於空中十餘秒鐘，艾氏顯然確具心力移物之能，使對象及物件暫時擺脫地心吸力。」

紀錄片內看到艾氏的實驗：女士連人帶椅徐徐升起，真令人難以置信！但是，國際科學家多人在場監視，證實並非偽造，國際心靈學會承認此事屬實而予以研究，咸認為人的心力，如能集中，確有若干移物之能力。

義大利的一位「心靈家」(psychic) 金班尼 (Robert Cam-Pagni) 的心力表演更加驚人！

在一羣科學家嚴密檢查監視之下，金班尼伸出空掌，叫手心噴出藍色火焰來！

義大利翡冷翠大學心靈學教授拉比 (Dr. Luigi Lapi) 博士說：「我研究心靈力量三十多年，從未見過如此神奇心靈能力！」

金班尼今年四十八歲，未婚，練過瑜珈功，並非一個職業夜總會魔術家，其表演只供科學研究。

金氏又能自身凌空升起，停留空中若干時間（我將來另文談「打坐凌空」）。

金氏肩上能發火花，又能遙指使物件在牆間或空氣中漸漸出現。拉比教授等科學家親見其事，予以證實。不過，我倒沒見到，以上材料，取自義大利心靈學會的年報，姑妄言之（來源：大學圖書館）。

美國「IBM」電子計算公司有一位六十三歲磁力錄音帶發明人霍高先生（Marcel Vogel），在加州史丹福大學物理系教授史特洛克（Dr. P. Sturrock）的實驗室內，當著科學家多人面前，實驗「心力移物」。

霍氏當眾表演，用眼注視一根鋼棒，使之逐漸彎折，直至彎成馬蹄鐵「U」字形為止。

他一連用心力彎折了好幾根金屬棒子。

科學家賴恩博士（Dr. Wilfred Laine）證實其真實性，他說：「人類心力，可能存有現階段科學未知之潛在能力，尚待科學去探討研究。」

物理學教授史特洛克說：「此事完全真實，但我無法解釋！」

霍氏自己也無法解釋，霍氏又表演注視鐵棒，使之爆斷，眾人看見鐵棒發生輕微爆炸火花。

霍氏承認並非生來具此能力，而是練習得來，歷時多年才練得此功夫，他從不外出表演斂財，只為研究實驗而表演，他頗有財產及名譽地位，無需挾術自炫。

美國奇人能力真多！我們不談那些職業的心力表演者，他們當中有真有假。有一位以色列人，叫觀眾拿出一大把鑰匙給他用心力去彎折，結果有些彎了，有些不彎，我不能不指出此事可疑。

你拿出一串鑰匙來，其中總有些已經由於久而漸漸變彎了，只是你一向不注意，等到有人叫你看它，你才發現它彎了。不信，你把你的舊匙拿出來看看！我自己的許多舊匙，都已彎折了，我從沒去叫它彎折，也從不注意。

刀叉湯匙也是常有微彎的。表演者常說可用心力彎刀叉湯匙，大多不過是魔術障眼法而已，所以我不提他們。而且，好萊塢的魔術用品店有售專供此種表演特製的刀叉——見光就彎。

我談的，都是非職業的心力實驗實例。

美國加州蒙德里 (Montory) 在三藩市以南不遠，該處有一座佛教寺院) 的蒙德里半島學院物理系主任梅卡爾斯基博士 (Dr. Gary Mekarski)，舉行一次實驗「心力移物」。

他叫廿九歲男子拉維利 (S. Lavelle)，實驗用心力去移動真空室內的
一支六千伏特 (6000 Volt) 電子光束 (Electron Beam)。

電子光條，就是一股電子光束，是射線，給關在真空玻璃室內，是一股永遠直射的強烈射線，產生一種電磁磁場。

根據現知物理，隔了真空，從外面無可能把真空室內的電子光束彎折或移動。在外面用電磁場來干擾它，才可以移動它。

廿九歲的拉維利，被科學家們搜查並無夾帶之後，他用眼神注視真空室內的電子光束，經過二十分鐘的窮盡心力注視，室內的電子光束突然上升浮起，頻頻顫動，微微曲折移動了位置。

這段實驗紀錄影片，我親眼看過。是美國ABC電視在今年初放映的，經過不少科學家證實無偽的。

學院物理主任梅卡爾斯基等人均感駭然，無法解釋。只能作證並無虛假。

拉維利本人說：「這件心力移電子光束，比跑十英里路還累人！我累倒了！吃不消！」

實驗完畢，拉維利心力衰竭，幾乎暈倒！

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心靈學會，一卷珍貴完整的紀錄影片。我於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夜看到。

英國有一位醫生曼寧 (Dr. Denek Manning) 他的一個小兒子馬太 (Mathew Manning)，從小就奇怪，四、五歲起就時常運用心力來移動家具。

父母上班去後，小馬太在家中就以心力移物為遊戲，他把木馬變成飛馬，在天花板下飛行；把一切玩具都浮升到空中，把媽媽的廚房用具也浮在空中，後來，把電冰箱、電爐、沙發、床鋪，什麼都浮在空中。他只消用眼神注視，心中叫它浮起，就那麼簡單。

小馬太並不自知這是異於常人的能力，但是知道「頑皮」會挨打屁股，他一見父母開車回到房子前面，他就趕快叫家具雜物降落。

父母起先全不知道，只是有些詫異，何以家具都變動了位置。首先發現他的秘密的人，是他的姊姊。

他姊姊報告給父母知道，父母也不信，後來偷偷察看，才敢相信。曼寧醫生很開通，並不大驚小怪，也不去找什麼神父牧師來「驅邪」，他們不愧是飽學的科學家，他們不去禁止小馬太。相反地，鼓勵他發展他的能力。

曼寧醫生夫婦用電影機拍攝小馬太的許多「頑皮」心力移物實況，並且邀請英國的許多心靈學家來觀察研究，甚至有些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學府的科學家也來觀察，做了很多詳細報告，列入心靈學會檔案之內。

小馬太今年已經二十一歲，父親為他拍的紀錄片，從一九六五年開始至今，已積有數十萬尺之多，隨便哪一段都可看到他的心力移物奇能。

我看紀錄片時，只看了他們的輯錄一小時，其中包括他在七、八歲時用心力把貓狗弄到天花板下飄浮，叫打蛋器飛到空中，叫門窗自動開關，

叫電話聽筒飛起……等等「頑皮」事件。

小馬太在五歲之時突然寫出一篇希臘古文，無人能懂，不久又寫出阿拉伯文一篇。十一、二歲時寫出一段中文隸書（我看來它像是些石碑上的文字，我不會看隸書，不知它是什麼內容），又寫出篆字（我更看不懂），後來，他又寫出波斯古文、拉丁文、梵文，都是長篇大論。沒人知道他寫的是什麼。

馬太現在仍在牛津大學唸書，似是唸心理系（我記不清楚），他現在樣子已不可愛，變成「長毛」，他表演了兩手同時寫字，一手寫拉丁文，一手寫阿拉伯文。沒人知他寫的什麼。

他寫出的文字之一，希臘古文一篇，業經希臘正教的一位大主教叫學者考證過，回信給英心靈學會，大意說：「感到驚奇，因為該篇希臘古文文字，是正教藏經樓內一本年代久遠的經典內的一章，久已密藏未公開於世，不知緣何會被馬太抄錄下來？」

這消息震動了全英，甚至全歐洲心靈學界！

小馬太從未學過上述那些文字！從未離開過英國，怎樣學來那麼多古怪文字，又怎樣知道古經（寫該頁時是一九七一年）？

小馬太比我強太多了！我頂多只在定中遨遊一些古老藏經樓，翻閱古籍，醒來記憶猶新，若不立即寫下，數分鐘後即全部忘光（以前在「內明」報告過），能寫下的也只有殘餘的記憶部分，亦不知其意義。小馬太竟能一字不誤地寫出來！

（我神遊的藏經樓有多處都是從未去過見過的，一處顯然是拉薩普陀洛伽宮，一處似是尼泊爾一座古寺，一處似是教廷樞密院圖書室，一處明顯地是阿力山大圖書館，一處似是普陀山古寺，很久未再遊了。）

小馬太仍能以心力移物，他大可以公開表演賺錢，但是他拒絕。他說他仍要專心唸書研究學問，不打算以此為業，他說只肯為科學家的研究而作義務的表演，供給研究。

不過，他也承認：「年齡增長，心力移物能力已經一年比一年減退了，現在只能移動小東西，如紙張鉛筆之類。」

在他最後的紀錄片中，只看見二十歲的他用心力翻動一本英國電話簿的頁次，及用眼神命令一張白紙浮起在空中。

他說他並無秘訣，唯一的秘訣就是：

「我將我的『心』，放在『空』位，當我的心『空』以後——不是絕對的『空』，仍有一些些『不空』——我就能夠叫物件移動，我從小堅信我能這樣做，小時候不知什麼叫做『空』，只知一心要移動物件。」

這件震動世界心靈學界的真人真事，至今仍無人能解答，馬太在大學，越來越趨平凡，漸漸失去他的能力，他交女友，去做半工半讀，度假出遊，他說他不久將會完全失去能力。

我至少還可列舉二十件真實例子。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心力移物」。

簡單地說，心力就是腦波對外發射的一種超微波（我以前曾經重複地講了多次）。

我們知道，腦細胞是神經細胞，不同於一般肌肉骨骼細胞，腦細胞是人體神經中樞的最發達的一端複雜組織，由好幾百萬粒神經細胞組成，各

有專司功能。

人體的全身都有微細的神經細胞構成的樹枝根蒂狀神經網，當皮膚受到針刺，神經末端立刻反應，向神經中樞發出震動微波，這些波動，是含有一種化學成分的鉀與鈉，它荷有「電荷」。神經系統的顫動，其實是閃著靜電，瞬即傳到腦子去，專司的腦細胞就知道「痛」了，「癢」了。

腦子會反應，命令手去撥開針尖或抓癢或撫痛，這種命令下達，也是靜電的閃動，一閃即至。

人體各種細胞，都含有金屬元素，稍知物理、化學基本常識，就知道所謂電流，就是金屬元素中原子的一些外圍「電子」的活動，從一個方向移動到另一方向，含有活躍性質的電子，隨時會跑掉到別的元素去，佔取位置，這些川流不停的電子移動，造成電流。

如果元素的原子內的核子被擊破，就釋放出可怕巨大的能力，產生高熱，中子炸彈的原理，就是把原子內的中子擊破後，釋放其能力。

人腦細胞放射出的超微波，極其細微，含有電磁若干特性，經由松果腺體收發，放射出去的意念，實際上就是含電的超微波。假如能夠集中成

「光束」，直線射出，就有足夠的力量來影響外界的物件，叫物件移動，甚至於改變其性質。

世尊講經之前，額前放出白毫光芒，照徹天地世界，就是世尊已經鍊得腦波成為集中的毫光光束。

這些淺說，相信最少勉強可以說明一點了吧？若要詳論，另外再談。我們凡人，俗念太多，心魔太多，欲望太多，為名為利，憂慮太多，恐懼太多，心情散亂，腦波怎能集中？自然都是亂糟糟的，看那腦波紀錄機的八條腦波（EEG），各條都是不停地波浪起伏的，如果我們能夠鍊到每條腦波線路都較為平靜，不致像波浪山谷般劇烈跳動，那麼我們的腦波就能集中了（當然，不可能做到直線平靜）。

美國加州大學一位科學家，製成一架特別的儀器，以之與植物講「心語」。

他將導線接到一株植物「橡膠樹」（rubber plant）——是大葉子的室內擺設植物——的枝莖上，可以記錄植物的神經反應「讀數」，就像記錄人類心跳或腦波似的。

然後，他站在五尺以外，用心力（不是開聲講話）向植物表示：「我愛你！我好好照料你，給你營養肥料，給你陽光。」

儀表上的指針，顯示出植物的神經反應，很快樂的樣子，平靜而無大波動。

這位科學家羅蘭士（Dr. Lawrence）於是在心中向植物表示：「我憎恨你，我要用刀割你，砍你，叫你痛苦！我要連根將你拔起，踏碎你！」

植物立即葉子顫震，儀器的指針劇烈跳動，顯示植物的神經受了巨大打擊而呈高峰波浪式反應！

這是我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親觀的紀錄片（美、加兩國電視均放映）！誰說植物是「無情生」？植物也是有情感的！

這一個實驗很著名，它說明了幾點：植物也是「有情生」！它說明了「心力」或「腦波」的能力，它說明了心念可以傳遞，佛教講的「他心通」，是又一次獲得了初步科學證明！

羅蘭士博士是一位生物學家，他說這種實驗，經過多次證實，生物確有一種「生物感覺」（Biological Sensor）超微波。

他在美國加州邊境的莫哈大沙漠，舉行對太空蒐集這種「生物感覺」超微波，他在一年之內，一連收到了不少來自太空深處的信號！

沒有人能分析那是什麼超微波。

那都是一般無線電天文電波收集站所收不到的！

我的解釋是：宇宙中有億億萬萬佛，正在放射出他們的「心波」！

佛經上，無論那一本，都說宇宙中有幾千幾百億佛！

佛的能力是輻射的超微波，是不生不滅、永恒的，充滿了宇宙！

佛經教我們修行戒定慧，教我們識別法相，教我們唯識，教我們「空

中不空」，「非想非非想」，教我們學「般若」從空入，「依他」入

……。

在我的愚見，那些都不單純是理論！而且另有它的超時代的太空科學意義在內！它是古佛歷經無限僧祇劫的大智慧！

鍊戒定慧，可獲得五種神通，這是我們所深信的，也深信人人信佛唸佛能夠做得到。

五神通只是佛力的初步而已，佛還有大能力；就是悲願度盡世人的大能力！

神通，在佛教中，並非首要，但是，它是幫助世人「堅信」的一種保證力量，我不認為談神通是迷信，我認為只有關上心扉不肯接受知識的才是迷信！

奢摩他與毗婆舍那，是頓悟漸修趨獲阿賴耶識的途徑方法。佛入無量義處三昧，妙湛圓覺，都是越多觀察新科學發現就越獲得證實的。

佛學的深奧道理，我無資格談，只好談這些淺薄的話題，供青年朋友們參考，佛經也有「方便說法」之言，我談這些也許可算是一種方便吧？不過，只能算是旁證，不能稱說法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禅定天眼通之实验 (上册) (第2版)

作者 = 冯冯著

页数 = 345

SS号 = 11475688

出版日期 = 1922年03月第2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怎得了？
静坐与走火入魔
可否谈佛教的神异？
楞严咒的神奇功效
普陀佛影之谜
为济公辩诬
达赖喇嘛谈转世
荔枝龙眼核
有相皆妄
佛寺尊严
护生诗之英译尝试
佛菩萨的形象
时空、古战场与鬼闹营
齐天大圣与哈纳曼那
喜见温哥华筹建观音寺
菩萨托生？
三昧真火的分析
须弥山在何处？
管窥佛教的宇宙观
再窥佛教宇宙
初探柏峰佛光
佛顶放光明的科学证据
揭开人体自焚成灰之谜
救救海豚！
念佛感应述异
念佛感应巧事与旋舞
心力移物奇能
从「心力移物」谈到佛力
佛力遍及宇宙无边时空
文殊菩萨的灵异
有量世界与无量世界

管窥佛教卅字与莲花之奥秘
心力与预感是否神通？
放大蒙山与游魂
我闻神仙亦有死
土星千层光环之谜
摩诃曼殊沙华与紫色光焰
地球千层光环失踪之谜
凌空升浮
我写「空虚的云」（原名：虚云和尚）
佛经中的龙
科学般若
从疑古谈到因果律的科学浅析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
禅定天眼通之实验
禅定天眼通新实验实录
谤佛毁经罪孽最深
善有善报并非迷信
药师如来的神奇疗力
作者特别鸣谢